

百 科 小 叢 書

中 國 語 與 中 國 文

高 本 著
張 世 祿 譯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文國中與語國中

著漢本高
譯祿世張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六〇一)

百科叢書 中國語與中國文一冊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ernhard Karlgren

譯述者

張世祿

主編兼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序

近幾十年，我國學術界的現象，大致不外兩種趨勢：第一種是一般頑固的學者，專門抱着一種『保存國粹』的觀念，不論青紅皂白，開口便說中國文化是如何久遠？學術是如何高明？但是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真象，和牠在世界上的價值，他們卻始終莫明其妙。這可說是一種無理由的守舊。另有一種人，卻與守舊派恰好立於相反的地位，他們專和從前的人作對；或是吸取一點歐美學術的皮毛，完全鄙薄我國固有的文化和學術；或是尋着一個單詞孤證，就立刻的標新立異，自以為高出於古人，更以為高出於世界的學者。實際卻把一切真象，完全蒙蔽了。這可說是一種無價值的好新。這兩種趨勢，直到現在，仍然是在我國學術界佔有很大的勢力。但是一部分的學者，業已知道這兩種趨勢，只是使中國文化和學術，陷於永久不見天日的兩種刑具；他們對於我國學術界，是永久沒有什麼貢獻的。於是想另闢一條新的途徑。這條新的途徑，就是要利用各種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方法，來從新估量中國文化和學術的價值。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

界的曙光。不過考察他們的實際，仍然有兩種弊病，未能免除：一是科學上的基本知識，沒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僅僅能夠做到利用科學方法這一點，就是偶有所得，也是很膚淺的。二是受本國文化的薰染太深，無形中受了環境的束縛，就是很能夠知道注重客觀的，也時時不免為主觀所蒙蔽。許多新的問題，也許放在目前，大家也不會聽見，實際連利用科學方法這一層，也很少人做得到。因為有了這兩個弊病，所以知道向着這條路走的人雖然不少，而實際能夠走上這條路的，確是等於『鳳毛麟角』了。

外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研究，遠如歐美，近如日本，這幾十年中都很有長足的進步。雖然他們對於中國的語言文字和社會情形，有時不免有隔膜毛病。但是他們卻也有中國學者所沒有兩種長處：一是科學上的基本知識，大致都很有充分的了解。二是他們沒有受中國文化的薰染，不至為主觀所蒙蔽。所以他們中間很能產出幾個偉大的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和學術上，時常能夠提出新的見解，也確實對於中國學術界上，能夠有重大的貢獻。瑞典的高本漢（B. Karlgren）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對於中國文字語音以及文法上的研究，都已經有很好的

成績。前幾年胡適之先生，已經略為介紹過了。這本書在他的著作中間，雖然不算是一種精深的作品；但是前幾章討論中國語沒有形式的變化，以及複合語詞，白話文中的助語詞等各種變化成立的原因，都是很有價值的見解。就是解釋中國古代文字的原始和變遷，也能打破『六書』的陳見。種種地方，都可以表現我前面所舉的兩種長處，——科學上的基本知識，和沒有受中國文化的薰染。假使他沒有世界語音學的知識，他的學問，決不能成功；假使他要為主觀所蒙蔽，他也沒有這許多新的見解。這是什麼人都可以看得出的。

我的朋友張世祿先生，素來對於中國文字聲韻的研究，就很努力，近年更發奮研究世界語音學。對於高本漢的著作，探討很勤；今年暑假，以其餘力，譯成此書。叫我略說幾句我所想說的話，也算做一篇序文。我很慚愧！對於這方面，很少用功，沒有能說幾句有價值的批評。但是我和張君過從很密切，我很了解他是知道向着新的途徑去走，而又能夠走上新途徑的人。他不獨深知無理由的守舊和好新，都是無用；而且很明瞭沒有科學上的基本知識和完全客觀的態度，都也永久不會成功，他現在正向着這條新的途徑去走，將來一定會有很好的成績給我們看。這一本譯

書，不過算是一個「嚆矢」罷了。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十三日楊筠如序於上海暨南大學。

本書注音說明——和注音符號的對照

- p 等於注音符號的ㄆ。
p' 等於注音符號的ㄆ'。
β 等於注音符號的ㄆ。
f 等於注音符號的ㄈ。
f' 等於注音符號的ㄈ'。
p 等於注音符號的ㄆ。
l 等於注音符號的ㄌ。
l' 等於注音符號的ㄌ'。
k 等於注音符號的ㄎ。
k' 等於注音符號的ㄎ'。

ng 等於注音符號的ㄋ。

h 等於注音符號的ㄏ。

ㄆ 用在ㄨ和ㄩ的前面時，等於注音符號的ㄆ。

ㄑ 用在ㄨ和ㄩ的前面時，等於注音符號的ㄑ。

ㄒ 用在ㄨ和ㄩ的前面時，等於注音符號的ㄒ。

ㄓ 用在ㄨ和ㄩ的前面時，等於注音符號的ㄓ。

ch 等於注音符號的ㄔ。

ch' 等於注音符號的ㄔ'。

sh 等於注音符號的ㄕ。

j 等於注音符號的ㄐ。

ts 等於注音符號的ㄊ。

ts' 等於注音符號的ㄊ'。

ou 等於注音符號的ㄡ。

ou 等於注音符號的ㄡ。

ou 等於注音符號的ㄡ。

ou 等於注音符號的ㄡ。

i 等於注音符號的兒。

i 注音符號上作ㄨ，即『之』『詩』等字的母音。

y 等於注音符號上用作子音的ㄩ，即另一母音前面的ㄩ。

w 等於注音符號上用作子音的ㄨ，即另一母音前面的ㄨ。

中國語與中國文

導言

譯者張世祿

敘目

- 一、本書著者高本漢先生
- 二、本書的價值
- 三、譯述的經過
- 四、本書內容的基本問題
- 五、中國語在世界上的地位
- 六、中國語的起源和歷史
- 七、考求中國古語的方法

導言

- 八、中國語的特性——孤立的和單音綴的
- 九、中國語演進的趨勢——語音的單純化
- 十、語言原料實際的改造
- 十一、文言和白話的分叉點
- 十二、中國文言和文字的價值
- 十三、中國文字的起源和構造
- 十四、中國字典的編製
- 十五、書體的演進
- 十六、中國語的語句結構
- 十七、語句上語詞的序次
- 十八、學習中國語困難的情形
- 十九、中國語上的修辭

二十、藻飾辭語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一、本書著者高本漢先生

本書著者高本漢先生 (Bernhard Karlgren) 譯爲珂羅偈倫，是瑞典人，曾經久住在中國，對於中國的文化，很有深切的認識和研究，實在是現今西洋的支那學家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他的著作，近年來也漸漸引起國內學者的注意，在各種雜誌上，曾有零碎的介紹。他的專門研究，是中國語言學；對於音韻和文字尤爲致力，有他的名著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和中文解析字典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二書做代表；而在文法方面，也常有新穎精到的論著。胡適之先生說他的解析字典：『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關後來無窮學者的新門徑』。(左傳真偽考序) 後來的學者——尤其是中國人——對於中國的語文問題，自然不應當把顧江戴段錢王諸人的研究認爲滿足了，應當以西洋的學術做基礎，將中國固有的學說，重新改造一番，以建設一種新科學。那末，高本漢先生當然是我們

最可敬愛的良導師，我們應當竭力的來介紹他的著作。

二、本書的價值

這本小書中國語與中國文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是牛津大學出版部 “The World's Manuals”叢書裏的一種，出版於一九二三年。內中文辭和學理都很淺顯。但是把中國語文上種種重要問題，都已經給予讀者以確切明瞭的觀念，不啻為高本漢先生對於自己全部研究的結果，寫出一個總括的報告。我們要讀他別種的論著，還是先讀這本書，最為便利。所以我很願意費了一月之力，把他譯出來，以貢獻於國人。

三、譯述的經過

本年春間，吾友賀昌羣先生譯完高本漢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請我負校訂之責；該書內容和本書有許多互相發明的地方，而據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情形，本書的介紹尤為重要，因引起我譯述本書的動機。就趁此暑期的餘暇，來做這種工作。同時得了學術界前輩傅緯平先生的許多指示，以及賀昌羣唐敬呆二先生的熱情鼓勵，并承楊筠如

先生代我作序。對於這幾位輔助我的學者，我是要深深的表感謝的。

茲爲了讀者便利起見，再將本書內容的大概，做個提要。

四、本書內容的基本問題

本書共分六章，就可以分做下面這六個基本問題：

1. 中國語言的起源和歷史，是怎樣的呢？
2. 中國語言的特性，是怎樣的呢？
3. 中國語言演進的趨勢，是怎樣的呢？
4. 中國文字，對於語言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5. 中國語言的結構，是怎樣的呢？
6. 中國語言上的修辭方法，是怎樣的呢？

這六個基本問題，還有其他許多相關聯的問題；我就依本書內容的序次，將高本漢先生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簡略的敘述一下。

五、中國語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國語，應用的範圍最廣，現在通行中國語的人民，不下有四萬萬。而且中國語包含有豐富優美的文學，具有很長久的歷史。在縱的和橫的兩方面看來，他在世界上實在佔一個最重要的地位。

六、中國語的起源和歷史

要解答中國語的歷史問題，西洋有許多學者，曾經根據民族遷徙的學說，來證明中國語是起源於西亞的。但是在事實上沒有確鑿的證據。比較靠得住的方法，還是依照中國文書上的傳說，來說明中國民族和中國語言的起源。中國確鑿的歷史說是起於伏羲神農黃帝時（大約在西元前二十七世紀以前）。到了堯舜禹（西元前二十四世紀以後），就進入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我們現在對於這些傳說是應當承認呢？還是應當否認呢？在中國地方，因為歷代政局的擾攘，所遺留的故物，可以為考證的工具的，實在很少。二十年前，河南曾經有龜甲文的發現，據一般的考證，是殷商時代（西元前第二千年時）的遺物，為中國現存文字最古的標本。中國古代的文

書記載，因為秦始皇焚書（西元前三世紀時）的影響，統已絕滅無存；現在所見到的，都是漢代以後傳寫下來的。我們對於這些後代傳寫下來的經書等等，大致可以取信任的態度；因為中國歷代學者對於經文是很尊崇的。書經裏開首的幾篇，是關於堯舜禹的政典，說是西元前二十四世紀二十三世紀間的作品。龜甲文字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西元前第二千年時的遺物；可是已經很精美，很技巧了。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在這種文字之先，還有幾個世紀是行用略較初等的文字；而假定這幾篇是作於西元前二千數百年時，也是可能的。並且堯典上有一段關於天文的事實，利用曆法來推定這篇文辭的年代，大約是作於西元前二十世紀以前。那麼，中國文化和中國語是在西元前二千年以前，已經存在於中國的地域了。

七、考求中國古語的方法

但是我們要考求中國古代的語言，實在是個很困難的工作；因為中國文字是表意的，並非像西洋那樣是表音的，不足以記錄歷代音讀的變遷。現代中國人讀古書，完全依據各自方言上的讀法。因此我們要考求古語，只能從現代各種方言上着手；因為現代的各種方言都是從古代

的語言上分化出來的；根據現代方言比較的研究，可以綜合爲古代的語言。此外，西元後數百年間，中國人受印度拼音學理的影響，將中國字音排成爲許多音韻表；這種對於古代語音的研究，有很大的價值。又西元前第一千年時，中國人和西亞中亞的民族，已經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中國的名辭，外國民族用拼音字母記錄出來；外國的名辭，中國人也用中國文字直譯出來。這些譯名，對於古代語言的研究，也給予我們以許多可貴的啓示。西元後第一千年時，中國文化漸次輸入於日本，高麗，安南；中國的語詞和成語，也大批的輸入於這三國的語言中；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日本譯音，高麗譯音，安南譯音來考求古代的中國語。不過以上的種種方法和途徑，只能用來考明隋唐時代（西元後五六世紀）的語音；至於周漢時代（西元第一千年時）的古音，那就很難考明白了。

八、中國語的特性——孤立的和單音綴的

中國各個時代的語言，有兩種共同的特性，就是孤立的和單音綴的。印度歐洲語言裏，各個語詞的形式常因其在語句上的功用不同而發生變化；文法上「格位」，「數目」，「人稱」，「時

間』等的範疇，常用形式變化的附添語（如英語上表明動詞的過去時，常用 *ed* 之類）表示出來。中國語裏，沒有語詞的形式變化，所以各個語詞在語句上是孤立的。語詞可以分做二種：一種是單純語詞，一種是複合語詞。單純語詞是語言上代表意義的各個獨立的單位；由兩個以上的單純語詞所組成的，叫做複合語詞。單純語詞又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語根語詞，一種是轉成語詞。語根語詞是不能分析為各個部分的（如英語的 *write* 等），轉成語詞就是由語根語詞加上轉成作用上的附添語所組成的，可以分析為各個部分（如英語的 *writer* 由 *write* 和 *-er* 這個附添語所組成的）。轉成上的附添語，也有表明各種範疇的作用，如英語上的 *-or* 用來表示『行動者的名辭』。中國語上，凡是單純語詞，都是單音綴的，沒有多音綴的或雙音綴的語根語詞，所以中國語是單音綴的。凡是中國語的語詞，既沒有應用形式變化的附添語所分化成功的，也沒有應用轉成作用的附添語所組織成功的，和西洋各國的語言正是相反。中國這種『純一』的特性，在上古語言裏，偶然見到一二的例外，如『吾』『我』『汝』『爾』有賓主之分，足以證明中國語的傾向，也是由變形進趨於孤立的，和印度歐洲語言演化的階級相同。印

度歐洲語中，如梵語，希臘語，拉丁語，形式變化甚繁，至於現代的英語上，多化爲簡單了。而中國語的這種演化，更較英語尤爲深進。

九、中國語演進的趨勢——語音的單純化

中國語的單音綴制，在語詞的組織上，發生了許多顯著的現象；中國語從古以來，就具有很豐富的詞彙，而能夠讀出的音綴，並不很多。又在歷代演化的過程上，總趨向於語音的單純化；因之同音語詞的發生，日見增多。在西元後五世紀時，中國語上，語詞的音綴，其語首部分已經不容有一個以上的子音，（如英語的 *strong*, *bread* 之類，是中國語上所沒有的）音綴的末尾，總是以母音或子音的 *-p*, *-t*, *-k*, *-m*, *-n*, *-ng* 爲收。那時語音上有這樣的限制，所以有許多意義上，語源上絕不相關的語詞，已經變爲同音的了，（如「羔」，「高」，「膏」等字，都讀爲 *kau*）對於口語上的瞭解，已經發生了障礙。歐洲語言上也有這種事例，如英語上的 *read* 和 *reed*，*bear* 和 *bare* 之類，但是沒有中國語上那樣的利害，尙不至於引起意義上的誤會。還有一層，在中國地方，這種語音單純化的趨勢，並非各個區域內完全一致的。從西元後五世紀，到了現代語

尾的 $-p, -t, -k$ ，在某些地方上，還保存着，而在他處已經喪失了；濁音的語首 b', d', g' ，在某些地方上，還保存着，而在他處已經變爲 p', t', k' 或 p', t', k' 的音了。這樣，中國地方就演成了許多種的方言。中國方言複雜的情形，實出於我們意想之外；尤其在東南沿海一帶，最爲紛歧錯雜。揚子江以北，以及中部西南諸省，語言比較的统一，稱爲官話區域；現今改稱官話爲國語。國語區域中，尤以往時首都北京的語言，最爲流行。國語上因語音單純化的結果，把語尾 $-p, -t, -k$ 遺失了，把 $-m$ 變爲 $-n$ 了，把語首的 b', d', g' 帶聲暴發音變爲不帶聲的暴發音了；母音上也有許多受了單純化的。因此本來音讀不同的語詞，多數都變爲同音的了。（如『到』、『盜』，五世紀時，一讀爲 tau ，一讀爲 $d'au$ ，現在統讀爲 tau 了；『南』，『難』，五世紀時，一讀爲 nam ，一讀爲 nan ，現在統讀爲 nan 了。）而言語上的困難，又大大的激增。北京語實在是一種最可憐的方言，總共只有四百二十個音綴；普通的語詞，不下有四千個，這四千多個的語詞，統須支配於四百二十個音綴當中。同音語詞的增進，使聽受者受了極大的困難，於此也可以想見了。

十、語言原料實際的改造

語言上同音語詞的增進，自然需要有補救的方法。第一種的補救方法，是利用各異的音調來分辨同音的語詞。中國語在六世紀時，已經有平上去入四種音調，這四種又分爲高調和低調，因此共有八種音調。到了現在，依據方言上的紛變，各種方言裏，有各種不同的音調，例如廣東語裏不下有九種，而北京語裏只有四種。北京語裏四種音調，就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例如一個「音」，可以分做「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讀法。說話時，不能把音調讀錯；假使讀錯了音調，就要發生意義上的誤會。例如「貴」讀去聲 *kuei*，假使讀爲上聲 *kuei*，就變爲「鬼」；那末，「貴國」就變做「鬼國」了。所以這種音調的分辨，在語言上的功用很大。但是同音語詞過多，音調的分辨仍不是完美的補救方法。於是實際上，不能不把語言的原料改造一番；就是在單純語詞上，附加了表白的辭語。所附加的辭語，又可以分做下列的幾種——

1. 把意義相同或相似的單純語詞，連接在一起。例如說一個「意」，和「億」、「異」，「已」、「益」等容易相混，說一個「思」*shī*，和「斯」、「斯」、「私」、「司」容易

相混；把『意』和『思』連接在一起，成爲 *i-shi* 用來代表『意』或『思』這個觀念，就沒有混淆的弊病了。

2. 把單純的動詞附加論理上他所固有的賓詞。例如，不說『我騎』，而說『我騎馬』；不說『我讀』，而說『我讀書』。

3. 把本身意義不甚顯明的尾語，如『頭』、『子』、『兒』之類，附加在單純的名詞之後。例如，不說『指』，而說『指頭』；不說『桌』，而說『桌子』；不說『風』，而說『風兒』。這種尾語的本身，不是獨立的語詞，和轉成語詞上的附添語，有同樣的性質；這一點，中國語頗有接近印度歐洲語言的趨勢。

4. 名詞之前，假使用數目字或指示代名詞，疑問代名詞時，就插入了許多類別的辭語。如說『一衫』和『一山』都是 *i-shan* 的音，容易相混；就說做『一件衫』、『一座山』，在『衫』之前加上『件』*kien*，在『山』之前加上『座』*tsao*，就彼此分辨得很清楚了。這種類別的辭語，和名詞意義上的類別相應，實在是中國人一種巧妙的發明。

十一、文言和白話的分叉點

因同音語詞的增進，在口語上不能不把應用的詞類改造一番，但是在書寫上仍是沒有改造的必要。因為中國文字是表意的，不是表音的，單純語詞，無論在音讀上怎樣的變遷，在口語上怎樣的含混，而在書寫上總是分辨得很明晰的。例如說一個「音」，不知所說的究竟是那一個「音」的字，而在文字上，寫一個「意」，和「異」，「臆」，「邑」，「益」等字絕對不會相混。又中國人喜歡摹倣古代的文體，因此中國文字的特性，使中國地方產生了一種文雅簡潔的文言。在口語上必須將語言的原料加以改造，而在書寫上仍可以應用這種簡練的文體。歷代書寫方面，都喜歡用文言記載，而不喜歡用鄙陋的俗語；因此就演成「文言」和「白話」的區別。即在今日，大部分的中國人在書寫上還是應用文言的。

十二、中國文言和文字的價值



































































































































































































































































































































































































中國文字可以離開實際的語言而表明意義；因此文言和口語的分離，在實用方面，有很大的價值。中國一經學會了文言，在縱的方面，可以不管古今音讀的變遷，而能瞭解數千百年前的

文書；所以中國人對於古代的文化。能有極端的認識和尊敬，這是西洋方面所沒有的。在橫的方面，各人可以依照各自的方言去閱讀書信，而仍能瞭解意義；方言不同的人，在古語上雖然有所阻礙，而在書寫上有此簡捷便利的工具，彼此可以相接；所以文言在口語上失其效用，而在視官方面，却成爲一種書寫的世界語。現在來往的書信和公文，以及古代的文書記載，他人誦讀起來，我們聽不懂，（因爲文體的簡練和字音的單純，不僅因爲方言的歧異而已）；可是大家都看得明瞭的。中國人爲何不廢棄這種表意的文字，而採取音標的字母，內中有很大的理由。中國文字，在學童識字的效率方面，雖然不及音標字母那麼簡易；可是，中國全部文化的基礎，都建築在這種文字之上，而各處散漫的人民，彼此能互相維繫，以形成這樣一個大國家，也未始不是這種文字的功用哩！

十三、中國文字的起源和構造

中國文字傳說是起於伏羲，到了黃帝時，倉頡始製作正式的文字。我們曉得，中國現存最古的文書，是作於西元到二千年以前；而河南發現的龜甲文裏，可以看見西元前第二千年時，書寫

上已經有很高等的技巧了。那末，傳說上假定中國文字是起於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葉，是很合理的。中國文字是一種複雜的產品，依據了許多原則構造成功的，茲一一說明如左：

1. 最早的文字是許多物體的圖象，叫做圖畫文字。這種圖象最初必定是很顯明的，很詳細的，後來因為書寫上的變遷有許多已經成爲暗晦不易瞭解了。如「日」、「月」、「山」、「川」、「蟲」、「魚」、「鳥」、「馬」、「耳」、「目」、「手」、「口」、「弓」、「矢」、「車」、「刀」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 , , 等字，古代是寫做, , , , , , , , , , ,

就是所謂聲音「假借」。

3. 但是單純的圖象，對於種種意義的表明，總是不敷應用的，於是再進而發明許多「合體字」。第一步是論理上的合體字，由兩個以上的單體字，依論理的關係，合併起來，以代表一個新觀念。兩種實物的結合，或者對於所表現的性質和情狀，都很顯明的；例如「明」字，由「日」和「月」結合，以表示「光明」的意義。或者兩種實物共同的存在，足以提示一種觀念如「好」字，由「子」和「女」結合，以表示「美好」的意義。或者兩種實物的結合，其中一個是依附於另一個之上；例如「坐」字，等於兩個人在泥土上。這種合體字，不但可以表明抽象的意義，也可以代表具體的實物；例如「婦」字等於一個女人握着一帚。這類論理上的合體字，就是所謂「會意」字。

4. 論理上的合體字，有一種缺點，就是需要創製的心思，未免過鉅；這種方法，所以太繁雜；於是第二步不能不另創一種新方法；就是音標的合體字。起初原於聲音的「假借」，如毒整的「萬」字，用來表明「十千」，乃是很笨拙的。中國人把這種方法修正一下，就成爲一

種精巧簡捷的方法，把表意的部分和表音的部分結合爲許多新的合體字。例如「扛」，「江」，「扛」，「貢」四字，表意的部分是「木」，「水」，「手」，「貝」；意義絕不相同，而音讀相似，都和「工」字的音相同或相似。這種音標的合體字，就是所謂「形聲」字；中國文字，十之八九，都由於這種方法造成的。這種音標文字，表音的作用，實在很微小，和字母文字不同。第一是用整個的音綴當作分析語音的單位。第二這種音標文字的構造，一經固定之後，不能隨語音的演化而加以更改。如「工」在「扛」「江」等字裏，現代國語上只有一種極暗昧的表音作用。所以中國文字畢竟是表意的，不是表音的。

十四、中國字典的編製

中國文字的特性，使字典的編製，成爲實用上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中國現行的字典，有一種是依照語音來編製，不過不像西洋那樣依照語首字母的次序來排列的，而是根據四聲及語尾分爲許多韻部。對於這種字典，先須曉得了某字的音讀，再用來考查某字的意義，及由某字所組成的成語或複合語詞。假使沒有曉得某字的音讀，那就須採用另外一種字典。那是依照字根

(即所謂「部首」)和筆畫兩種原則排比成功的。字根的先後，依筆畫的多少排成一表；我們要查考某字，先須認定他是屬於那一個字根之下，再依他除去字根後所賸的筆畫數，去尋求，就可以得到了。中國字的筆畫在書寫上的程序和次數，是固定的；所以要查中國字典又須熟習中國字的寫法。

十五、書體的演進

中國文字的構造，先由圖畫文字，進而爲論理上的合體字，再進而爲音標的合體字，合體字的發生，大約在周代末葉以後（西元前數百年間）。此時，結構上的演進，已告完成。另有一種形式上的演進，進行到了更後的時期。當西元前第一千年以前，文字的書寫是很紛歧的；各個字的異體很多，例如一個馬字有，，等異體。到了西元前八百年時，確定了一種「大篆」。書體上就比較的統一。後來因書吏任意的書寫，字體又形紛歧。西元前三世紀末，李斯出來擔任統一的工作，製定一種「小篆」，對於往時字體，多加以省略或更改。後來因爲用毛筆來代替刀刻，用繅帛紙張來代替竹木，因文具的變更，就發生一種新書體，叫做「楷書」。毛筆引用之後，可以寫得

很快，容易使人趨於草率，就發生種種『行書』和『草書』；對於原來小篆的圖象，更不相像了。從小篆變爲楷書，已經使我們錯認了字源上的關係；因此我們現在對於中國字的認識，大部分都是機械的去強記，而一方面文字的來源和歷史，成爲一種專門的研究。西元後一百年間，許慎作說文解字一書，本來要想表揚李斯的小篆，以遏止當時書寫上的粗率和放縱；後來竟成爲文字學的經典，歷代注釋增訂此書者很多。中國文字學的研究，現在還沒有到了結局，許多字的字源關係，還沒有明白的建立；在將來的支那學上，這實在是個重要的工作。中國文字是中國人精神創造力的產品，並不是從他族上借來的；書體很美麗可愛，所以中國人常應用他爲藝術的裝飾品。而且學習起來，也並不見得怎樣繁難；只須熟悉了幾百個的單體字，就得到了各種合體字裏所包含的分子。

十六、中國語的語句結構

我們上面說過中國的語詞，和代表他的文字，只是關於語言上的原料；我們進一步再來討論中國語上語句的結構。我們曉得，印度歐洲語言裏，語詞在語句上的功用，是用形式變化來表

明的。中國語上，沒有形式變化的各種語尾，同是一個語詞的形式，可以應用於各種範疇之上。在這方面，印度歐洲語言演化的趨勢，頗有接近於中國語的傾向。惟中國語上完全沒有形式變化，沒有正式的詞品，實在和西洋各種語言相反；一個語詞，不論他詞品怎樣的變化，形式總是固定的。這種情形在中國語上，或者不無例外，如利用音調的不同，來表明各種的詞品；一個「好」字讀做 *hao*，作形容詞用，讀做 *hao*，就作動詞用了。又如應用許多助語詞，例如「要」字，我們說「怕要死」，內中的「要」，並沒有「需要，要求」的意思，而是「將來」的意味，我們因此可以確定後面接着的語詞，必定是個動詞。又有許多助語詞，已經變成純粹的附添語；例如「的」字，用在兩個語詞的中間，以表明前一個語詞是後一個的附加辭。這個「的」字，在文言上，就是「之」字，大概由於指示代名詞演化成功的（「父之心」從前是說做「父，此心」）。那末，中國語就有了形式變化的附添語了，有了詞品了。但是少數的例外，決不足以概括全體；這種助語詞和詞品應用的趨勢，是很微小的，在需要表白或協調音律時，才不能免除；通常可以隨意用不用。例如「他的父」，也可以說做「他父」；所以我們說中國語沒有形式變化，仍是可以成立的。

十七、語句上語詞的序次

中國構造語句的主要方法，是應用一種井然不紊的語詞序次。主詞總在動詞之前，賓辭總在動詞之後，附加的區別辭總在他的主辭之前。這種序次和英語上很相似；不過英語上疑問的語句，常把原來的序次顛倒一下，却和中國語不同。疑問的語句，一種是要求決定的，一種是要求告訴的。要求決定的疑問，英語上只能說 *Will he come?* 把 *He will come.* 這個語句裏的序次顛倒一下；而中國語上，或是說『他來嗎？』或是說『他來不來？』對於原來語詞的序次，沒有更動。要求告訴的疑問，英語上只能說 *Who is he?* 而中國語上，或是說『他是誰？』或是說『他是誰呢？』應用疑問代名詞或加以疑問的助語詞以外，總是沒有把主辭和動詞的序次顛倒的。但是中國語上，也另有一種文法上的範疇，是應用語詞序次的變化來表明的。在單純的動詞上，加上一個否定的語詞『不』，如說『他不拿』，是很簡單的。至於在複合的動詞上，加上否定的語詞『不』，就可以表明兩種不同的意義：如說『他不拿去』，只是否定的意思；假使說『他拿不去』，就有『他不能拿去』的意思了。

十八、學習中國語困難的情形

要解釋中國的文辭，有三種主要的困難：

1. 單純語詞的意義過於繁複；大多數的語詞，都包含有許多種不同的意義。例如一個「節」字，有「節制」、「禮節」、「氣節」、「貞節」等意義；聽者或讀者，只能依據上下文的輔助，來斷定這許多種的意義中，說者或作者所指的是那一種。

2. 單純語詞的意義，既然很繁複，那末，他們所結合成功的複合語詞，有許多固然容易瞭解，而有許多是很不容易瞭解的。例如「先生」、「東西」等，依據他們所包含的分子直白的解釋，實在很不明瞭。又有許多，他們所包含的分子，意義上彼此絕不相關的。例如「天賦」、「顧命」、「東道」等。複合語詞，有許多是專門名辭；如「秀才」、「舉人」、「進士」等。有許多是類比的組織，如因「先生」的類比作用，而發生「學生」、「醫生」等；皆須加以解釋的才能明瞭。

3. 某個複合語詞的省略，成爲單純語詞，就用這個單純語詞和他個語詞的結合，另成爲一

個複合語詞。例如『股人』省略爲『股』，再和『票』結合，成爲『股票』這個語詞。這種省略的形式，在西洋語上是固定的；在中國語上，却極端的自由。如說『日兵』來替代『日本兵』，說『衆生』來替代『衆學生』等。

分析中國語的語句，也有許多的困難：

1 中國語缺乏形式變化，語句上的結構，只有語詞的序次來表明；而中國人不喜歡語句上的明晰，極端採取簡略的文體。學習者只能從上下文裏猜度他的意義。中國文言上的語句，即使對於支那學的專家，也常要發生種種疑難。

2. 有時常遇見一個含混的語句，直白的解釋，常發生了許多種不同的意義，而在文法上，都可以通的。我們須對於中國語文有充分的閱讀經驗，才能自覺真正的解釋究竟是那一種的意義。

3. 中國文辭上，缺乏標點的方法，和西洋的情形正是相反。語句的各部分，沒有句號，分號，逗號和短畫等表明出來，專名上也沒有特別的標明；因之在語句的分析上，容易發生失錯。

現在雖摹倣西洋，竭力推行新式標點符號，而在文書報紙中，仍未普遍的應用。又中國私人的名氏很複雜，一個人有種種不同的名號；所以要分析中國文辭，必須對於歷史上的事實，十分的熟悉。

十九、中國語上的修辭

中國語上語詞意義的繁複錯綜，語句組織的空漠無定；因此，要熟悉中國語文，必須有閱讀上的經驗。中國人從少起就把文書課本一冊一冊來記誦；養成大家對於古代的歷史和文學，具有特別的熟悉和敬愛心。所以著作家得了一個大資產，以備文辭修飾的應用。中國語上的修辭，可以分做下列幾種：

1. 引證。把古代文書上引證得來的文辭，以表明一種意義。例如引據陶淵明的『知今是而昨非』表明『懊悔』的意義等。

2. 隱喻。無論那一種語言上，包含隱語，是很豐富的；不過有些已經消失了他們隱喻的風味，有些還是覺得他們有隱喻的性質。例如以『坐井觀天』表明『心地狹小』等。

3. 文書上的隱喻。就是隱喻語出於文書上的。有些對於所表現的意義很明顯的，而又因為根據於古代文書上，本身價值更覺增進。例如『唇亡齒寒』這個成語，是用否定的形式表明『合羣即強』的意義；而因為出於左傳上，他的價值，更覺增進了。有些完全是引據於文書上的，他們本身的意義，不很顯明。例如『伐柯』，用來指『婚姻上的媒介』，是出於詩經上的。還有一種文書上的隱喻語，即在文書原本上也極暗晦。例如隋代史記上，李諤說『月露風雲』以指當時的文學風氣；後代就用來表明一切的文學。中國語上這種專門的名辭是很豐富的。

4. 稱呼上的引喻。就是對人對己，稱呼上有特別的辭語，在尺牘中應用很廣。例如稱人的來信爲『玉簡』，稱人的房子爲『崇第』，稱自己爲『鄙僕』，稱自己的房子爲『茅廬』等。

5. 歷史上的引喻，就是引據歷史上的事實——有時是很隱僻的事實——來表明一種意義。例如稱『佳婿』爲『東牀』，稱『辭職告退』爲『掛冠』等。

二十、藻飾辭語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這種藻飾的辭語，不但是供一般飽學者自己的玩弄，即在普通日常生活中，應用也很廣。例如醫生的門牌上，總是寫着『橘井』，『杏林』等字樣。橘井是蘇仙公的故事，杏林是董奉的故事。上流社會彼此說話中間，介雜有許多文書上的成語；如說『三十歲』，有些人却說做『而立』，沒有熟讀論語的人，就不懂得這個意義了。稱呼上凡是對人的，總是用『貴』，『寶』，『大』，『尊』，『台』，『令』等字樣；對己的，總是用『賤』，『鄙』，『敝』，『下』，『小』等字樣；這確是中國語言上特別顯著的情形。

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在上海寓所。

中國語與中國文

第一章

世界上幾千種語言，其中不論那一種，對於研究人類語言組織和演化的學者，總是極有價值的材料。例如一種南洋語，或者一種黑人語，他的語音法則和形式變化，在比較語言學裏，正和拉丁語日耳曼語上這類的現象有同樣的啓示作用。至於一般普通的羣衆，就不是抱了這種主見，他們看各種語言，並不是有同等的價值的。一方面，凡是一種語言傳布的範圍愈廣，就是應用這種語言的人數愈多，就認他在實用上愈佔重要；另一方面，一種語言的有無價值，只是看他有沒有包含豐富可貴的文學，而且在人類文化上佔了怎麼一個地位。依據這兩點看來，有一種語言，在世界上實在佔一個很顯著的地位，但是歐洲人直到近來方才很多的注意他；這是很顯明的，是指中國語。應用中國語的人數，比較任何種語言要多；同時，中國語又包含有豐富優美的文

學，他在東亞的地位，可以和拉丁語希臘語之在歐洲相比。

以中國語爲母語的人民，究竟多少，現在還沒有正確的數目；中國的戶口調查，比較歐洲各國難靠，近年約略的估計，結果也迭有不同的數目。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大概說中國語流行的區域，在亞洲的東部和南部，比較歐洲的全部，還要廣大；通行中國語的人口，約略在三萬萬和四萬萬之間。此外還有許多中國的殖民地，分布於世界他處；最顯著的，如海峽殖民地及北美西部，也是通行中國語的。其他，還有日本高麗安南的文言，也是依據於中國語的。

中國語不但在應用的範圍上，超過歐洲幾種最通行的語言，如英語，德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而且從文化上的勢力看來，也可以和這幾種語言，互相媲美，立於同等的地位。歐西語言成爲高等文明的傳播工具，是近世幾百年以內的事；至於中國有了四千年的文學，這種文學，至西元前數世紀時已完全臻於成熟，內中包含哲學，歷史的考證，以及純文藝，純美術的作品很多。

剛才我們說中國的文學有了四千年的生命，這不過給他一個大略的數目。這裏我們就歸引到一個問題，這個在中國語言現象的研究上，所認爲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追溯中國

語，可以到了一個什麼時代關於中國語的起源和他古先的歷史，可以應用什麼來考證？一般學者竭力要想解答這幾個疑問，曾經試用過兩種不同的方法。

其中第一種方法是十九世紀某幾個學者所採用的；他們依着那時思想界上流行的趨向，以為文明很少是土產的，一種文明的產生，大都不是由一種民族自己發展出來，乃是從各種民族裏因遷徙移民而聚集的結果。這幾個學者想把中國語和西亞的某幾種語言聯合起來，就假定西元前三千年時，有一種民族從中央亞洲遷徙到現在中國的北部。利希陀芬 (F. von Richthofen) 氏曾經懸測原始中國民族遷徙的途徑；利氏是個著名的地理學家，而並不是支那學家。拉克伯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 氏也曾竭力證明：中國民族原來是居住於巴比倫尼亞附近，因得習楔形文字，後來漸漸加以變化，以至發達為中國文字。

這幾家學說，是苦於沒有確實的證據，所以都不能成立。說中國語和西亞各種語言有關聯的地方，到了現在還是證明不出來。關於中國語的親屬問題，只有一點事實是可以相信的，就是中國語和暹羅語以及印度支那半島上的幾種語言，合成為印度支那這大語系的一支，稱為中

國暹羅語系；其他一支就是西藏緬甸語系。可是，即使這幾種語言，他們和中國語的親屬關係，也不見得十分切近。至於印度支那語系裏各種語言，究竟和他種語系——如阿爾泰語（包括土耳其的各種語言，高麗語和日本語也常聯屬於此），閃族語（希伯來語、阿剌伯語等），芬諾烏克蘭語（芬蘭語、拉拍蘭語、匈牙利語），或印度歐洲語（包括梵語、希臘語、斯拉夫語、條頓語）——有否若何聯屬的關係，這個問題，在嚴格的科學研究上，自然更不能成立了。所以要想依據民族遷徙的學說，來解答中國語最古歷史上的疑問，更是完全失敗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比較靠得住的方法，還是根據中國文書上的傳說，來說明太古時代中國民族和中國語過去的繁榮。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文化是很古遠的。即在西洋人的心理中，也覺得他有極端古遠的歷史，普通都這樣說，中國文化在西元前五千年或六千年時，已經發達到了極高的程度。而中國人自己卻以為並沒有這樣古遠。中國人正和他種古民族一樣，承認歷史上有個廣大的傳疑時代；中國人以為確實的史實是起於三皇，即伏羲（中國人以為在西元前二十九世紀時），神農（在西元前二十八世紀時），及黃帝（在西元前二十七世紀時）。講起三皇

的姓氏，就會聯想到種種文明分子，如書寫的技术，宗教的信仰等等，之所由起。稍後到了堯（在西元前二十四世紀時），舜（西元前二十三世紀時），禹（約當西元前二二〇〇年）三帝在位時，中國人才稱為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大概以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創始和發展，都是出於此時的。所以，依照中國人自己的傳說，中國文化的年代，並沒有埃及文化那樣古遠——不過以歷史的總時間計算，中國和埃及恰好相等；因埃及本地的文化，早已滅亡了，而現在中國的人民，還是繼承堯舜禹的真正的後裔。

中國人的傳說，就是如此。這種從現代批評的眼光看來，應該怎樣的說法？對於中國正史上的記載，還是應該承認呢？還是否認呢？

要解答這個疑問，研究者可以有兩種史料做根據：一種是古物，一種是文獻；但是一講到這兩種史料的本身，就有許多極困難的事實，橫於我們的前面了。

古代的世界，文化發達的民族，如巴比倫人，埃及人，希臘人，都有了古物和記載，很豐富的寶藏流傳給我們；因此現代的學者，能深刻的研究他們的歷史。在中國地方，人民對於古代的歷

史，極端的尊崇，正可以此自豪；那末，依理，我們應當希望中國有這樣豐富的遺蹟了。可是，實在很失望的，史料方面卻是極少。造成這種失望的事實，是有兩種原因的。

第一點，因為中國後代的歷史，充滿了焚亂的政事，很少有和平安靜的日子。數千年來，朝代屢屢更替；劇烈的爭權奪勢，不斷的發生，於是破壞的事情，也接連的出現了。野蠻的游牧民族，如匈奴，蒙古人，滿洲人，又時時來傾覆中國，——滿洲人近在十七世紀——常常有野蠻的舉動來破壞中國的文學美術。當這種焚亂的時代，有許多金屬的藝術作品被鎔鑄了，圖書等等也被摧殘了；古物之得遺留於今者，不過殘存而已。可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中國人對於墳墓，有一種宗教的崇拜心理，不許考古家的發掘。所以這老舊中國裏許多歷史上的地土中，必有豐富的寶藏蘊埋着，到今還未曾經人發現出來的。

不過，據現在說，中國奇貴的古物，可直接藉以為確實考定中國文化的年代的，所贖存者實在不多。有許多保留下來的銅器，內中文字——所存在者——多隱約不明。

雖然，約當二十年前，一個有趣的發現，在古代文化中心的河南省地方，卻是豐富的。一大批

的龜甲骨片——據說有幾千片——在地發現出來；甲骨上有某種尖器所鑄成的古文字。對於這宗寶貴的發現，在某種書報上，曾經發生懷疑過。因為中國有許多熱心的收藏家，又有許多很善於假造古董的，自然不免造出許多偽品，以圖營利；龜甲骨片上的文字，其中有不少部分是近人所假造的，所以一經仔細的檢驗，就可以知道，懷疑的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可是，從真偽雜糅之中，我們也很容易把他們辨出來。事實上這種骨片，年代都經過很久了；但是有許多片上的文字，筆畫尖利清楚，而另有許多片上，筆畫的沿邊有小小的裂痕；這是很明瞭的，假造古董的人摹倣骨片上的文字，鑄刻於無文字的骨片上，卻不知道現在要在這種朽骨上鑄刻了文字，必不免有許多破碎的筆畫的。但是其中真的標本，還是很多，我們不難把他們檢別出來。而且礦物學家曾經考查在發現這宗真文字的掘土中，有某種結晶物，足以證明這些骨片，埋藏於地下，已歷有很久的年代了。

不幸的，這些珍貴的遺物，因彼此賣買，流散在各處了，而有一大部分落入於西洋收藏家的手裏；另有許多，中國的考古家也曾經把他們的真跡影行出來。這種龜甲骨片，中國古時似乎以

之爲占卜之用；把他們用火器來薰灼，就顯現了許多裂紋。這種裂紋和文字有許多形似的，就依據他們來解釋；骨片的背面，就寫了所卜的年月事件，現在留下來的就是這種文字。

關於這種文字年代的考證，支那學者曾經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幾個學者不承認他們是西元前十世紀以前的文字，另一派學者則指爲商殷時代的文字，在西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之間（依照中國人的傳說）。這兩說中，後一說比較可靠。因爲中國在周朝（西元前一二二二年——二四九年）初年，書寫的實用，已經很普遍了，此層後文當論及之；而在河南所發現的文字，比較上實爲原始的作品。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斷定——除了幾種銅器上的文字，或者還要近古一點以外——龜甲骨片上的文字，是現今中國所存最古的標本，大約爲西元前二千年之古物。

原始時期的古物，留存既然很少，而確實的記載在西元前三世紀以前者亦已無存。這種記載的完全絕滅，並不僅由後代之莽亂擾攘所致。中國歷史上有特別的一年（西元前二一三年），大宗文書記載一定因此而歸於絕滅，所以從那一年之後，往時記載之流傳下來，就很少了。文書

上這個大打擊，就是中國的一個最大的君主，秦始皇所賜予的。西元前三世紀時，適當戰國羣雄並立，互相吞併，最強者爲秦；始皇做了秦國君主之後，就先後剪滅諸國，統一宇內，集大權於一身，使中國封建制度從此告一段落。可是，那時有一班保守的文臣，對始皇的主張，竭力的提出反對；他們反對的根據，常引用過去經典上所載的古代政治制度。始皇原來是個很激烈的人，要禁止他們的頑抗，馬上就想出一個辦法來。他下了一道詔諭，令天下「焚書」，切實施行。往時的文獻，只有極少數的幾種，還被學者隱藏下來。其餘大宗的古代記載，大概統已一掃淨盡了。

那末，現今的歷史家，只有少數遺器上的文字做根據，而沒有古代的記載可憑藉，似乎研究古史是絕端的困難了。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那樣絕望的。焚書的結果，實際並沒有如始皇所期那樣完全的絕滅。過了幾年，始皇死了，秦朝也隨着滅亡了；這時興起的是漢朝（西元前二〇六年——西元後二二〇年），漢朝最著名的事業，就是竭力的補救焚書的損失。沒有受過秦火的幾種遺書，搜求到了，把他們編纂，注釋起來；還有幾個學者，能夠背誦經文的，——這種事情到了現在，還是很普通的，——便把他們默寫出來。古代文獻居然得到殉教的光榮，因之特別的受人崇

拜，而風行於全國，而且那時因經典的編纂和訓釋，這種工作的關係，就興起了一種深切純理的哲學。結果，焚書的影響，反而使中國智識界得着一個大進步。

一般學者，專以誦習經書爲業的，自然會成功考古學和文字學的專家；因此我們從最早的時候，就可以得到許多書籍，是記載彝器以及彝器上所載的文字的。經過了二十個世紀，這許多書的原本雖已不見了，可是中國文獻的授受，忠實的傳寫，使這種書籍還能保留到了現在。

這裏自然要起一個疑問：就是，現在的研究，是否可以信任這種傳寫的材料？這許多經文，現在所認爲古代的經典，究竟還是真的呢？還是西元前第二世紀的學者所假造出來的呢？所傳寫的銅器等等，內有許多奇怪的古文字，究竟還是忠實的做出來的呢？還是幻想的虛構出來的呢？對於這個疑問，我們可以穩定的置一個回答，對中國學術界是很取讚獎的態度。過去中國的文獻學家，他們的工作大都很精密的，而且能應用科學的方法，也不下於現在西洋的研究。各派解經的學者，彼此爭論之間，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待古代的經文，實有一種尊崇的態度，和學者謹嚴的精神；所以大概的說來，——自然有許多例外，——我們可以絕對的信任這些經文。許多遺

器古物，先後發現出來的，也可用來證明中國考古學家的可靠。例如，剛才說過河南的發現，可以表見他們內中的古文字，正和歷代中國學者所傳寫下來在他種器物上的，並沒有什麼兩樣。

這樣看來，我們要想明白中國文化和中國文獻的年代，自不得不從漢代學者所保留下來的文獻上去考求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孔子的經典。孔子——亦稱孔夫子，往時耶蘇社教士譯成拉丁文的形式，爲“Confucius”——是個政治家，哲學家，約當西元前五〇〇年時興起的。那時因封建制度衰敗的結果，政治和社會上演成兇惡的局面，孔子就出來，竟成了一個中國文化的救世主。他把中國講人倫道德的古書收集起來，加以修訂，而傳之於後人；這些書經過他修訂的，後來就成爲中國之經典。這些經典，包括詩經，是一部從西元前第八世紀到孔子時代中國詩歌的總集；書經，是一部歷史的記載，內中大部分錄有古代帝王的名言偉論；易經，是一部講八卦的奇書，以備卜筮之用，而認爲含有深奧的哲理的；禮記，是講人生一切禮儀的標準的；及春秋，是從西元前七二二年到四八四年間的魯國史記，曾經孔子筆削過的。這五經和其他幾種書籍，合成爲一宗經典的文學；歷代以來，中國人的思想都受其鎔鑄；後世文學也都沾染了經典的色彩，

常以經文中的一二語爲其題旨；一直到了現在，這些經典還可說是中國人心理最好的代表。

孔子的經典中，我們這裏應當論及的，是書經一書，因爲書經有關於解答中國文化年代的問題。這書開首的幾篇，是關於堯舜禹的政典；前面說過，堯舜禹是黃金時代的君主，中國人以爲在西元二十四世紀和二十三世紀間的。要假定這幾篇政典的文辭，如中國人所說這樣古，實在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曉得河南發現的龜甲文字，定爲西元前第二千年間之物。這種文字確是比較原始的作品，但是所寫作的已經覺得很精美，很技巧了。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在這種文字之先，總還有幾個世紀行用略較初等的文字；所以假定書經上最古的幾篇，是作於較早的幾個世紀，並非毫無理由的。

可是，還有一件很幸運的事情，能使這概然的論斷，再說進一步。書經上第一篇，名爲『堯典』，中間有一段講到曆法，我們就可利用他來計算這篇經文正確的年代。這段文辭是說堯帝怎樣的令幾個天文家，到國內各處觀象臺去觀察天文，測畫日月星辰在黃道帶內的行動，各使人民知道天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後面接着天文上種種觀察，關於日

月星辰在冬至夏至春秋分間的位置這種啓示實具有絕大的價值現在不難把其中所講天文上的事情，一一證實；法國有個天文家索緒耳（L. de Saussure）氏曾經主張：中國天文曆數的科學和堯典裏關於天文的一段文辭，是起於西元前二十四世紀的，而且早先更古的原始曆法中，有三種分明的現象，還可以考證出來。

這樣看來，中國傳說裏對於外國民族移入的事實，沒有什麼暗示，外國史記上也畢竟尋不出什麼佐證；可是，從他本身上的證據，我們大概可以斷定：中國歷來的傳說，以為堯帝在西元前二十四世紀時當國，這是不錯的；當那樣古遠的時代，中國人裏已經有很精巧的天文家了；他們把值得記憶的事實，用了中國的文字語言記錄出來，事情發生之後，他們也就立刻將大概的情形寫出他們的報告；總之，中國文化已經成熟了，——當然有過去許多的世紀做了根基，——這種文化和中國的語言相合，當西元前二千年光景，已經存在於中國的土地了。於是我們試把這四千年中間中國語言演化的歷史，做一個極簡單，極明確的觀察。

第二章

我們要想在中國語言這個廣大的範圍裏，尋出我們研究的途徑，如果開始把文字上和經書上保存下來的古代語言，做一番考究，立刻可以明瞭一種事實，凡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總要感覺得到的，就是，中國的事情，常常和西洋普通的情形，極端相反的。例如，學者觀察許多記載斯干的那維亞語的最古的紀念碑，許多古代西文的石刻，他第一步就着手來決定這些古代西文各個的音讀，他們的發音價值；各個音讀決定了之後，他再把刻文上的各個語詞拼綴出來，於是才能依據聲音上的相通（依據於某幾種法則），把這些語詞和許多中古的斯干的那維亞語上語詞證明相同。總之：他只能用這種方法，利用古代的音讀，才可以得到各個語詞的意義。

在中國語裏，正和這程序恰好相反。中國的古字，有許多還是和現代所行用的相同。經過了許多世紀，他們的『形體』確是有大部分發生了變化，可是他們所代表的『意象』，仍和古代相同的。每一個字體，總是代表一整個的語詞。例如日字，就是現在的『日』字，意義是指『太陽』；

ㄩ或ㄨ（古代同字的異體），就是現在的「月」字，意義是指「太陰」。這兩個字體，都是他們所表明的實物的簡單圖象。我們看着字體，就直接可以得到語詞的意義；但是，字體的組織，不是一種音標，而是一種意標，字體上對於古代「聲音」的形式，一點也沒有表示出來。現在曉得了這兩個語詞，在國語上的讀法，第一個爲 *ji*，第二個爲 *nie*，可是對於古代怎樣的讀法，仍舊無從知道，因為經過了許多世紀，這兩個語詞的音讀，已經把過去的聲音形式發生了變化。結果，古代的經典，現代的人只能誦讀他們的意義，不能誦讀他們的聲音。現代中國人朗誦中國古代文學上的語詞，只是用現代的音讀——一個北京人讀爲 *ji*，*nie*，而一個廣東人讀爲 *yat*，*it*，——沒有想到古代是怎樣的讀法，大部分的人連對於古代和現代在音讀方面有很大的變異，也沒有知道呢。

對於別種語言的研究，第一步的工作是在確定古代字體的發音價值；發音價值一經確定，音讀也就可以決定了。在中國語裏，正和這種情形相反，我們現在只看到許多字，他們是代表整個語詞的符號——這種符號不是代表古代的音讀，所以當時他們怎樣的讀法，現在不能記錄

出來。結果對於古代中國語的研究，這種文字的研究，實佔一個顯著的地位。我們後面將要討論到中國文字的組織和歷史，這個有趣的問題。

表意文字的性質，使學者可以明瞭古代各個字的原來的意義。但是沒有把古代語言實際的情形，給予一個明白的表示，因此對於語言學者有很大的不利。那末，我們就完全不能考明幾百年前所說的語言了嗎？

語言學者這裏所當應付的問題，有可以相比照的地方。西洋語言的科學，根據許多親屬的語言，考求他們所從發展的原始語，已經成功了。原始印度歐洲語，就是梵語，希臘語，拉丁語，德語，俄語，這許多各異的語言所從發生的；他的幾種重要現象已經考明出來了，他是怎樣的紛變而爲這許多各異的語言，也已經發現出來了，這是語言學上一件最得意的事。中國地方既然有許多種方言存在着，他們彼此的差異，舉個例，正如北德意志方言和南德意志方言那樣差異，言語學者在這裏的工作是和西洋很相像的；那末，關於古代中國語，我們從各種方言的比較研究上，引出許多結論，當然是可能的。

這許多方言本身上的證據，更可加上別方面的證據。佛教傳入中國，是在西元後最初幾百年間，那時許多印度的梵僧到中國來。那些梵僧是古時高等的專精語言學家，他們教授中國人依着文法來研究中國的語言。於是發生一種結果，中國的學者開始來排列中國語上音韻的部類：在字典中，把發聲相同的語詞以及收韻相同的語詞聚集在一起；又把其中取出許多語詞做標本，列成爲幾個總表；表中就是依照語詞彼此發音上的關係，來歸成許多部類（例如某一類的語詞有 t, t', d', n 的音，另一類的語詞有 p, p', b, m 的音等等）。古代學者這種語言學上的工作，對於現代的學者是有很大的價值的。

更有進者，在西元前最後的兩個世紀中，以及西元後最初的一千年間，中國人大概和中亞西亞的各種民族，已經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這些外國民族的記載上，有關於他們所接觸的中國事實以及中國的文獻，現在的研究，從這些記載上得了不少的幫助。這些外國民族將他們所聽到的中國語詞，竭力的用拼音字母寫出來；而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把外國的名辭——種族名，人名，神名，國名等，——用中國字翻譯出來。這些譯名對於許多中國字古音的讀法，給予我們以一

個切近的觀念。例如 *Buddha* 這個名辭，翻做「佛」字，現在國語上讀爲 *fó*。我們依據方音比較的研究，可以得到下面一個結論：這個字在中國古音上，原是讀爲 *b'juet*（在某種古方言上是讀爲 *b'jued*），他和原文的 *Buddha* 就覺得很適合了。

中國人和化外民族的交通，固然給予語言學者許多可貴的線索，而感受中國文化的海外民族，從他們得來的啓示，更是豐富可貴。西元後最初一千年間，中國的文化很普遍的輸入於高麗和日本；那時以前，這兩個國家還是只具有初等的文化。那時稍後，中國文化又輸入於安南。因爲這種文化的輸入，所以有一大批的中國語詞和成語，也同時轉入於高麗、日本，及安南的語言中；這些轉入的語詞和成語，在語言學上，實是很寶貴的材料。這些借入外國的語詞，自然在外國的地土上，已經爲外國的語音法則演變過了；但是，這些語音演化的法則，是可以推定的；而在許多事實中，舊有的拼法，還顯示着演化的軌跡。例如「劫」這個語詞，國語上讀爲 *kié*，廣東語讀爲 *kip* 等等，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依據方言的比較及中國古語的材料）這個語詞在古音上是讀爲 *kié*；這個便可以應用日本譯音來證明。日本譯音上，這個語詞現在讀爲 *kié*，但是

古代原來的拼音形式是 *kefu*，而這個 *kefu* 在一千五百年前借入的時候，我們可以證明，本來是讀爲 *kepu*（*-u* 是寄從的母音）的。日本音的演化是 *kepu* → *kefu* → *ke(w)u* → *keu* → *kiu*。於是我們考明這個語詞的古讀。可以從日本原來的音讀形式上，得着一個強有力的證據了。

應用這樣的方法，歐洲的科學是能夠——這些問題雖然最近才認真的研究起來——把西元後六世紀時的中國語，給出一個很明確的顯示。至若關於更古的時代，如孔子經典上的語言，較此還要早過一千年或二千年，能這樣考明的，那就不多了。我們現今對於中國上古的語音系統，只能有一個很空漠的觀念罷了。

現在我們必要論到中國的語言了；他有幾種特性，使他具有特別的組織的，我們也要找出來。中國各個時代的語言，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我們立刻注意到他們共同的特性。這些特性曾經概括爲兩大端來說明。一方面，中國語是單音綴的；另一方面，又是孤立的，就是，看待各個語詞好像各個孤立的單位，沒有因他們在語句上功用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的。德國學者芬克（*F. N. Finck*）氏著有一本小書語組織概論（*Die Haupttypen des Sprachbaus*, Leipzig,

1910)內中論到語言學上不同系族的八種語言，將他們的性質給出一個確切的描述；他說中國語的特性是：『有兩種特性共同存在着，於是使這種語言的組織上顯出很奇異的狀態。一方面，中國語的語詞——雖然不是絕對完全的，卻是佔極大的多數，——只包含着單個的音綴；另一方面，這許多單音綴的語詞，對於語句全體的關係，不是用語詞本身上的某種標識表明出來的，第一步乃是用固定的語詞序次，次之，——比較的不重要，——用附加的語詞來表明；所附加的語詞，他們原來具體的意義，很受消失，因之他們只能用爲形式上目的，有點像西洋人所謂助語詞』。

我們試來探究中國語的第二種特性。大家都知道，印度歐洲語言裏，凡是同一個語詞意義的變異，是用形式變化上的各種附添語表明出來。假使我們比較 *puella*, *puellae*, *puellam*, *puellā*, *puellas*, *puellarum*, *puellis* 這些形式，就可以看出他們都包含着 *puell-* (小女子) 這個分子，而都具有『小女子』這個共同的意義；但是他們的意義，因帶有各種形式不同的附添語，而彼此發生差異。這種附添語，單獨存在的時候，他自己本身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一經附合

於語詞上，便具有意義了；因為他是用來表示 *puell*。這個分子所屬的範疇。例如 *puellarum* 這個形式裏，不下有三種範疇的顯示：第一，這個 *-a-* 是表明『陰性』的範疇，（以別於 *puerorum* 裏的 *-o-*）；第二，這個 *-rum* 是表明『複數』的範疇；第三，同是 *-rum* 這個附添語，包含有主有的意思，所以他是表明『領位』的。依同樣的方法，德語裏 *betet* 這個形式，是表明『單數』，『第二人稱』和『現在時』這些範疇。

印度歐洲語以及其他許多語言中，大部分都是利用形式變化的附添語，因之有很明晰的結果；而中國語裏完全沒有採取這些方法，所以語詞的應用，不論他各種的功用和關係，總是沒有變化的。『人』*jèn* 這個語詞，可以代表英語上的 “man,” “man’s,” “men,” “men’s” 和 “the man,” “the man’s,” “the men,” “the men’s” 、『有人在門外』*yu jèn tsai mén wai* 這個語句，意思可以說是英語的 “there is (il y a) a man outside the gate” 但是也可以說是 “there are people outside the gate” 、『人心』*jèn sin* 這個成語，可以說等於英語的 “the heart of the man” 也可說等於 “the heart of man” 或 “the hearts of (the)

men”。這個成語上沒有記號來表明數目 (man 或 men) 格位 (man 或 man's) 有定或無定的形式 (man, a man 或 the man) 依同樣的理，「來」(lai) 這個語詞，可以說等於無定式的 “to come”，也可以說等於這個動詞各種的形式，例如德語裏這個動詞形式的變化：komme, komst, kommt, kommen, kommet。他娘昨天打他』 t'a niang tso t'ien ta t'a 這個語句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語在動詞上沒有如英語的 *ed* (過去時的語尾) 那種東西，也沒有英語裏那樣領位範疇 “his” 和賓位範疇 “him” 的區別。

至於論到另一種單音綴制的特性，說中國語的語詞——或者不無例外，可是總佔着大部分，——只包含單個的音綴，這句話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對於中國語，正如他種語裏一樣，自然須把複合語詞 (composita) 和單純語詞 (simplicia) 分辨清楚。我們所謂複合語詞，是指語詞包含有二個或多個的部分的；其中每個部分，正如獨立的語詞，自己可以單獨存在的，(形式上並沒有變化，或稍有變化)。中國語上這種複合語詞是很豐富的；這種複合語詞當然可以包含有二個或多個的音綴，例如『金錢』 kin-piao 『吸鐵石』 hi-tie-shi。但是各個單純語詞，照例

總是包含着——有幾個例外，可是不很重要，——單個的音綴。譬如英語上所用的單純語詞，有一個音綴的，有兩個或多個音綴的，例如 *go*, *club*, *kitchen*, *window*, *anchor*, *writer*, *hogging*, *learnness*, *unbearable* 而中國語上所用的語詞，都是單音綴的原料。

剛才上面所舉幾個英語的語詞當中，有些——*go*, *club*, *kitchen*, *window*, *anchor*——是不能把他們分析為組成的小部分。（這句話必須從現代英語的觀點上看：在語原學上，他們就可以重行分析的了，例如 *kitch* ↑ 古英語 *cyceene* ↑ 拉丁語 *coquina*; ↑ *window* 斯干的那維亞語 *vind-auga* 『風眼』）這些可以叫做語根語詞。其餘的幾個，可以分做各個部分的，如 *writer*, *hog(g)-ing*, *lean-ness*, *un-bear-able* 但是他們大概也是單純語詞，並非複合語詞；因為其中的部分如，*-er*, *-ing*, *-ness*, *un-*, *able* 不能當作獨立的語詞來應用。凡是這一類的語詞，叫做轉成語詞，是應用剛才所說的許多附添語構成的；我們把這些附添語割去了之後，常常可以得到他們所由轉成的語根語詞 (*write*, *hog*, *lean*, *bear*)。

所以，中國語，用英語來比較，他的單音綴制包含有兩件事情。第一件，凡是中國語上的單純

語詞，總是語根語詞；換一句話，應用轉成語詞上的附添語以構成新語詞，這是中國語裏所不容有的。例如，在英語裏，我們從 shoot 這個動詞得到 shooting 這個動名詞；他們所表示的兩種意義，翻做中國語，同是一個『射』 shè；同樣，英語的 transgress 和 transgression 同是一個『過』 kuo。依論理上說，這種事實正是和中國語『孤立』制的現象——就是不容有變形上的附添語（如 puellarum 裏的 arum），——相符合的；因為變形上和轉成上的附添語，從記號學上的觀點看來，其目的正是相類似的。我們已經曉得，形式變化的附添語，是表明各種的範疇（格位，數目，人稱，時間）而轉成作用的附添語，也有類似的功用：例如，英語裏的 or 是表明『代替行動者的名詞』（nomina agentis）這種範疇的，如 writer, swindler, brewer, baker；ness 是表明『指示性質的名詞』這種範疇的，如 leanness, ugliness, sharpness, swiftness 等等。凡是中國語的單純語詞，都是語根語詞，正因為上文所講中國語孤立的性質，我們說過那種相同的趨向：中國語普通總是不用附添語來表明各種範疇的。

第二件，中國語並不是和他種語言一樣，他沒有多音綴的語根語詞。在英語裏，我們把許多

轉成語詞的附添語割去了之後，固然常可以得到單音綴的語根語詞，*hogging*, *lean-ness* 等等但是，也常可以得到雙音綴的或多音綴的。古代印度歐洲的母語裏，有單音綴的語根語詞，也有雙音綴的語根語詞；而芬蘭烏克蘭語言裏，大概都是雙音綴的語根語詞。中國語的語根語詞，都是單音綴的，這種制度和這兩大語系的語言比較起來，彼此是顯然處於絕端相反的地位。

我們說中國語的定義，一方面是孤立語，他方面是單音綴語，這是完全根據於和別種語言的比較上說；但是，給他定義爲單音綴的，同時也必須考察中國語的本身。從這個定義的反面看來，這裏也許有點出入的地方；但是，假使我們把相對的和絕對的描述分離開來，就要看到相對的描述上各種特性，可以歸納爲一單個絕對的性質。所以中國語，依據相對的眼光看來，就是從印度歐洲語言的背景上觀察，他是有三種「否定」的特性：

1. 中國語確是沒有——他種語言確是有的——雙音綴或多音綴的語根語詞 *kitchen*, *anchor*。

2. 中國語沒有一種單純語詞，是由轉成上的附添語所構成的 *writer, lean-ness*。

3. 中國語沒有一種語詞，是由變形上的附添語所分化出來的 *puellarum*。

以上這三種特性，把第一種和第二種合併起來，就可以曉得中國語沒有一種單純語詞是具有一個以上的音綴的；把第二種和第三種合併起來，就可以曉得中國語沒有應用附添語來表示文法上的各種範疇。這三種否定的特性，實際上就是等於下面所說這單個的肯定的特性。從絕對的觀點上，考察中國語的本身，他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就是，我們假使把他的語句上所包含的單純語詞分析出來（或是獨立的語詞，或是複合語詞上的分子），就可以見得這些語詞都是固定的單音綴。

中國的語詞，好像一套建築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樣，集合攏來，構成功所謂語句。

這種「純一」的狀態，雖然是他語言現象中一種最顯著重要的特性，可是並非亙古至今，都是這樣的。中國語裏「音調」上幾種特點（詳下第三章）；還留下雙音綴語根語詞的遺跡，就是轉成作用的附添語的殘痕；又周代（西元前一二二一年——一四九年）的末年，其中許多

散文足以表示當時在人稱代名詞上，具有格位的形式變化。(註一)現代英語上名詞的主位和賓位(如 the man and the man)已經沒有形式變化的區別了；但是代名詞上還保存着古代語言的遺跡，如 I, me, thou, thee。從前的中國語正和現代的英語一樣，主位的『吾』nguo 相當於英語的『我』nga 相當於英語的 me；主位的『汝』ni'wo。相當於英語的 thou，賓位的『爾』nia 相當於英語的 thee。早先的學說把中國語分列爲『初等』的語言，以爲他還未進到變形的階級，這種學說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實上，中國語正和印度歐洲語演化的軌跡相同，綜合語上的語尾漸漸亡失了，而直訴於聽受者(或誦讀者)純粹的論理分析力。現代的英語在這方面，或者是印歐語系中最高等進化的語言；而中國語已經比他更爲深進了。

(註一)參看著者在一九二〇年亞細亞雜誌(Journal Asiatique)上所發表的文章。

第三章

假使我們着手把中國語的語詞——主要的是單純語詞——怎樣的組織來探究一下，就可以曉得這種單音綴制已經發生了許多很顯著的結果。可以讀出的音綴，其數目並非無限的。語言上所產生的語詞愈多，——我們須知道，我們現在所講的中國語是一種文明國家的語言，他在最早的時代有了豐富的詞彙，——要阻止二個或多個的語詞變為音讀上的相似（即或不變為絕對的相同），也愈困難。中國語在他演化的過程中，盡我們所能考見的，總是趨向於聲音的單純化；因為這種事實，所以同音語詞大大的增多起來。中國語在最早的時代，具有怎樣一種複雜的程度，是一個現在還未能解決的問題；但是遠在西元後五百年時，中國語在語詞的起首，已經不容有『一個』以上的子音了，（單有一個例外，是某種『合成摩擦音』：ts, dz, ch, dj——這種音可以認為單純的音素）所以像 pⁱ, p^ʰi, bⁱ, mⁱ, tⁱ, t^ʰi, d^ʰi, tsi, to^ʰi, li, ngi（ng 如在英語 song 裏的音）這類的語詞是可以有的；而子音的結合，如英語 strong 裏的

str break 裏的 br try 裏的 tr flush 裏的 H plan 裏的 pl 就沒有的了。在音綴收尾的音上，同音的現象更是顯著。中國語裏，各個語詞（當那時候）總是以母音或 p, t, k, m, n, ng 收尾的，正如古代希臘語上收尾的音必爲母音或 n, r, s（連個 x）一樣。所以這種語言的精神，容有 ka, kat, kap, kak, kam, kang 這樣的音綴，而不容有如英語的 tub, if, hug, sail, far, as, sharp, dust, short, lump 等語詞。這樣加以限制的範圍是顯見的。於是在這個時代，語言上已經達到了一種情景：有許多語詞，在意義上或語源上一點也沒有關係的，而在音讀上已經變爲相同的了。例如，kau 這個音，可以有『高』、『膏』、『糕』、『羔』四個語源上各異的語詞。

固然，這種例子在別種語言上也可以見到。法語裏，vin 和 vain 二個語詞，他們從前的音讀是不同的，（因此拼法上還是不同），而現在的音讀上已經變爲 va 這個相同的音了。英語裏 read 和 reed 雖然他們的拼法表示着從前音讀的相異，而現在的讀法完全相同。另外的例子還有 bear（名詞），bear（動詞）和 bare 又瑞典語裏，led 這個音綴所代表歷史上

各異的語詞，不下有十三個。但是歐洲各種語言，這種事例並不見得怎樣多，怎樣嚴重，所以罕有因此而引起意義上的誤會的。可是中國語裏，在剛才我們所說那個時代，許多同音語詞已經對於口語上的瞭解，發生了障礙。

這種情形，猶更有進者。從那時起，中國語沿着語音的單純化這條路徑走，更爲深進了；而這種單純化的趨勢，在中國各地方上進行，並不是彼此一致的；因爲這種事實，內中情形，更加複雜了。語尾的 $-p, -t, -k$ ，在某些區域內，已經喪失了，而在另一些區域內，仍舊保存着；古時濁音的語首 b, d, g ，在某些部分還留存着，而在別些部分，已經變爲 p, t, k 或 p', t', k' 等音。這樣，中國語就分裂爲很多種的方音了。

現今中國究竟有幾多種不同的方言，還是沒有確定。我們只從這個大國的各部分上，得着幾十種語言的標本罷了。我們從這幾十種方言裏，就可以看出，有幾處地方，在某個大區域上語言大致相同；另有幾處地方，則語言紛歧，旅行者幾乎在二三英里以內，就遇到一種新語言，常有鄰近村坊的居民，彼此也很不易互相瞭解。尤其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從印度支那半島的邊界

上到了揚子江口，這種語言紛歧的情形，最爲顯著。這些區域內，許多最古遠，最紛歧的方言混雜其間；因之中國南方一帶的本國商人，凡是不能熟習這一大批的方言的，承願去學上許多英語裏的辭語，而依中國的形式把他們結合起來，成爲語句。所以在南方商業興盛的地帶，發生了一種中英混合語，就是大家所謂『洋涇浜語』(pidgin-English)。

中國揚子江以北的一大部分，以及靠近揚子江南岸的幾處地方，語言比較的很統一。固然也有許多紛歧的現象，但是這種紛歧，並不見得那樣利害，所以北方各省的居民，言語上並沒有什麼障礙，只須經過短期間的練習，彼此就能互相瞭解。中國北方的語言，歐洲稱爲 *mandarin language*，簡稱爲 *mandarin*，中國名稱是『官話』(*kuan kua*)，(譯者按，現在國人改稱『國語』)。國語中最流行的一種，是往時首都北京的語言；歐洲人所著的字典，大都依據北京的方言，當他是一種『高等的中國語』。(註一)

(註一)中國北方話和南方話彼此絕異，我們只想他們爲各異的方言，而不認爲不同的語言，似乎是不應當的罷。那知道，他們所以這樣歧異的緣故，純由於『語言』演化的結果；至於另在文法方面，他們彼此仍是十分相合的，所以他們不能認爲各異的語言。

假使我們把現代的國語和西元後五百年時的語言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上文所說語音的單純化，曾經留下很顯著的痕跡。法語上已經喪失了許多語尾的子音（雖然他們在書寫上還是保存着，有時在音的結合上，還是讀出的）例如，*lu* (“*loup*”), *pa* (“*pas*”), *pye* (“*piéd*”), *yö* (“*yeux*”), *do* (“*dout*”)——因之他們常把原來各異的語詞，變為相混了。例如，*ku* (“*cou*,” “*coup*,” 和 “*cous*”)——中國語上也正是這樣，把原來語詞收尾的 *-p, -t, -k* 失去了，因之許多語詞都變為同音的了。六世紀時的語言把「歌」讀為 *ka*，「蛤」讀為 *kap*，「割」讀為 *kat*，「各」讀為 *kak*，還是分辨得清楚的；可是因為語尾喪失的結果，這幾個語詞第一步都變做 *ka*，第二步再把 *a* 變做 *o*，而成為 *ko*；因此 *ko* 這個音，意思可以指「歌」，也可以指「蛤」，「割」，「各」。又古音「南」讀為 *nam*，「難」讀為 *nan*，因為把語尾 *m* 變做 *n*，於是「南」和「難」都讀為 *nan* 了。還有一層，在中國北方音裏，把古音語首的帶聲暴發音 *b', d', g'*，統變做不帶聲的音；因此古音上「到」*tau* 和「盜」*d'au* 在國語裏一齊讀為 *tau* 了。母音的原質，也有受了單純化的。古音上的「狸」*li*，「離」*lie*，「禮」*lei* 現在統統

讀爲 *ji* 了；又古音的『居』 *ki'o* 和『拘』 *kiu* 二個語詞，現在都讀爲 *ki* 了。

果真中國語約當西元後五世紀時，已經具有許多不便的同音語詞，那末，這種語音簡單化的深進，正如上文所說那樣激烈，更足以使障礙的發生，愈加增劇，這是很顯然的。現代各種方言裏，詞類都是很貧乏的，具有多數的同音語詞。北京的國語是一種最可憐的方言，老實說，他只有四百二十個各異的音綴，而卽在這四百二十個的音綴中，也有許多彼此容易相混的。例如，我們可以見到下面這十九個音綴：*chéng, ch'èng, fèng, hèng, jèng, kèng, k'èng, lèng, mèng, nèng, pèng, p'èng, sèng, shèng, tèng, t'èng, tsèng ts'èng, wèng*。所以外國人聽了北京人的講話，常得着一種印像，以爲他所講的，只有幾十個詞彙，在那裏連續的反覆說出來了；這也是難怪的。

於是，這種高等進化的語言，內中情形，凡是單純語詞，須統統支配在這四百二十個的音綴裏。一本小字典，其中只包含語言上最普通的語詞，也約有四千二百個單純語詞；平均一個音綴，須代替十個各異的語詞。但是，語詞支配於這許多音綴裏，並不一定要完全均勻的；所以有時一

組裏的同音語詞，其數比較少，有時卻很多。四千二百個普通的語詞中，只有二個是讀爲 *si*，而有六十九個統讀爲 *si*，五十九個讀爲 *si*，二十九個讀爲 *si*，等等。可是這種似乎混莽的情景裏，卻有一線光明出現。中國語上同音的語詞，常利用某種語音的原素減少了他們許多不便的地方；這種就是樂音上的高低，或稱『音調』，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樂音上的高低，在史前時代印度歐洲的語言裏，也有這種現象；不過現在大多數印歐子語裏，已經沒有遺存了。只有瑞典語，挪威語，塞爾維亞哥羅西亞語，立陶宛語這幾種語言中，還保存着。中國語中，這種現象卻佔很重要的地位。每一個中國語的語詞，總有一個固定的調子，凡語詞在發音上別一方面完全相同的，卻可以應用他們不同的調子來區別。瑞典人把 *giftet*（結婚）和 *giftet*（毒物）這兩個語詞，即用調子來區別；中國人正是這樣，利用語詞的音調來辨別他們。六世紀時的中國語，已經有平，上，去，入四種音調，而平，上，去，入這四調，又都可以讀爲高調或低調。（譯者按，即清濁）。於是那時有了八種調子（按即清平，濁平，清上，濁上，清去，濁去，清入，濁入）。音調的系統，正和普通的語音系統一樣，歷代以來，也受了不少的變遷；因之現代各種方言裏，音調的數目又彼此不同。例

如廣東地方至少有九種音調，而北京的國語裏，只有四種：

平調，好像在英語裏，通常沒有感情作用時所說的 *yes* - （案即陰平）；

急速直接的上升調，好像在英語裏，詢問時所說的 *yes* - 〓 你要什麼？（案即陽平）；

紆緩間斷的上升調，好像在英語裏，疑惑不決時所說的 *yes* - （案即上聲）；

降下調，好像在英語裏揚揚得意時所說的 *yes* - 〓 你在此！（案即去聲）。

北京人要是說 *chu* - 意思就指『豬』；要是說 *chu* - 意思就指『竹』；要是說 *chu* - 就指『主』（主人，天主）；要是說 *chu* - 就指『住』。一個外國的教士，假使把 *chu* - （豬）和 *chu* - （主）混亂不清，把『天主』說做『豬』了，這顯然是要闖禍的。又 *kuei* - 意思是指『貴』，文雅的稱呼式上常用到的；而別一方面，*kuei* - 意思是指『鬼』。假使把 *kuei* - *kuo* 說做 *kuei* - *kuo*，那『貴國』變做『鬼國』了；我們須免除了這種誤會，顯然是很要緊的。不過，這種音調的存在，雖然足以減少許多實在的同音語詞，而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補救的方法，這又是顯然的。我們已經說過，四千二百個語詞當中，有了六十九個都是「」的形式。現在我們把這個數

日用四來除一下，每個音調裏，仍有十七個同音的語詞；那末，同音的還是太多，仍有不便的地方。當然這許多語詞，不是平均分配於這四種音調之下：北京語裏這六十九個ㄩ音的語詞，其中有七個屬於第一種音調（案即陰平），有十七個屬於第二種音調（陽平），有七個屬於第三種音調（上聲），屬於第四種音調的（去聲），不下有三十八個。第一種音調裏的ㄩ，意義是指「一」，也是指「衣」，「依」，「醫」；第二種音調裏的ㄩ，意義是指「夷」，也是指「胰」，「宜」，「呢」，「疑」，「移」；第三種音調裏的ㄩ，意義是指「攜」，也是指「椅」，「毅」，「蟻」，「已」；第四種音調裏的ㄩ，意義是指「意」，「億」，「擬」，「臆」，「異」，「翼」，「邑」，「驛」，「譯」，「義」，「議」，「益」，「溢」等。所以，這種情形正如英語上 *dear* 與 *deer*，*bare* 與 *bear*，以同樣的音代表各異的字；不過西洋語言裏這種只是例外，而在中國語上顯然已經成爲通例了。

在西洋人的心理中，於此定要發生一個疑問：這種語言既然有這樣多的同音語詞，那末，我們實際上如何應用他呢？當一個人聽到一個ㄩ音，他怎樣曉得說者的意思是指「衣」，「醫」或「依」呢？對於這個疑問，只有一種解答：假使說者沒有借助於幾種表白的方法，那是絕對的

不行的。於是我們這裏要進入中國語言史上極端重要的一章了。

中國語的單純語詞，假使在語音上還是很複雜，足以使他們彼此分別的，那末，構造語句就可以應用這些單純語詞，而使旁人也會瞭解。但是，同音語詞的數目愈加增進，說者就更須於單純語詞上，附加以表白的東西，這樣，就簡直把語言的原料改造一番。所以西元後最初的幾個世紀中，中國的口語就完全的改變了。

所附加的東西，有好幾種，其中最普通而且最特別重要的，是一種組織，可以叫做同義複合語詞。這種組織是把二個單純語詞連接在一起，而這兩個單純語詞的意義相同，至少也相類似。從前是單獨應用的。我們已經曉得普通的語詞，不下有三十八個都是讀爲ㄨㄣˊ音的，其中有一個意義是「意」。聽者假使只聽到一個單獨的ㄨㄣˊ音，那他顯然不能斷定說者究竟所指的是「意」或是其餘三十七個ㄨㄣˊ音中的某個語詞。可是，還有一個音綴ㄨㄣˊ，意義是指「思」，也是指「斯」，「斯」，「私」，「嘶」，「司」等。所以單說一個ㄨㄣˊ音，正是和單說一個ㄨㄣˊ音，一樣的不明瞭。但是現在在中國語上把這兩個音放在一起，說做ㄨㄣˊㄨㄣˊ，那是表明說者想把一個ㄨㄣˊ

『意』和一個 *si* —— 『思』結合在一起，用這樣的方法，對於『意思』這個觀念，就得到了一個明白的辭語。『意』這個語詞，最古的讀法，究竟怎樣，我們不能知道，只知道現在的國語上變做 *yi* 音了；凡是中國古語上應用『意』這單個語詞的地方，現今北京語上都用『意思』 *i-si* 這個同義複合語詞了。依同樣的方法，*k'an* 意思不僅是指『看』，也是指『勘』；*k'ien* 意思是指『見』，『建』，『健』，『諫』等；把這兩個音結合起來，成爲 *k'an-k'ien*，對於『看見』這個意義，就得到了一個明白的辭語。這種表白的結構，其方法大大的採用了；現今俗語裏這類複合語詞幾千幾千的，可以遇到；又這種方法即在洋涇浜語裏也已經輸進了；所以英語的 *to see*，洋涇浜語作 *look-see*。無疑的，這種辭語將來會漸漸的不當做複合語詞看待；他們將來只認爲單純語詞；於是單音綴的中國語也要演化成爲多音綴的語言了。

此外，另有一類表白的複合語詞，是用許多動詞組成的，把原來單純的動詞，加以論理上他所固有的賓詞。英語上說 *I eat*（我吃），*I read*（我讀），*I write*（我寫），*I ride*（我騎），*I walk*（我走），*I speak*（我說），在中國語上說『我吃飯』，『我讀書』，『我寫

字，『我騎馬』，『我走路』，『我說話』這樣，就得到了一個更明白的結果。

上面所說的幾種複合語詞，內中各個分子的意義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還是覺得十分顯明的；至於另外有許多複合語詞，其中第二個分子的意義，已經喪失了他的色彩了。例如國語上有個語詞『頭』*tou*，他是附着於別個語詞上，用來表示所指的物體有突出的一『頭』。後來這種用法已經成爲普遍化，凡是語詞表明這類物體的，通常都有『頭』*tou* 這個語詞當做他們的尾語了：『指頭』*chí-tou* 指，『骨頭』*ku-tou* 骨，『饅頭』*man-tou* 饅頭，等等。

在這種複合語詞裏，*tou* 這個語詞『頭』的意義已經漸漸的衰退；這個音綴也變爲很不重讀的音，只是用來表示一類有突出部分的物體罷了。依據同樣的方法，『兒』*er* 『子』*zi* 這一個語詞，意思都是指『兒子』而加到旁的語詞上，用來表示所指物體的細小者，從『風』*feng* 而構成『風兒』*feng-er*，或且（減縮了）爲 *fer*，意思是指『微風』。這樣，『子』*zi* 和『兒』*er* 竟然成爲指小的尾語了。可是，連這點意義也已經消失，現今他們只附加於表

明實物存在的語詞之上依例，他們只當做『名詞』的語尾罷了。國語上普通只說「桌子」
cho-tsi，不說「桌」cho

盡我們所能查考的範圍，中國語在更早的時代，是沒有轉成語詞上的尾語的，到了近世，竟然發生了「頭」t'ou 和「子」tsi 這樣尾語，這是一件奇異的事實。我們看西洋語言裏，有同樣的尾語，而且他們的來源極相類似；真是有趣。例如德語在古代和中古的時候，有個獨立的語詞 heit，意思是指「性質」，變成了複合語詞裏的第二個分子；如 Schönheit，意思是「美麗的性質」。後來這個獨立的語詞廢棄不用，到了今日，只是爲語詞裏的尾語了，如 Schönheit, Einzelheit, Verschiedenheit 等等。現代中國語裏所構成的尾語當然不多，所以一般人說中國語是一種無語尾變化的語言，此說至今還沒有受了搖動。但是，這幾個尾語是一種極有趣的表徵，上文所討論的語音簡單化，怎樣的迫着語言的演進，漸漸走入於完全新的途徑，而使他接近於歐洲語言的系統，就可以從這幾個尾語上看出來。

另外還有一種附加的表白東西，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叫做「類別的辭語。」許多名

詞，假使用數目字或指示的和疑問的代名詞來限制他們，這種類別辭語就放在他們的前面。shan- 這個音綴，第一種意義是指「山」，第二種是指「衫」。我們在 i-shan- (i- 意思是「一」) 這個語詞的結合上，絕對不能斷定他是應當翻做「一山」還是應當翻做「一衫」。可是這裏有個語詞 *tsao* 意思是指「座」，另有個語詞 *kien*，意思是指「件」；中國語上利用了這兩個語詞，就把這個困難解決了。「一山」中國人說做「一座山」i-*tsao* shan，「一衫」說做「一件衫」i-*kien* shan。依據同樣的方法，我們有了下面這些例子：「三(座)山」san-*tsao* shan，「這(座)山」che-*tsao* shan，「那(座)山」na-*tsao* shan，「三(件)衫」san-*kien* shan，「這(件)衫」che-*kien* shan，「那(件)衫」na-*kien* shan。從上面這些例子看來，可以曉得這種類別辭語，他的功用在使用聽者對於後面所跟着語詞的性質，得到了一個啟示，使聽者知道後面的語詞是屬於那一種範疇，因此能把這個語詞和他的同音語詞分辨起來，也比較的容易了。

關於這種類別辭語的選擇，實是中國人一種巧妙的發明。「口」k'ou 這個語詞，是應用

於具有圓口的物體，例如「一口井」，「一口鑊」，「一口豬」，「一口人」，「一條」*t'iao* 這個語詞是用來表明長形物體的類別辭語：「一條街」，「一條繩」，「一條腿」，「一條蛇」，「一條狗」（原文如此）「一條凳」，「一座」*sg*。不但用來表明山，又用來表明如「一座城」，「一座寺院」，「一座旅館」，「一座當舖」等等。此外還有「盞」*chan*，用於「一盞燈」，「一盞酒杯」，「一位」*wei* 用於「一位先生」，「一位太太」，「一位大人」，「管」*kuan* 用於「一管筆」，「一管笛」。最後，我們可以舉個「掛」*kuai*，如用於「一掛錢」（中國地方，銅錢是用繩串起來的），「一掛帳」，「一掛頸串」，「一掛鬚」，又「頂」*ting*，又用於「一頂山」，「一頂帽」，「一頂轎」（中國地方的轎，上面裝有頂球的）。假使沒有旁的類別辭語可以適用，常常可以應用這個「個」*ko*；他的意義當然不很明顯，但是，無論如何，總能提示後面接着的語詞所指是一種具體的實物，如「一個人」*i ko jen*（洋涇浜語上作 *one peace man*）。

因為語音的單純化，結果使同音語詞倍增，而口語上的詞類，也因之起了急劇的變遷；爲了這種情形的發生，中國的文字——一種意義的符號，不是語音的記載——他的奇異的性質，就

造成他一個顯著的地位。假使中國語已經具有一種歐洲那樣的拼音字母，那末，凡是這許多單純語詞，以及 *his*, *chis* 和 *his* 等等，在書寫時和說話時，都很容易分辨的了。可是，中國的文字，凡是在聽官上同音的語詞，在視官上都可以把他們分辨出來。三十八個 *ü*（屬於降調的）音的語詞，其中各個 *ü* 音語詞，各有他自己的文字，不必要考究語音上是怎樣的讀法（或者隨時音讀不斷的變遷），也是以表現各國語詞的意義；所以在文字上，沒有一個 *ü* 音的語詞，和其他 *ü* 音的語詞，是不能完全分辨出來的。上文說過，說話時只是用一個單純的 *ü* 音來代表「意」是不適用的，必須把他擴大成爲 *ü*（意思）才行；而在文字上單寫一個「意」字來代表 *ü* 就足够了，因爲「意」字對於「意思」這個觀念，是個很滿意的，明晰的符號。所以口語上必須把語詞的原料重新改造一番，而文言上是無需把古來單純語詞的詞類加以更改的。文言上這種保守主義不但不會引起義意的含糊不清，而且可以得着一種簡潔分明的文體；所以中國人在書寫上不喜歡采用新的通俗語體——從孔子的經典一直到了漢代興盛的博雅文學，完全是用古式簡練的文體寫出來的；凡是這樣愈古的文學，在傳統上愈要受人的歡迎和崇拜。自

然事實是如此，中國人認定這古式整肅的文辭，是古代名人的作品，而且在「書寫」上，十分簡捷和明瞭，以爲這種文辭正是一種「文雅優美」的語言，和俗語的「鄙陋」，不值得書寫的，恰好相反。所以中國人無論何時，要用文字發表，總繼續不斷的應用文言，因此在中國地方，就發生了「文言」和「俗語」的區別。

這種文言和俗語的區別，究竟起於什麼時代，現在還不能正確的斷說。當然這種分歧的趨勢是漸漸的，但是在西元後，沒有多個世紀，這種趨異已經成立了，這是可無疑的。當西元後第一千年的末期，出了一種戲曲文學，我們從他可以看出內中一種語言，是和現代的俗語十分密近的。稍後，又產生一種小說文學，是用一種「國語」形式的文體寫出來的。中國學者在他們文學上或目錄學上的作品中，把這些戲曲小說的文學隱隱的忽視過了，這可見得中國人鄙視俗語的特性。所以『小說』siao shuo 說是『小的記述』。即在今日，一般文人在文辭上還是很不願意應用俗語。大部分普通的文書和記載，都是用文言的體式寫成的。近來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pai hua（就是土俗的體式，）——至少其中也有一二行，——可是並沒有多大

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了多數定報的人，以爲這樣，就是諷示着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這種分離的結果，是很簡單的。中國地方有許多種各異的方言俗語，可是全部人民有了一種書本上的語言，以舊式的文體當作書寫上的世界語，熟悉了這種文體，就於實用方面有很大的價值。中國人要感謝這種很精巧的交通工具，不但可以不顧方言上一切的紛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所以北京地方所刊布的報紙，在廣東地方也一樣的通達無礙，——而且可以和已往的古人親密的交接，這種情形在西洋人士是很難辦到的。文言是千餘年來一種人工的製造品，雖然也有文體上種種的差異，可是在本質方面，歷代以來總是大致的相同。中國人一經學會了這種文言，那末，所讀的詩篇，無論是西元後初年，或是西元後千餘年，或是最近所著的，從語言上觀點看來，總之對他沒有什麼區別；無論那個時代的詩篇，他一樣的可以理會，也一樣的可以觀賞。在別個國家裏，文學上的語言依隨口語而演化，經過了幾百年，就演成了一種新式的文言。現今英國人，在他自己的文書裏，通常很難讀至三四百年以前的作品，至於最早時代的文書，他必須對於語言文辭上有特別的研究之後，才能瞭解。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對於中國人是公開的；

而中國人對於本國古代的文化，具有極端的敬愛和認識，大都就是由於中國文言的特異性質所致。

我們說過，中國的文言是一種世界語，可是，應當注意的，他專是一種『書寫』上的世界語，在這一方面，固然是獨一無二的。爲何要致此的原因，我們顯示過好幾次了：中國的文字，不是表示語詞的音讀，現今中國人對於這些語詞古代的讀法，連一點極薄弱的觀念也沒有。結果，無論那個中國人誦讀某種文書上的語詞，總是依照他自己現在方言上的讀法。上文說過的『月』字，（原來是一個月亮的圖象，見上第十五頁），約當西元後五世紀時，是讀爲 *mo'it*——這個事實是現今西洋比較語言學者所考明的，而中國人自己並不知道——現在北京人讀爲 *pie*，廣東人讀爲 *pit*，福州人讀爲 *pe'ok*，上海人讀爲 *yo*。所以，在這個廣大的國家裏，從北京所發的一道命令，各處地方都能讀得懂；可是廣東人把他朗誦起來，這種讀法，對於北京人就完全聽不懂了。

不僅是如此。即使一個北京人朗誦這道命令，各個語詞，一一的依照他的方言上那樣讀法，

假使讀者順着原文的語詞，一個一個讀下去，在另一個北京人聽起來，不看文字，也不能懂得各個單句的意義。這種原因是很顯然的。我們已經說過，俗語上要辨別許多同音語詞，就產生了各種表白的方法；在文言上是缺少了這些方法。這道命令裏當然包含有許多簡約的語詞，他們和其他幾個語詞的音讀極相類似，所以在聽官上完全失其提示作用。假使應用視官來讀原文，那末，凡是 *is, sis, chis* 等，都可以利用他們各異的文字，把他們辨別出來；可是，眼睛一離開了紙上，純粹靠着聽官的作用，那語句上包含着許多同音語詞，結果就完全不能瞭解了。

因同一的理由，中國人他自己可以讀古代的文書，但是旁的人讀起來，他就不能懂得；讀者對於原書上各個語詞，在原書製作的時候是怎樣的讀法，他們在什麼時候還是分辨得很清楚的，他完全不知道，所以讀這許多語詞，必須要翻做現在的音讀；而同音語詞的發生，就對於聽者形成了莫可打破的障礙。所以中國專業說書的人，不能把舊式的故事逐字的誦讀，他們一定要把所讀的古書原文演繹成爲俗語，才可以使聽者明瞭。

中國口語和文言有一種特別的關係，尤其是文言的性質，是一種用眼看得懂，而單用耳聽

不懂的語言，因此我們要說明一件奇異的事實，就是說，中國這種特別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這裏，歐洲人必須要發生一個疑問：中國人爲何不廢除了中國奇形老朽的文字，而採取西洋簡單實用的字母呢？他們猝然間的回答，就以爲：假使中國人在文字方面不把自己升高到了西洋那般優勝的地位，那末，無疑的，中國人必定是保守，不切實際的民族。

對於一個問題，沒有熟悉了內中的情形，就粗率的下了判斷，可也想不到別的例子，還要比這樣再危險的。要把中國文字變做西洋的字母，這樣一個改革，究竟對於中國人有什麼利益？有什麼損失？

利益所在可以總括做這樣說：中國的學童將因此減省了一二年的苦工。普通的語詞不過四千多，我們說過，一個語詞就有了一個文字來代表，那末，普通的文字也不過四千多。中國最完全的字典所錄字數，固然比較這樣要多了十幾倍，但是，其中大多數是他字特別的異體，也有許多字是在古代文書上偶然的見到。以備遇着的時候，可以查考。即使中國很博雅的人，所能煩記，大致也不過六千字。如我們所說的四千字，是普通一個很高的數目，有了三千字，也就可以得着

進境了。這樣字數對於穎悟的學童，實在是個輕易的工作；一個外國的成人，經過了一年的學習，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數，並不見得有如何困難。

爲了省去這種勞力，究竟要付什麼代價呢？第一點，中國人因爲要採用字母的文字，就不得不廢棄了中國四千年來的文學，又因此而廢棄了中國全部文化的骨幹。所以致此的原因，是因爲中國的文書一經譯成了音標文字，就變爲絕對的不能瞭解了；我們曉得，原書上無論那一課，總有幾十個同音的單純語詞，如 *i, li, shi, ai, ku* 等。中國的文書，卷帙繁多，爲世界最，誰想這樣嚴重的建議，說中國人須把這些文書翻成爲俗語，（又是那一種俗語呢？）要擔負這個工作呢？——而且這種翻譯的工作是完全不能實行的。

第二點，這個大國裏，各處地方都能彼此結合，是由於中國的文言，一種書寫上的世界語，做了維繫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標文字，那這種維繫的能力就要摧破了。例如，北京人用音標文字根據北京的方言寫成了一件公文，對於廣東人或其他中國各地方的居民，都是不明瞭的。至於現在，中國人有了這種交通工具，可以通行於各個地域；這種工具是很精巧的，很得用的；歷代以來，

中國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統一，大部分也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言的統一勢力。

中國人果真不願廢棄這種特別的文字，以採用西洋的字母，那決不是由於笨拙頑固的保守主義所致。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國人一旦把這種文字廢棄了，就是把中國文化實在的基礎降伏於他人了。

第四章

中國文字的起源和最早的歷史，正如語言民族的起源歷史一樣，都爲故傳的雲霧所蒙蔽。很早以前，當中國黃金時代，有龍馬出於黃河，他的背上，負有奇異的圖象，獻示於伏羲（伏羲是中國『五帝』中第一個君主，在西元前二十九世紀時）。這個君主就抄錄這種圖象，構成了一種奧妙的字體，就是後來易經（五經的一種）的基礎。到了第三個君主黃帝時，有個相臣倉頡沿着發明的途徑上，更進一步，制作最初原始的文字。

假使我們揭去了這種故傳虛幻的外表，就得到素樸的事實：中國的傳說以文字的創始，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葉；而一點也沒有暗示着國外的來源。關於這幾點，即在科學化的支那學上，也不難承認中國傳說的不錯。我們已經曉得中國現存最古的文書是作於西元前二千年以前，而河南龜甲文的發現，可以證明西元前第二千年書寫上已經有很高等的技巧。所以中國人說文字的創始，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葉，是很合理的。十九世紀的學說以中國文字起源於外





國，現在既然無從證明，那末，中國人的意見以爲文字是中國本土的發明，似乎是最爲可信。








中國的文字是一種很複雜的產品。第一點，中國字決不是依照相同的幾個原則構造成功的；這種文字，在最早經了許多世紀的生長，依據於一種演化的途徑，所產出的主要字體，不下有三種，在他們構成的『方法』上彼此不同。第二點，書寫的技巧，事實上自然要起種種變遷；因爲如現代歐洲人所寫的字體，當然和羅馬人以及中世紀僧徒所寫的，不十分相同，中國人也是這樣，在時代的過程上，常把文字的『形式』起了急劇的變遷；而這種形式上的演化，大約到了西元後初年方才完成。










現在，我們着手來考察中國字體構成所依據的各種原則。










中國文字最早的形式，成立於物體的圖畫。現今大多數通行的字，爲一般所應用的，其中還有許多是這種畫象，中國人叫做『象形』，已有三四千年之久了。這種畫象，即在他們現在的形式，常是十分的明白。至於另外有許多字，過去的認識已經把他們發生了曲解；又有許多字，即使在我們所知道最古的形式上，也是很乾瘠而不顯明。大概這些字在原始時期中，他們必定是很





豐富很詳細的畫象，後來因為便利起見，漸漸的減縮為幾筆。

這種圖畫文字，自然大多數是關於自然界的現象。『日』*yi*和『月』*yii*這兩個字，上文已經說過了。『火』*huo*是畫為火光上升之形，火（即今『火』字，縮寫則為），『水』*shuei*是畫流水之形，（即今『水』字，縮寫為三點水，）和這個有點相像的，是『川』*ch'uan*，畫河流之形，（即今『川』字）。『雨』*yu*是表明雨滴從天下降，雨（即今『雨』字）。『土』*tu*是代表兩層的泥土，其中又有一個出芽的草木。『石』*shu*是表明山崖上有塊石，石（即今『石』字）。『金』*kin*字，其中又有個『土』字，而有金塊在內，金（即今『金』字）。『山』*shan*字是一個簡明的山形，山（即今『山』字）同樣，『谷』*ku*也是一個簡明的谷形，谷（即今『谷』字）象山谷向着谷口漸漸廣大的狀態。又有許多字是指草木植物的：『木』*mu*即木，『果』*kio*即果，『束』*tsi*即束，『竹』*chu*即竹，『米』*mi*即米。關於動物一類，也有許多表示出來。古代中國語上把『鳥』*niao*和『隹』*chuei*區別為二字，『鳥』即鳥，是一種長尾鳥，『隹』即隹，是一種一尾鳥。此外，又有『魚』*yu*即魚，『虫』

ch'ung 卽以及各種四足的動物，如『馬』ma 卽『羊』yang 卽『牛』niu 卽後而這兩個字是用他們不同的角來區分的；又最簡略的圖象，如『犬』k'uan 卽（縮寫爲），及『豕』shih 卽豕。

關於人類及人體上的，又有許多字。『人』ren 是用一個簡朴的圖象（卽今『人』字）來代表，使我們記得莎氏樂府上所說的『出叉的紅蘿蔔』（forked radish）。另外有個人的畫象——已經用來代表『大』ta 這個語詞，——是介（卽今『大』字）。至於代表『女』nu 的，原來有好幾個圖象。內（卽『女』字）是正面看的形象，外（亦『女』字）是側面看的形象。後面這個形象已經減省了，近代這個形式『女』已經失去了原來描摹婦女媚嫵的觀念。『兒子』是兩個各別的語詞，就有兩種各別的方法來描畫。代表『子』zi 這個語詞的是（卽『子』字，兩腿是包裹起來的）代表『兒』er 這個語詞的是（卽『兒』字）。這個形象，據學者的解釋，以爲小兒顛門尚開，可以顯見的。『身』shen 字的，顯然看出凸出的腹部，而身體上各部分也很巧妙的表示出來。例如『目』mu 字的，『眉』mei 字的，『耳』er

字的『口』k'ou 字的口上特別的產品，其符號爲『言』yen 字，是很奇異的。此外，我們又有個『心』sin 字的，以及代表『手』上的各種形式：『手』shou 字的（縮寫爲），『又』yu 字的，再從『又』得個『井』kung 字的，拱手的意思，又『寸』ts'un 字的。最後，我們可以舉個『力』li 字的，用來表明強力的意思。


對於古代中國文化的發生，也有許多可以供側面的觀察。中國至少從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葉起，是一種勤勞的耕種民族，所以『田』t'ien 字和『畱』字，都給示我們以一個簡單適切的描畫。古代鄉村社會一個有趣的觀念，從這個『井』tsing 字上，也可以看出來。『井』字現在指汲水的井，這個字的古式是，表明怎樣的八家組成一村，共耕中央的公田，以代納稅，而汲水的井，也在中央的地方。又有表明房屋的各部分的。從『土』mien 字的，『丁』yen 字的，我們看出兩種異式的屋頂。從這個『門』men 字，可以斷定古代中國人已有摺扇門了，而緊閉門戶是用『門』shuan 的。比較講究一點的房屋，是『宮』kung 屋頂之下有好幾個房子：（即今『宮』字）。古代中國有了塔的建築，可以從這個『京』king 字看出來。余

(即今『京』字)，後來又變做京都的意義(如北京南京等)。中國人爲保護自己防備鄰國的侵略，早曉得怎樣的守衛城牆，可以從這個『郭』kuo字看出來。念(這個字，現在變壞了，右旁又加上一個新分子，成爲『郭』字)，從此我們曉得古代城牆有了堞樓門互相對立；這種造法，現在還是存在，足以表明中國城市的樣式，不過城牆大都不是圓形而是方形的。

古代許多器具的圖象當中，有很多關於戰術的，如『弓』kung字的𠄎，『矢』shi字的𠄎；另有許多是表明和平的職業的，如『刀』tao字的𠄎，『工』kung字本是工匠的矩尺，後來變做工作的意義，又『車』che字的𠄎。這裏，我們又可舉個『網』wang字的𠄎(縮寫爲四)，又『兩』liang字的𠄎，表明一管秤，兩邊掛着重物，這個字可以用爲斤兩的兩，也可用爲兩三的兩；又『貝』pei字的𠄎，是指貝殼，往古曾當做錢幣用的。

我們曾經舉過『木』mu的圖象𠄎，把這個圖象垂直的剖成兩個，一邊就是『𠄎』ts'iang字的𠄎，另一邊就是『片』pian字的𠄎。從『帶』chou字的𠄎，我們看到一隻手握著那帶的狀態。『巾』kin字的𠄎，和這個圖象也有幾分相似。『帶』tai字的𠄎，更是一個精緻的圖

象，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裙裳之類從腰帶掛下來，腰帶上更攜有許多小物件。『衣』一字的象，這個圖象是表明衣袖裙裳。製造衣裳我們所得到最精細的原料是用『糸』mi字，的象這個圖象表明出來，畫有蠶繭和絲線的形狀；傳說上以發明養蠶歸功於黃帝的夫人嫫祖。

有許多字是畫各種飲食器具的樣式，例如，『皿』ming字的派，有塊基脚和兩只柄，（就是後來的盤）；又『壺』hu字的瓮。我們根據經書，曉得中國古代有各種肉魚食品，或是鮮的，或是醃的，并加以胡椒醋醬之類。一個很有趣味的字，足以表明古代也用曬乾的肉，是『肉』rou字的肉。『卽今『肉』字，縮寫爲彡，卽月，不幸現代這個字的形式，和月亮的『月』yue變爲相同的了。』這個字普通是指鮮肉及肉類；這裏我們看出許多肉片用一條繩子紮在一起。中國古代的弟子用一捆乾肉送給他們的老師，所以現在中國語上常以『束修』這個辭語來代表『教薪』，還有這個舊習上的遺念。製造發酵的飲料，這種技術，在中國是很古的；『酉』yu字，古體爲，意思是指『酒』，而用來表明盛酒的壺。

上面講過了許多家室、衣食的文字。還有許多字是表明高等文化的原質。從『聿』yu字

的素，我們有了一個最古文具的圖象，是一種尖器用來雕刻文字於獸骨龜甲或竹木的上面。後來竹木漸漸成爲正式的文具，寫者應用狹長的竹片，從頂上寫下。竹片有連續的，就編成一起，於是成爲一本書，這個可以從古寫的『册』ㄇㄛˋ字看出來。現今中國的書籍，還有這種裝置的遺跡。讀者從書頁的右面頂上起讀，一直到了頁腳，於是再往左邊第二行的頂上，（在西洋的書籍裏算是最末一頁的，在中國書上應該是第一頁）。

在別種文明的產物上，還可以看到音樂的器具。『樂』字的樂，是放在一個架上的鐘鼓；這個字可以代表娛樂的樂 lo，也可以代表音樂的樂 yo。『卜』pu字和『兆』chao字都足以表明古代卜者所用的器具；他們是指獸骨龜甲上的裂紋，（上文關於河南龜甲的發現曾經說過），卜者依這種裂紋和各個字體的形似來解釋的。我們還有一個很奇異的『鬼』kuei字，鬼頭的形狀頗似古式的。這個字有幾種異體，還具有一個小的捲曲之物，鬼（亦『鬼』字）這捲曲之物，有幾個解說者，釋爲鬼神在空中疾趨而過，好像旋捲的東西，另有幾個解說者，釋爲鬼的尾巴，較爲自然。

圖畫文字適用於代表具體的事物，是很值得讚美的；這種字體已經有幾千成爲通行的了。但是抽象的觀念怎樣的表示出來呢？固然，即使抽象的觀念，也有一部分可以用圖畫代表出來。中國文字，屬於本國語言學者所謂『指事』這一類的，有百餘字。所以我們有『一』『二』『三』『四』『五』等字，以及『上』『下』『上』『下』字，和『上』相反，又有『下』『下』字。『分析』這個觀念，很適當約用八（即今『八』字）這個符號來代表，在很早的時候，『八』用作數目字，因爲『八』的數目最可以除盡的。『中』『中』字表明『當中，中心』的意義，是很明瞭的。『回』『回』字，是表明『旋轉，回轉，回復』的意義。有幾個代表數目的字，解說者依照字形來類聚他們的解釋，雖然常是不對，也很精巧有趣；這些很古的字，真正的起源，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考出了。例如『五』字，古代寫做。這個數目，在中國的表徵上是很重要的，正如西洋的三數和七數；例如五行，五勝，五德，五惡之類。這個字，有說是代表五方，東，南，西，北，及中央。這種說法又可以用作解釋：爲什麼後來再裝上兩畫，如（亦即『五』字），這是表示宇宙上創造天地五方的兩大勢力，就是『陽』『陽』 Yang，屬於上天，光明，美善，生長，積極，雄性等的原理，和『陰』

yin, 屬於下地, 黑暗, 醜惡, 容受, 消極, 雌性等的原理。他們又以同樣的根據來解釋『十』shí字, 以爲是代表全數的方位, 宇宙的全體, 這是一個完數, 爲單數的最高者。

雖然, 應用這種『指事』來表現抽象的觀念, 比較上只有少數的幾個表現得滿意, 這是顯然的。所以還須依賴別種好方法。

有個普通的方法, 是應用具體實物的圖象來代表一個抽象的觀念; 這個觀念或者和那個實物很有密切的關係, 或者借了那個實物可以很強的把他提示出來。例如『相交, 接觸, 相關』的意義, 寫做『交』kiao 字的父, 就是一個人以兩腿相交。『高』的意義, 用『高』kao 字的念來代表, 就是一座塔。『行』的意義, 是用通常走路的行跡來代表: 彳 (即今『行』xing 字, 就是足跡。『北方』的意義, 是用『北』pei 字的爪來代表, 畫上兩個人, 背對背的站着; 正是表示『掉轉頭來, 向着那個人的背面走去』——因爲中國地方常認北方爲後背, 以南方爲面前, 所以房門, 王位等等都是朝南的。

另外一種方法, 是借一個具體的同音語詞來代表的。例如一個『來』字, 代表『麥類』的

意義，又代表通常『行來』的意義，現在北京音上統讀做 *lai*。在古代中國語上，這兩個語詞顯然是同音的，因為我們曉得代表『行來』的這個語詞很難描畫出來，而代表『麥類』的這個語詞很容易描畫，來（即今『來』字，像具有麥芒的植物），所以從極古遠的時代，『行來』就已經寫做『來』字了。依據同樣的方法，『萬』 *wan* 字的漸，本是指一種『毒螫』，用來代表意義比較複雜『十千』的萬。這種方法，因為過於輕率任意，是很危險的；假使用得太普遍了，那種文字就有含糊不清的影響；但是，古代語言上或者沒有很多的同音語詞，所以這種方法應用的範圍，也決不至於很廣汎的。





這幾種方法，中國人無論怎樣運用得巧妙，對於製造大多數抽象意義的文字，總是不敷應用的。不但是這樣，而且有許多具體的語詞，也不能用單純的圖象就足以表明的。所以必須有再進一步的發明；因之就發生了許多『合體字』，是根據固有的單純圖象來創製的。

第一步就做出了一類重要字體的發明，叫做『會意』，由意義的會合而成，所以是論理上的合體字。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純圖象合併起來，使他們的意義發生論理上的關係，於是所產

出的合體字，可以用來代表一個新觀念。這種便利的方法，應用得很廣，通常字體由這樣構成的，不下有千個。這許多結合的字體，所包含論理上的關係，也有不同的種類，我們可以把他們舉出幾個例子來。

結合的字體，一種顯著的形式，是兩種實物的結合，這兩種實物對於所表現的性質或情狀，都是很顯明的，至少也都共同具有這種性質或情狀。於此我們得個『明』*ming*字，是用『日』加上『月』來表示『明』的意義；『鮮』*sien*字是用『魚』加上『羊』來表示『鮮』的意義（很明白的，魚和羊總是鮮的好吃）；『件』*kien*字是用『人』加上『牛』來表示件的意義，因為人和牛對於單個的事物，是兩個模範的代表。

還有一種結合的字體，是兩種實物的結合，這兩種實物共同的存在，就足以提示一種觀念。這類的例子，如『好』*hao*字，由『女』字和『子』字結合而成，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有了子女，就快樂了。對於女性的輕視，有個『姦』*kien*字，包含三個（意思是指好幾個）女字，以表示『姦』的意義。另外的例子，如『寧』*ning*字，『安寧』的意義，（一是房屋，心在房屋器皿之

間)；『友』*yu* 字的，表明『友誼，朋友』(兩手交接)；與此相似的有『共』*kung* 字的，表明『共同』(四手相連)。這種結合的字體，特別有趣的是個『思』*si* 字的，表明『思想』(腦和心的合作，就產生了思想)；『召』*chao* 字是『裁判』的意思，由口字(用口來判決)和刀字(中國古代各種通常的肉刑都用刀割)合成；『設』*she* 是『設施，建設』的意思，由言字(發命令)和殳(手裏的鞭策)合成；又『黑』*hei* 字的，由火燄和一個孔隙(就是通煙的煙囪)合成，就是所發生的煙煤。

而論理上的合體字，最普通的形式，尤其是用兩個實物來表明，其中一個是依附於另一個之上。代表抽象語詞的文字，由這樣造成的，其中很多是動詞。動作的意義，不能用單個的形象表現出來，就可以利用結合的字體來顯示。所以我們從一個人字，得了許多動作：『坐』*ts'o* 字，等於兩個人在泥土上；『閃』*shan* 字，具有發出的意義，等於一個人從門裏跑出來；『見』*kien* 字，等於一個人(有兩條腿的)加上一目；『休』*hiu* 字，等於一個人在樹蔭底下休息；『伏』*fu* 字，等於一個人伏起來好像狗的樣子。從手字又發生了許多字，例如『開』*ka* 字等，於用

兩手（卅）開門門，『算』 suan 字，等於兩手掌理竹製的目狀的算盤；『看』 kan 字等，於一雙手放在目的上部，我們遠看時常用手隱護兩眼；『取』 qǔ 字，等於右手捉住一耳。由言字構成的，如『計』 jì 字等於言字加上十字（十數爲單數的最高級，自此以下都是合成數，所以有計算的意義）；『詰』 jìng 字，相爭的意思，等於兩方各執一辭，彼此相爭；『獄』 yù 字，意思是『訟獄』，（於是又來指『監獄』，是通常訟獄的結果）；等於兩隻犬在那裏爭訟，——這是一個精細悅目的諷刺畫。從口字構成的，如『告』 gào 字，等於一隻牛用口來觸物；『哭』 kǔ 字，等於一隻犬和幾個口；『占』 zhān 字，等於用口讀卜辭上的裂紋（在獸骨龜甲上的）。此外各種混雜的合體字裏，可以舉出個『焦』 jiāo 字，等於火在一隻鳥底下，要燙焦了，和『益』 yì 字的盞，等於水溢出器皿的緣邊；『瞿』 qù 字，表明恐懼的意思，等於鳥的兩目；『分』 fēn 字等於刀字加上八字，用刀來分析。

論理上的合體字，代表抽象語詞的，其中有許多是表明性質的。『美』 měi 字是一個顯著的例，等於一隻大的羊。『左』 zuǒ 字，等於左手做工；『右』 yòu 字，等於右手爲口（拿食物入


口的。這兩個字似乎可以表明中國人古代的習慣。『古』ku 字比較牽強一點，等於十口，就是古時遺流的東西，由十代相傳下來的。誇大的字體是——『愬』ts'ung 字的 𠄎，表明『匆忙』的意義；心在窗中，『危』wei 字的 𠄎，表明『危險』的意義；一個人用一脚立於石崖之上，『白』pai 字的 白，表明太陽向上照，太陽上升，就白了；『東』tung 字表明太陽從天邊的樹木的後面升出來，就是『東方』。『隻』chi 字可以看見一隻鳥拿在手裏，這個字正和『雙』shuang 字相反，雙字，是兩隻鳥拿在手裏。『昔』si 字的 咎，是畫了許多肉片在太陽下曬乾，原來是指『陳舊』，後來變為『古昔』的意思，正和『新鮮』相反。『彊』kiang 字，是弓矢射過幾處，代表『強有力』的意思，是很巧妙的。『男』nan 字，等於力田，表明在田操作是男子應有的職務。正和女子的在家相反。分字和貝字相結合，成為『貧』pin 字，——貝是指資財，『貧窮』乃資財分散的結果。

這種結合的字體不但可以表明抽象的意義，也可以代表具體的實物。『囚』su 字表明一個人在囚籠裏，我們很容易看出他是一個『囚犯』，或『俘虜』。『夷』i 是一個大人背着

一弓，表明他是『野人』。此外還有許多有趣的例子，『婦』*fu*字等於一個女人握着一帚；『奴』*nu*字等於用手搶來的奴婢；『仙』*shien*等於一個人隱息在山上。其餘還有許多很簡明顯豁的，如『父』*fu*字的弓，等於用手執朴以教；『股』*ku*字等於受鞭笞地方的肉；『器』*ki*字等於四口一犬，就是餵飼許多狗的器皿；『家』*kia*字等於豕在屋頂下；『李』*li*字等於生子的樹木。還有很清晰明瞭的，如『桑』*sang*字等於許多手在樹木裏採桑葉；『泉』*ts'uan*字等於白的水（譯者案，此說非是，泉字古本作汧，就是從山窟裏流出的水，參看後文）；『庫』*ku*字等於放車的房子；『丈』*chang*字的彳，等於十手，表明十隻手那麼長；『灰』*hui*字的灬，等於用手從火裏取出來的東西；『蚤』*tsao*字的蚤，等於搔人的虫；最後又有一個『狄』*ti*字，等於火狗，用來指『野人』。

上面講過各種論理上的合理字，對於單純的圖象所不能表明的語詞，雖然都表現得異常適當，可是有一種缺點，就是他們所需要創製的心思，未免過鉅了。等到需要創製代表幾千個語詞的文字，那這種方法過於困難，就不能適用了。所以古代中國人又要靠着一種完全新的方法，

利用了他，可以創出無限數的新字。

這種新方法，是一種音標的字體。可是決不能說，這是表示中國人已經採用了字母文字。字母文字的原則，其目的只在表明語詞的聲音，沒有計及他的意義，只是分析語詞聲音組織上的各部分；例如英語裏 *cut* 一字，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很簡單，很自然的了，可是在人類的發明上，實在是個很費時的東西。這種方法和中國人的思想路徑，適相異趨。一方面，中國人慣用了的字體，是表示語詞的意義的，他們決不願完全放棄這個表意的原則。另一方面，上文說過，中國人已經具有幾個字是屬於一種原始的表音字體，就是聲音『假借』，例如有個『萬』字是表明一種『毒螫』，國語上讀做 *wan*，另有一個語詞和他同音的，意思是指『十千』，國語上也讀做 *wan*，就用這個『萬』字來替代。（參看上文第六一頁）。可是，中國人得了別種原則的輔助，把這種笨拙的假借方法修正一下，就使他變成爲一種很精巧簡捷的方法。例如『寸』字的 （手的大姆指上標上了一點，譯者案，此說非是。寸字的一畫是表明臂上離開手掌一寸的地方）國語上讀做 *ts'un*，假使沒有加以變化，不能用來代表『村落』的『村』（國語上也讀

做 *ts'un* 這個語詞，因為這樣就要引起誤會的；所以中國人把這寸字加上了一個『木』的圖象（木，顯然是建築的材料），就得了一個『村』字。村字的右旁是表示這個語詞的音讀和『寸』字相同，——中國人那時還沒有到了分析語詞聲音的程度，只是把整個的合體當做語音的單位，——而這個字的左旁，是一種限制的符號，表示他『不是』指『寸』字所代表的那個語詞，而是和寸同音，有關於『木料』的那個語詞，就是『村』。這種方法，用來表音的，又不必需要『絕對』同音的語詞，只是在聲音上有密近的類似就夠了；因之這種方法，更覺合於實用了。

這種新字一定要包含兩部分：一部是『音標』，用來表明——或者至少提示着——這個語詞的音讀，一部是『意標』，（歐洲人普通說他是『字根』，這是一個含混的名辭，因為使人容易誤會做語源學上語根的觀念。）用來表明——或者至少提示着——這個語詞的意義，或者他所屬於範疇。

舉出幾個例子，就可以表明這種新方法有怎樣的效用。假使我們比較下面的幾個語詞：

坊 *fang*

街坊

紡 fang 紡紗

訪 fang 訪問

鈎 fang 鐘鈎

枋 fang 枋木

就可以看出他們在現代國語上有個相同的音讀 fang。這個音和『方』fang 字（一個古代的圖畫文字）的音讀相同；因為『方』這個原質，都成了他們的一部分，所以很顯然的，古代的中國語上，他們必定已經和『方』的音都相同或相似了，所以把『方』字插入於這五個字，只是表明他們的音讀和『方』這個語詞大致的相同。於是『方』成爲這幾個合體字的『音標』。至於意義方面，這幾個語詞大相逕庭；他們彼此不同的意義，也用字體來精密的區別。『街坊』的『坊』fang，以加上一個『土』字來表明，這個『土』字就是他的意標部分，就是『字根』；『紡紗』的『紡』fang，他的字根是『糸』，也足以提示他的意義；『訪問』的『訪』fang，他的字根是『言』；『鐘鈎』的『鈎』fang，他的字根是『金』；『枋木』的『枋』fang，他

的字根是『木』。

『工』kung 字(木匠所用矩尺的圖象)是一個很普通的音標,見於下面這些字裏:『功』kung (他的字根是『力』)、『缸』hung (他的字根是『言』)、『扛』hung (他的字根是『火』)、『紅』hung (他的字根是『糸』)、『扛』kang (他的字根是『手』)、『杠』kang (他的字根是『木』)、『江』kiang (他的字根是『水』)和『貢』kung (他的字根是『貝』)。我們必定看到這些語詞在現代國語上並非完全同音的,但是也有極強的類似性,他們在古代語上,也必定是相似的。

這種音標並不一定一定是單純的圖畫文字。有許多字,他們自己是由二個或多個單體字組織成功的,而又爲另外許多新合體字的音標。例如『分』fen (用刀劈分)是『紛』fen (他的字根是『糸』)、『粉』fen (他的字根是『米』)、『忿』fen (他的字根是『心』)、『吩』fen (他的字根是『口』)、『粉』fen (他的字根是『木』)、『盆』pen (他的字根是『皿』)、『盼』pan (他的字根是『目』)這些字的音標。同樣的例子,如『古』

ku (十口相傳) 是『姑』ku (他的字根是『女』)、『詒』ku (他的字根是『言』)、『枯』ku (他的字根是『木』)、『固』ku (他的字根是口) 等字的音標。而且，由這樣一個字根和一個音標所組織成的合體字，也可以認做一個單位，以為另一個新字的音標。例如剛纔說過的『固』ku 字，和『人』這個字根相合成為『個』ko 這個新字。要把這個新字分析起來，就須經歷下面這個冗長的程序：把『個』ko 字分做字根『人』和音標『固』ku；這個『固』字又是字根『口』和音標『古』組織成功的；而這個『古』字又分析為『十』和『口』兩個原質。

這種方法是應用一個表意的字根，和一個表音的音標，來組成新字的；中國人因此得到一個簡單便利的手術，任意來創製許多新字。中國字的最大多數——約有十分之九——是用這種方法造成的。

說到這裏，也難怪讀者要發生了一種駁論，以為從這一類的合體字上，中國語實在具有一種音標文字，那末，對於我們前面所說的：中國字只是表示語詞的意義，沒有表示他的聲音，自然

要發生一種反對的論調。可是，這種反對的論調，並沒有什麼效力。中國文字史上，在某個時期，某種範圍內，確爲音標文字；但是不久就變了。凡是有字母文字的語言裏，大概字形的演化，總是緊密的隨着音讀的變遷。例如英語裏的副詞 *taste*，音讀上失去了末尾的一個音綴，於是書寫上也把末尾的 *e* 廢去了。英國人在文字方面還是顯著的保守者；至如德國人很忠實的依據音讀的變遷來改進字母的拼法。而在中國文字上，一點也沒有變更。文字的構造在數千年前一經固定了之後，許多語詞的聲音，大都已經受到極大的變化，而字形始終沒有隨着改進。至於文字，經過了許多世紀語音的演化，而他的音標還保存着原來的功用的，實在只有少數的例子。例如『方』*fang* 足以適切的表示『坊』*fang*，『訪』*fang* 等字的音讀，實是由於偶然碰巧的事實；原來這幾個語詞，聲音上極相類似，所以用『方』做這幾個合體字的音標，後來因爲語音演化的結果，他們完全變爲同音語詞了——在現今國語上都是讀 *fang*。可是，旁的許多字就不是怎樣了。例如『工』*kung*，在『扛』*kang*，『江』*kiang* 這兩個字裏，現今只有一種曖昧的表音作用。還有許多事例當中，因爲語音演化的結果，使語詞的音讀大大的紛歧，於是

合體字的讀法，和他的音標，很難看出彼此有類似的地方。例如『占』chan 和『帖』兩個語詞，現在的音讀完全不同；假使我們不能證明這兩個語詞在西元後第六世紀的語音裏，還是很相似的，那末，我們絕對不能相信『占』chan 這個字，可以做『帖』t'ie 字裏的音標；他們在六世紀時的音讀比較現在相似得多。那時『占』chan 字是讀 tsian，『帖』t'ie 字是讀 t'iep，他們的語首同屬一個部位，語尾也同屬一個部位，而母音也極相似。

這樣看來，假使所謂『音標字體』，即在古代也是極粗陋的，——音標和轉成字很少是正確的同音的，所以前者不足以供為後者確鑿的音讀的表率，——那末，在後來二三千年中，經過語音不斷的變遷，這種音標的效用，全部都更靠不住了。

中國文字的特性，當然使中國字典的編製成爲實用上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所採用的編製方法，約有好幾種。有許多字典，正如西洋一樣，是依照語音來編製的。但是中國人類別語詞，不是如西洋那樣依照語首的字母的，乃是第一步依照音調來分做四大類，第二步再把這四大類中，依照語尾來分韻。把語詞歸成各個韻部，每一韻部裏的語詞，又依照語首的子音來排列。在這一

種音標字典中，顯然的，我們只能用來查考一個已經曉得了音讀的語詞，因為，我們說過，中國字不是表示音讀的；我們只能應用這種字典來查考許多成語或複合語詞的意義，而他們第一個分子的意義先已曉得了。我們要查考一個沒有知道音讀的語詞，那不得不應用另外一種字典，（或者依據同樣的原則所編成字根的索引，通常大都附錄於剛纔所說的音標字典中）。我們說過，全部中國字中有十分之九是用一個字根和一個音標組成的。此外，還有一小部分的圖象，確是通用做字根的事實上也只不過二百之數。這些相同的字根，在一大羣的複合字中，再三循環的顯現着。例如四千個最普通的語詞當中，不下一百七十五個用『口』字做他們的字根，有一百二十個用『糸』字做他們的字根等等。可是，中國人已經把字典全部的體系，四百十四個字根列成一表。這個表是依照各個字根筆畫的數目來排列的：用一畫寫的字根放在起首，然後用二畫寫的字根接在後面，這樣遞降下去，以至於用十七畫寫的字根爲止。其餘的文字，統排列在這些字根之下，他們除出了字根之外，所包含的筆畫數目，就用來做排列他們序次的標準。舉出幾個例子，就更明瞭了。譬如我們要查考一個『女』字。『女』字是一個普通的圖象，是一

個單體字，我們可以從二百十四個的字根中尋了出來。我們從三畫的字根裏去尋，得着他在第三十八個上，在這裏注出他是讀 $\text{p}^{\text{h}}\text{y}$ ，意義是「婦女」。我們要查考另一個「好」字。這字包含着二個普通的圖象，他們都是字根表上所具有的。兩個都是三畫，在三畫的字根中，我們尋得「好」字左邊的這個是在第三十八，右邊的這個是第三十九。那末，這兩個字根，究竟應該往那一個的下面去查考「好」這個合體字呢？關於這一點，我們確是沒有方法可以立刻來斷定；我們必定要往第一個上試尋，然後再及於第二個上。我們從左邊這字根第三十八個「女」字上着手，除了女字，計算右邊的「子」字，是三畫。我們翻開字典，在第三十八個字根裏；再去尋三畫的字，（除出這字根的筆畫數），我們就得了「好」字，查出他是讀 $\text{h}^{\text{a}}\text{o}$ ，意思是「美也，善也」。又，假使我們要查一個「姑」字，立刻認定他左旁的「女」是第三十八個字根，右旁的「古」字，算得五畫。在第三十八個字根下，五畫的字裏，就很容易尋得這個「姑」字；他是讀 g^{u} ，意思是「姑母」——右旁的那部分是一個音標（古音爲 g^{u} ）。

我們計算「女」字爲三畫，「古」字爲五畫，似乎是有幾分不合理的。在通常的人看來，他

們似乎應該包含有四畫和六畫。這個疑難，可以用中國人寫字的事實來解明，中國人計算筆畫，依照寫字的方法，對於寫字有許多很嚴格的規則；寫出的筆畫有一定的次數，一定的程序。一個「口」字，必須分做三次寫出，而依照這樣一種程序：「丨」加上「凵」加上「凵」等於「口」；一個「女」字分做三次寫出，依照這樣一個程序：「一」加上「乚」加上「ノ」等於「女」。所以要想在中國字典上能查考中國字，必須要曉得中國字是怎樣寫的。

中國文字在他的結構上，是這樣的複雜的。達到了這樣複雜的程度，不但要經過了許多世紀的時間，而且要費了許多人的心思和腦力。這種演化的過程大致如下。最古的時代所引用的，是一種圖畫文字，這樣繼續了一個長時期；於是第一步進而為論理的合體字，後來又進而為音標的合體字，因此文字的數目範圍大大的增進了。這種演化的層次，可以用古代的刻文來證明的。在殷商時代（西元前一七六六年——一一二二年）的刻文裏，幾乎沒有音標的合體字，只有很多論理的合體字，但是也沒有單體的圖象那樣多。大部分音標的合體字，使文字上發生最大的一類的，顯然是創製於文盛的周代（西元前一一二二年——二四九年），尤其是周代的

仍是過於古式，而難以記憶和書寫的；而一般書吏又很粗心，所以他們各因自己的便利，寫成了各種字形，結果，中國字體就有很衰敗的現象。孔子曾經對那時情形給我們以一個暗示，悽然的說道：『我曾經看見許多書吏，（因為他們所不知道的文字），就留了許多空白的地方；到了現在就沒有了。』（『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無已夫！』）最後自然必須有個改革。當西元前二百十三年，秦相李斯憤恨當時一般人的譏諷，就煽動秦始皇實行大焚書，又頒布一種新的官令字目，以爲書吏的表率，而統一了中國字體。李斯曾竭力保存古代的字體，但是他把古字加以簡省，常用簡略的幾筆來替代一個古代精細的畫象。上文所舉幾個文字的異體，在這種新書體裏，便成爲下面這幾個形式：馬（即『馬』），資（即『魚』），犬（即『犬』），耳（即『耳』），山（即『山』）。這種字體，凡是李斯所訂定的，叫做『小篆』。因爲焚書的緣故，我們所看到中國大部分的字體，只是用小篆寫的。上面所舉幾個古代圖畫文字的例子，爲簡便起見，都變爲這種書體了。比這種較古的字體，偶然在銅器等等的刻文裏保存下來，和這種小篆比較一下，也可以曉得李斯對於古代文字常有誤解的地方，有時他又竭力的用新字來替代古字。例如，有個古字

，所代表的語詞，意思是指「伸張，引伸，伸出」等等。他不懂得這個字，就用一個大致相似的字來替代——或者是某個草率的書吏所杜撰的一個異體—— 兩手伸張一種長的東西（卽今「申」字）。所以李斯的小篆，在許多字例上看來，實在是一種完全新的字體。

雖然，小篆在文字形式上的演化，絕對不是最後的一級。小篆引用之後，不到了幾年工夫，就進入於另一個新狀態。這種由於書寫上原料的變遷。從前寫字是用刀或尖器刻於木版或竹簡之上；到了這時，發明了一種墨水；又有一個人——傳說是蒙恬將軍——想到用駱駝毛來製筆。第一步曾經用縑帛來代替竹木，不久之後，就用紙來寫字；中國紙的發明，說是在西元後一〇五年，從那時到今，中國書寫上的原料，就沒有變過。現今中國人用一種尖細的毛筆漬着墨水來書寫的。

用了古代的尖器，許多彎屈的曲線，可以隨着意旨寫出的；用了毛筆之後，那更細密了。假使逆着筆毛的勢寫去，筆毛就要迸出，有幾處筆畫也要污損了。所以引用了這種書寫的新工具之後，文字的形式就急劇的發生了變化。小篆的形式因為受了毛筆的變化，就成爲一種新書體，叫

做『楷書』。一直到了現在，成爲官令的文字，用於習字本上，并爲書法上，公文上的標本，爲印刷體的根據。

用了毛筆，可以寫得很快，可是容易使人趨於草率；而要寫得快，就把文字的形式犧牲了。所以第一步就起了一種微細的變化，叫做『行書』；第二步就成爲一種速寫體；這種速寫體，有個生動的名稱，叫做『草書』或『草字』。這種草書並不像西洋的速記術那樣，有一種嚴格齊整的系統，而是一種很隨意伸縮的體制，容許個性的或其他種種的變化，字根的縮寫，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樣式。有一種叫做『小草』，還是稍有規則的，可是有一種『大草』，幾乎使人受了極大的困難。下面這個表，可以顯示毛筆的應用，怎樣的貶損了中國文字：

『馬』 『佳』 『忽』 『取』 『門』

小篆 𠂔 𠂔 𠂔 𠂔 門

楷書 馬 佳 忽 取 門

行書 𠂔 佳 忽 取 門

草書

了 了



乃 乃

念 念

石 石

心 心

我們可以看出行書和草書，對於小篆原來的圖象，已經很不相似了；即使楷書也和小篆大不相同，只是偶然間，——如『門』字之類，——我們還可以認出原來圖象的筆畫。我們觀察從生動的圖畫怎樣的轉變做牽強的形象，有時在技術上卻很微細，這是很奇怪的。『馬』字和『鳥』字在小篆的形式上，還是容易認出的圖象，但是楷書的形式，事實上雖然變得很少，而和馬的形象或鳥的形象，一點也不相似了。

由小篆轉變而為楷書，有時也使我们錯認了字源上的關係。例如『泉』字原始的字形和小篆上，都作，這是一個泉水的很適當的圖畫：畫了一個山石上的空隙，泉水從中流出。而楷書上這個字作，似乎由『白』和『水』二字所結合而成；並且給了泉水一個很好的定義，說是『白水』，顯然因為當時某個書吏善於推想，在小篆變為楷書的中間，就引用了一個流行的字源學說的分子。

從上面所說，可以曉得西元後二千年間所用的楷書，對於文字原來的組織，並沒有給予我們以許多線索；一方面常把許多圖像摧毀了，以致失去原形，成爲不能認識；另一方面，尙有各種錯誤的解釋：楷書的作者，也許已經對小篆發生了曲解，而小篆的作者李斯，也許又對古代的字體發生了曲解。這樣，中國本地人或西洋人爲實用上起見，要學習中國文字——第一步學楷書，第二步再學行書草書——就不得不記憶一大批純粹習慣上的符號。有時，例如「明」字（等於「日」加上「月」），他的字源上的組織，經過了幾千年，還是很明顯的，結果可以補助我們的記憶。但是大部分都沒有這種效用，對於他們的形體、意義，和在某種方言上的音讀，只得很機械的去強記熟讀。

所以中國文字各種歷史的起源，成爲現今科學研究上的主要問題；可是，這一項學問，古代已經具有了，要曉得中國學者在許多世紀以前，已經用心研究這一項學問。

楷書和草書的發生，此種形式的演化，完成於西元前，那時關於文字上的粗率和放縱，已經達於極點，幾乎有搖動文字生存的趨勢。一般學者以爲寫了當時流行的書體，覺得自己很恥辱

的。在這種危險的時候，有一個許慎起來拯救文字，他在西元後一百年著成他的字典，說文解字，因之引起學者對於字源學和正字學上的興趣。在這本書裏，他對於流行的字體下了批評的觀察，又將李斯的字目，加以條理的刊布，傳給當時一般學友，這樣他就把毀壞字體的趨勢遏止住了。他這部書受了普遍的稱頌，現今評注家尊視『說文爲一種經書』。從那時以後，在一般重要的書籍及公文中，都應用楷書，而個性的行書和草書，只限於私人之間。許氏說文更有一個重要的結果，使一般對於文字歷史的研究，得着一個激勵。自從此書出世，中國的學者就用其心思於研究的工作，從古代中國的遺物上，搜尋了他們所保存下來的篆文的異體，使漸漸的進於光明的境界。這些研究的結果，刊布的很多，或者把說文加以注釋，或者把說文的原本加以擴大和刷新；這些工作實在有很大的價值，因爲所登載的對象，大部是久已湮沒了的，文字史上有許多疑難的地方，可以應用他們而得個明白的。

這裏要說明的，搜尋中國文字最古的形式，這種工作，離開了結局還是很遠。中國的文獻學者，雖然是很熱心很精到的，可是每每把自己所得的結果，認爲滿足了；這些在批評的科學上，當

然不能認爲合於需要。有許多字，他們費了很大的心力，求得一個解釋，也不過鬧出許多笑話罷了。例如『王』 WANG 這個字，他們以爲最好的解釋，是內中的『一』一是個人，『三』是天，地，人，這個人能貫通天，地，人的，就叫做王！又如上文說『五』字和『十』字的解釋，就有學者推想的意味。這樣看來，關於中國的文字，雖然大部分的字源關係，已經很明白的建立了，尚有許多地方留待後人努力的。中國地土貢獻出許多考古學上寶貴的材料，所以要將中國文字的歷史重新舉起，而把他認爲一個更深切的研究對象；這個在將來的支那學上，實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中國文字是真正的一種中國精神創造力的產品，並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遠方的異族借得來的。（譯者案，西洋文字的字母源於腓尼基人，而出自埃及和巴比倫。皆和歐洲人爲異族。）中國地方對於文字特別的敬愛，這種又是西洋人所不能理會的。中國文字有了豐富悅目的形式，使人能發生無窮的想像，不比西洋文字那樣質實無趣，所以對於中國文字的敬愛，更是增進。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中國文字常常很

多因爲藝術上的目的而寫作。書法學是繪畫術之母，而兩者常有密切的關係；專門的書法家在中國常爲一般所重視，正和第一流的畫家一樣。西洋人裝飾房子只用圖畫，不用文字的，而中國人常用書法家所寫成的白紙黑字的格言，懸掛於壁上，當做房子裏的點綴品。中國人在書法上能巧運其筆，就可以成名，正如在繪畫上一樣。因爲書和畫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中國的藝術家常爲書法家而兼繪畫家，在他們的畫作上，喜歡插入幾行字，他們把這種點綴的方法運用得很巧妙。這幾行字大都是某首古詩上短的節句；酷似文學的人（他們當然熟悉這全首的古詩），看到這個節句，就覺得這畫上又添進一種怡情的附屬品了。因之文學和書法又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這又是西洋人所不能理會的。他們署名於題辭的下面，寫得很精緻優美；又加蓋了紅印，內中也有他們的名字。畫幅上的題辭，偶然有用楷書寫的，可是不常用；大概藝術家喜歡用上古的篆文，（尤其在紅印裏的名字），或者喜歡行書或草書。藝術家在中國地方正如在西洋一樣，都是一般不守常規的人民，所以他們的草書有時很個性的，很混雜的。『富』 fu 『壽』 shou 兩個字，是大家所信奉的，常用爲裝飾的目的。這兩個字約有幾十個的異體；用這些字寫成的匾對

等等，在中國各處可以購買得到，這是很特別的。實際上，中國裝飾的文字是一種專門的學習，需要長時期的嚴格訓練。支那學者以為這一項在學術不很重要，很少願意犧牲時間來研究；因此，如在博物館中的作品，他們常聘請中國的專家來共同製作，因為這一班人從少起就已經熟習了中國文字的奧妙。

這項專門的學習是很費氣力的，但是，為通常的目的而學習三四千年以來的楷體字，那並不是很繁難的工作。我們熟悉了幾百個最普通的單體字（許多單純的圖象），就得着各種合體字（或論理的合體字，或音標的合體字）裏常見的分子；因此要學習新字，只須學習這些新字裏所包含的分子，或者應用西洋的語言，來表明他們怎樣的拼法。

第五章

前面幾章裏，我們已經討論中國的單純語詞，以及代表他們的文字；不過只是關於語言的原料，還沒有論到中國語是怎樣一種表現思想的工具。語詞是用一種分析的手續所得來的單位，但是語言上的單位，並不是語詞，而是語句，不過有時某種語句上只包含一單個的語詞罷了，如『是！』、『瓊斯』，（要回答這樣一句問語的時候，如『是什麼人』？）。

我們第二步要詢問的，是中國語上的語句是怎樣構造的呢？語詞是怎樣結合起來表現思想的呢？

中國語裏各個字是固定的單音綴，這種情形在確立語句的結構上，很有絕大的勢力。印度歐洲語言裏，一個語詞具有各種的形式，就是形式變化；語詞在他的語句上所占有的地位，是應用這種形式變化來表明的。在一個通常的語句中，聽者或讀者靠着形式變化語尾的指導，立刻可以懂得他的意義。例如在下面這個英語的語句裏：

Albert's mother gives him cakes.

我們立刻看出其中 gives 是有定式的，爲述辭上的動詞；又 Albert's 不能當做主辭用，因爲他很顯明的表示出來，是別一個語詞的附加辭（是屬於領位的）；him 也不能當做主辭用，因爲他是屬於賓位的；還有兩個語詞，他們的形式都可以有做主辭的資格，——mother 和 cakes——其中前一個必定是主辭，因爲 gives 這個動詞（屬於單數的）不適合於 cakes。英語裏有許多形式變化已經衰退了，但是還可以應用語詞的形式變化來指定他們在一個語句上的功用；至於別種印度歐洲語言上，如拉丁語，俄語，德語，措辭上的種種關係，更表明得很正確。例如拉丁語上這個語句：

Pater amat filium.

其中主辭和述辭，功用上的分別，很明白的用形式變化表示出來；而英語上同是這個語句：

The father loves his son.

那個是主辭，那個是述辭，聽者只從語詞的序次上看出來。形式變化的各種語尾，在無論那種語

言上，似乎是很可寶貴的東西，把他們廢除了，未免太可惜了；但是在事實上印度歐洲語的演化，有漸漸把他們全部廢除的傾向。對於聽者的傳達，凡是從前應用了形式變化的地方，現在漸漸改用他種方法來表明。在這一方面，歐洲的各種語言有漸漸變為中國語的傾向；從這一點來觀察，可以知道中國語比較西洋任何種語言總為先進的，因為中國語差不多已經到達了無附添語的時期。

中國語這種事實上的情形和習見於西洋方面的，正是完全異趨，我們只須提及他缺乏形式變化，這個實在的斷案，就很顯然的了，就是中國語，大概說來，沒有正式的詞品的。

一個實物，一件事情，具體的或抽象的，例如『人』，『快樂』之類，可以為一個述辭的主辭或一種動作的賓辭，又可以用為領位的，或者表明其餘一切的個體。印度歐洲各種語言裏，是應用各種附添語來表明這些功用，因此應用了各異的形式，就成功所謂『變形』（paradigms），例如拉丁語上的變形，*homo, hominem, hominis, homines, hominum* 等等，組成文法上『名詞』的這個範疇。這樣，拉丁語上就有一種正式的詞類，叫做『名詞』，大概和心理上『事

物』這個範疇恰好相當。同樣，如英語上『動詞』的變形，call, calls, called 之類，內中語尾 a 和 ed 是表明動作進行上某種規定的狀態，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動詞』正式的範疇，正和心理上『動作』這個範疇相當。中國人在心理上當然和西洋人一樣，具有各種範疇；可是在言語上，中國人卻沒有各種相當的詞品。某種現象，例如一個急引的動作，我們可以當他發生的時候，沒有動作者的關係：如『急引得很強』（英語 The jerk was very strong）；或者也可以當他爲某人發出的動作，如『他急引他的臂』（英語 He jerked his arm.）在前一個語句裏，英語上的表現方法，必須要取名詞上各種變形（主位 jerk, 領位 jerks, 複數 jerks）的一種；在後一句裏，英語上必須要採取動詞上各種變形（jerk, jerks, jerked）的一種。至於在中國語上，就沒有這種分別。中國語說：『急引得很強』，『他急引他的臂』，兩個語句裏所用『急引』這個語詞的形式，正是完全的一樣。從心理上的觀察，雖然這個語詞在兩句裏的功用不同，可是在語言上，總認『急引』這個語詞，正是完全一樣的。

再另舉幾個例。『長』chang 這個語詞在『子長』tai chang 這個語裏，其功用適

相當於英語上的一個動詞；在『長子』 *chang tai* 這個辭語裏，適相當於英語上的一個形容詞；在『長吾長』 *chang wo chang* 這個成語裏，第一個是動詞，第二個是名詞。『父』 *fu* 這個語詞通常有個很具體的意義，例如『父來』 *fu lai*，『父兄』 *fu hing*。但是『父父』 *fu fu* 這個成語並不像我們所猜度的，是『父的父』（——祖父）的意義，因為這樣雖然在文法上可以解釋，但是實在的意義是『以父待父』（——待父以孝）；這樣對於中國語的文法也沒有違背的地方。又如一個『上』 *shang* 字，抵過英語上許多種詞品；這個語詞基本的意義是『在上』。『上』 *shang* 可以說是『在上的人，皇上』，那就相當於一個名詞，英語 *the emperor*；『上邊』 *shang pien* 的『上』就相當於一個形容詞，英語 *the above side*；『上馬』 *shang ma* 的『上』就相當於一個動詞，英語 *to mount a horse*；『馬上』 *ma shang* 的『上』就相當於一個介詞，英語 *on the horse*；『上有天』 *shang yu t'ien* 的『上』就相當於一個副詞，英語 *above there heaven*。

說中國語的語詞，沒有形式上的類別，只適合於一般大概的情形。這個正如普通文法的規

則一樣，也不無例外，下文所舉的幾點，可以證明：

要表明形式變化的各種範疇，不但只有應用附添語的一種方法。此外還有兩種方法：有時可以應用內部的形式變化，例如英語上有用母音的變化來表明的：man, men; bind, bound。另一方面，又可以應用助語詞，——這種正和純粹的附添語完全相反，因為附添語自己單獨是不能表明意義的，——助語詞在語言中別處地方用做獨立的語詞，而當用為形式變化的目的時，其意義比較的微弱。例如英語下面這個語句：

I have been in London.

其中 have 是一個助語詞（和 I have five shillings 這個語句裏的 have 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個 have 的意義纔是完全的。）

這兩種的形式變化，中國語上也有相似的現象。

內部的形式變化，在中國語上所發生的各種形式，不是在音綴上的母音，而是在他的「音調」。這種和英語上的變化，並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極相似的。『好』hao 這個語詞，意思不但

是指『美好』（形容詞），也是指『愛好』（動詞），便讀爲 *hao*。這裏，中國語也具有形式上的差別，和心理上的各種範疇相應；這裏，意思是指中國語上也有一種現象，和詞品上的差別相應。但是，這類的例子比較的少，並不足以搖動中國語形式上沒有詞類的這個通則。

形式變化最重要的事例，是應用了許多助語詞；這種助語詞在俗語上和文言上都所具有的。俗語上最顯明的例子，是『要』 *yao* 這個未來時的助語詞。『要』 *yao* 這個語詞獨立應用時，意思是指『願意，需要』，而『他要來』 *t'a yao lai* 這個語句，意思就爲『他將來了』，等於英語的 *He will come*。用英語的 *will* 來比，是很完全的；我們更可用『怕要死』 *p'a yao si* 這個語句來解釋，內中的『要』 *yao* 就顯然沒有『願意，需要』這個完全的意義了。俗語上另外有個很普通的助語詞『了』 *liao*；這個語詞獨立應用時，意思是『完了』。當做助語詞用時，便是表明主要的動詞所表現的動作，乃是完了的：『他去了』 *t'a k'u liao* 就等於英語的 *He went*。再舉一個文言上的例子，有個動詞『以』 *i*，意思是指『用』；這個語詞很多當做助語詞看待，用來表明一種工具的意義，例如『以手扶之』 *i shou fu chi*，意

思是「用手來扶他」。這樣一個動詞，他本來完全的意義是「應用」，這裏卻變做一個介詞了。有時這種助語詞也變成純粹的附添語。他們單獨應用時所具有一切的意義已經消滅了，已經減縮了，等於一個英語上形式變化的附添語。例如現代法語裏的有定冠詞，如在 “le-gar-gon, l'homme” 裏 le, la, l' 只是一種附添語，沒有單獨應用的，而且他們自己也沒有單獨的意義；這種冠詞，本來就是指示代名詞 “il”，後來漸漸縮減，把這個獨立的語詞變成爲附添語的冠詞，可是大家久已不知道了。中國語裏也發生這樣相類的事情。例如國語裏有個音綴『的』，放在一個語詞或一羣語詞的後面，用來表明這個語詞或這羣語詞是後面另一個語詞的附加辭。這個『的』ti，我們不妨在英語上稍稍破壞習慣，用“y”這個語尾來直譯他的功用（y 等於德語的 -s）『張三的娘』（chang-san-ti niang）就是英語的 chang-san-y mother（德語的 die Chang-San-ige Mutter）等於 Chang-San's mother 『好的人』 hao-ti jen 就是英語的 good-y man 等於 a good man 『說話的樣子』 shuo-hua-ti yang-tsi 就是英語的 speak-world-y-manner——manner of speaking 『桌子上的土』

cho-tsi-shang-ti 't'u 就是英語的 table-upon-y dust—the dust upon the table
『昨天來的人』 tso-tien lai-ti jên 就是英語的 yesterday come-y man—the man
who came yesterday 等等。俗語裏實在沒有一個獨立的『的』^ㄉ。具有一個相類似關聯
的意義，所以我們從現代國語的立場上看，這個『的』^ㄉ，純粹是個形式變化的附添語，爲一
種附加辭的記號。

用中國文言來比較，就可以明白這個『的』^ㄉ大概是出於一種助語詞；從文言裏，我們
看到『之』^ㄉ chi 的這個音綴，恰好和俗語上的『的』^ㄉ 相當，都是附加辭的記號。例如
『父之心』^ㄉ fu-chi sin 就是英語的 father-y heart—the father's heart；文言上
的『之』^ㄉ chi 和俗語上的『的』^ㄉ，彼此有字源上的關係，這是無疑的。極古時代的文言
裏，這個音綴，除了表明附加辭的功用以外，似乎還有一種意義，是當做獨立的語詞應用的，就是
『這個，這些』；例如『之子』^ㄉ chi tsi 等於英語的 this young man。所以這個語詞用爲附
加辭的記號，也不過由一個代名詞縮減而成的；『父之心』^ㄉ，從前是用『父，此心』表現出來的。

文言上也有幾個形式變化的分子，沒有完全的意義，不當做獨立的語詞來應用，所以也可以歸爲純粹的附添語。例如有個『者』*chê*字，是用來構成名詞的。這個『者』連接於『死』*si*這個動詞，便成了兩種動名詞：『死者』*si-chê*意思是指『死的動作』，相當於英語的 *to die*, *death*；『死者』*si-chê*意思是指『死的人』，相當於英語的 *the dying*, *the dead man*。但是這個『者』*chê*雖然沒有當做獨立的語詞來應用，而上文所說的『之』*chi* 或者有字源上的關係，大概也是起源於代名詞的。

我們的前面，有了這幾種新鮮的事實，讀者心理上對於上文所論及的或許要發生了兩種疑難。第一點，既然俗語上和文言上都有形式變化的分子，如『的』*ti*『者』*chê*之類，他們的存在，都沒有獨立語詞的性質；那末，中國語畢竟是一種有附添語和形式變化的語言了。是的，無疑的，可是少數的例外，不能用來概括全體。中國語裏確實無疑的附添語，實在很少。而且我們上文已經討論過，我們進一步可以推述這些附添語是由助語詞的演化成功的，而這些助語詞也是由獨立的語詞演化成功的，（『的』*ti*『之』*chi*以及『者』*chê*都是源出

於代名詞的)；所以最多我們只能說，中國語上有某種趨勢是傾向於形式變化的附添語——正如我們上文所指明的，(第四〇頁)是傾向於轉成作用的附添語，——不過這種趨勢是很微弱的，那末，說中國語是一種沒有形式變和附添語的語言，這種大概的描述，當然還可以成立的。

第二點，我們可以說，既然中國語應用了許多助語詞，那末，他必定應該具有詞品的。許多語詞，凡是應用『要』Yao (未來時) 這個助語詞加以變化的，他們因此就注定爲動詞了。我們對於這個疑難，可以回答說，中國語上不管他有助語詞的應用，我們總不能承認他有動詞，名詞等等的存在；因爲中國語上爲了形式變化的目的而應用助語詞，比較英語及他種語言上，實在佔一個很不重要的地位；在英語及他種語言上，助語詞是一種文法上有規則的工具，而在中國語上，不但所有的助語詞只有很少的幾個，而且又不是拘束的。英語裏如這樣一個語句：

His mother whacked him yesterday.

當然只能有這種表現的方法。可是，中國語裏有許多形式，可以任意的選擇，或者採用和英語這

種相當的形式，或者採用另一種的形式，這種形式假使在英語上可能的話，便成爲

He mother whack he yesterday.

這樣一個語句了。所以中國語或者是：

『他的娘昨天打了他』*t'a-ti niang tso-f'ien ta-liao t'a*

或者是：

『他娘昨天打他』*ta niang tso-f'ien ta t'a*

事實上，助語詞只是爲了明晰起見而必需應用的時候，纔不能免除。否則，便可隨意的應用；有時因爲協韻和調音的緣故，纔用到他們。即使聯詞，西洋人看來，似乎是不能少的，在中國語上也時常可以不用，例如：

『他不給你錢，我就給你』*t'a pu kei ni ts'ien wo tsiu kei ni*

在英語上應當說做：

If he does not give you money, I will give you.

必須有個 it。又如：

『他來了，請告訴我』 t'a lai liao t'sing kau su wo

在英語上應當說做：

When he has come, please tell me.

必須有個 when。現代國語上的助語詞，比之二千多年前孔子經典的語言上確是較少，而大部分又可以不用形式變化的附添語及助語詞的。那末，我們說中國語是沒有形式變化的語言，這種大概的描述，仍是很適合的。

關於中國語的結構，我們說過的，大都只是屬於他消極方面的性質：語言上形式變化的附添語既為一般所缺乏，助語詞的應用也是很有限制的。那末，中國語上構造明晰的語句，所應用的積極方法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回答一句，主要的方法是應用一種井然不紊的語詞序次。英語上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這個語句裏，那個名詞是主辭，那個名詞是賓辭，只有語詞的序次來表明；中國人也正如英語裏這種方法，表現這件同樣事情，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父愛子』 *fu ai tsi* 相當於英語的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但是，要說：

『子愛父』 *tsi ai fu* 就相當於英語的 *The son loves the father.*

中國語裏所採用的語詞序次，大概對於英國人也是很自然的。我們從所舉的這個語句，歸納得一個序次：

主辭，加上動詞，加上賓辭。

附加的區別辭，常放在他的主體語詞之前；例如『嚴父』 *yen fu* 相當於英語的 *the stern father*（但是說『父嚴』 *fu yen* 就相當於英語的 *The father is stern.*）在這一方面，英語和中國語間很相一致，比之英語和法語間還要一致；因為法語裏附加的區別辭，常放在名詞之後，（如 *cet homme excellent*）只有副詞的成語常有許多不同的位置。這幾種規則，雖然不無例外，但是從全體上看來，總是很準確的；對於中國語句的分析，通常總以這幾種規則做基礎。

但是，中國語句裏這種固定的序次，也和英語的習慣有幾點極不相同的地方。關於這一層，有兩種有趣的現象值得指出的。

英語上表明『疑問』的一種範疇，常用原來語詞顛倒的序次。我們疑問的語句，有兩種：一種是要求決定的疑問，一種是要求告訴的疑問。英語上要求決定的疑問（用 *yes* 或 *no* 回答的，主辭和述辭都已經曉得了，這種疑問，就是要決定那一個述辭可以適合於這一個主辭），除出顛倒語詞的序次（還伴着一種疑問的語調）以外，就沒有別種形式了；如 *Will he come?* 就是 *He will come* 這個語句裏序次的顛倒。中國語上就不用這種方法，因為在嚴格的序次裏，一經顛倒，就要發生混淆的。所以把通常的序次，依舊保存着，而表明『要求決定的疑問』這種範疇，就應用了別的兩種方法。或者是：

他來麼（或嗎）？*t'a lai mo*（或 *ma*）

『麼』*mo* 或『嗎』*ma* 是一種疑問句上收尾的語（詞）可以和拉丁語的 *ne, num, nonne* 比較。回答一聲：『是』*yes* 或『不』*no*。或者是：

『他來不來』 t'a lai pu lai

第一種的成句法，可以無需說明。第二種的成句法，也不難瞭解。說者預定了兩種可能的答句，——『他來』；『他不來』——聽者就從中任擇了一種：『（他將）來』 lai，或『（他將）不來』 pu lai。

至於要求告訴的疑問（這種疑問，語句上的某個分子，總有幾分不曉得的，就用答句上『a 等於 x』這種形式來解明）常常包含一種疑問代名詞，或者一種疑問副詞；例如英語的 Who is he? What is he? Where is he? When will he come? 單是從這種疑問的語詞上，聽者就曉得有一種疑問的意思了；所以英語裏因為這種和要求決定的疑問起了類比的作，也把語詞的序次顛倒，這實在是無需要的。語詞序次沒有顛倒，也是十分的顯明；如 He is who? He is what? 等等，這樣就和中國語的序次，在論理上很符合了：

『他是誰』 t'a shi shuei?

但是，假使我們把這種語句的疑問性質，表明得強一點，就可以加上『呢』。E. 這個收尾的疑

問語詞，（不是屬於第一種範疇的『麼』mo或『嗎』ma）：

『他是誰呢？』t'a shi shuei ni

中國語裏沒有和英語上那樣的形式，把主辭加上述辭這種序次顛倒的，可是在現代國語上，另有一種文法上的範疇，單是用語詞序次的變化表明出來。我們說過，副詞成語的位置，是依照某幾種規則的，我們在此地不能詳細論列。『不』not 是表明動詞的否定辭，我們現在且當他做一個副詞的成語，來觀察，怎樣利用副詞的移動，依照一種有趣的方法，以表明各種的範疇。假使語詞只是單純的否定的，那個否定辭就放在他的前面，例如『他不來』t'a pu lai，相當於英語的 He does not come。現在國語上有一大批的複合動詞，由一個主體動詞和一個或二三個的輔助動詞組織成功的，相當於英語裏的動詞加上介詞，或動詞加上副詞的複合語詞；例如『拿去』na-k'ü 等於英語的 take away，『打開』ta-k'ai 等於英語的 hew apart，『說完』shuo-wan 等於英語的 speak to an end，『打倒』ta-tao 等於英語的 throw over 等等。假使否定辭不放在動詞的前面，而插入這種複合動詞裏各個分子的中

間，那就是表明一種『能具』 capability 的範疇，（或者說得確切一點，是『不能具』，因為這種語句總是否定的）

『他拿去』 t'a na-k'ü 等於英語的 He takes away.

『他不拿去』 t'a pu na-k'ü 等於英語的 He does not take away.

『他拿不去』 t'a na-pu-k'ü 等於英語的 He cannot take away。

這種是國語裏一個極普通的現象，對於應用語詞序次以表明各種文法上的範疇，這也是一個極顯著的例子。

中國語句的組織，實際上是怎樣構成的，我們可以引用許多連接的散文來做說明的標本。這裏所舉出的第一篇，是現代國語裏一種北京方言的例子：

有一個年輕的人，是個傻子。他的爹娘嫌

yu i ko nien k'ing ti jèn shi ko sha tsai t'a ti tie niang hien

他傻，給他銀子，叫他出去學俏的。

t'a sha kei t'a yin tsai kiao t'a ch'u k'ü hüe tsiao ti.

他就走了。到了外邊，來到一棵樹底下。那樹
t'a tsiu tsou liao tao liao wai pien lai tao i k'ó shu ti hia na shu
上有一大些個家雀，晰晰晰晰的亂叫。忽然
shang yu i ta sie ko kia tsiao cha cha cha ti luan kiao hu jan
來了一個梟子，往樹上一落。嚇得那家雀都
lai liao i ko yao tsi wang shu shang i lo hia tê na kia tsiao tu
不敢叫了。可巧有一個念書的人，也在樹底下
pu kan kiao liao k'ó k'iao yu i ko nien shu ti jên ye tsai shu ti hia
坐着呢。就說：一鳥入林，百鳥啞音啊。那個傻子
tsó cho ni tsiu shuo i niao ju lin pai niao ya yin a na ko sha tsi
就問：先生你說什麼？那個人不願意答理他
tsiu wén sien shéng ni shuo shén-mo na ko jên pu yüan i ta hi t'a
說：我愛說什麼，說什麼，不用你管我。他說：先
shuo wo ai shuo shén-mo shuo shén-mo pu yung ni kuan wo t'a shuo sien

生 教給我，我給你銀子。那個人說：那也行了。
shēng kiao kei wo wo kei ni yin tsi na ko jen shuo na ye hing liao
要了他的銀子，教給他說：一鳥入林，百鳥啞音。
yao liao t'a ti yin tsi kiao kei t'a shuo i niao yu lin pai niao ya yin
剛學會了，那個傻子又往別處去了。走到了
kan hue hwei liao na ko sha tsi yu wang pie ch'u kü liao tsou tao liao
一個井。冬天那挑水的撒的水，井台上凍
i ko tsing tung t'ien na t'iao shuei ti sa ti shuei tsing t'ai shang tung
成 冰淇淋了。

ch'êng ping ling liao

有一個老頭子牽着一匹老驢來飲來了。這
yu i ko lao t'ou tsi k'ien cho i p'i lao lü lai yin lai liao ché
驢往井台上，一上就場倒了。那老頭子着了
lü wang tsing t'ai shang i shang tsiu t'a tao liao na lao t'ou tsi chao liao

急，就喊叫說：給我抽驢來罷！給我抽驢來罷！
chi tsiu han kiao shuo kei wo ch'ou lü lai pa kei wo ch'ou lü lai pa
那個傻子就問：你說什麼？那老頭急得喊着說：
na ko sha tsai tsiu wèn ni shuo shen-mo na lao t'ou ki t'ê han cho shuo
給我抽驢來！我沒有說別的。他說：你教給我，我
kei wo ch'ou lü lai wo mei yu shuo pie ti t'á shuo ni kiao kei wo wo
給你銀子。那老頭說：行了。就教給他說：給我
kei ni yin tsi na lao t'ou shuo hing hiao tsiu kiao kei t'á shuo kei wo
抽驢來罷。那傻子給了他銀子，就回了家了。他
ch'ou lü lai pa na sha tsai kei hiao t'á yin tsi tsiu hwei hiao kia hiao t'á
爹娘看見他回來了，就很歡喜的。街坊鄰舍
t'ê niang k'au kien t'á hwei lai hiao tsiu hên huan-hi-ti kie fang lin shé
的也都來看他來了。正在說話的時候，衆人
ti ye tu lai lai k'an t'á lai hiao chéng tsai shuo hua ti shi hou chung jén

亂響，那傻子的娘來了。進了門，衆人都立起
luan jang na sha tsi ti niang lai liao tsin liao mén chung jên tu hi k'i
來，不念一聲。那傻子就說：一鳥入林，百鳥啞
lai pu nien i shêng na sha tsi tsiu shuo i niao ju lin pai niao ya
音。他爹聽見他說的這話，就歡喜的哈哈大笑。
yin tá tie t'ing kien tá shuo ti ché hua tsiu huan-hi ti ha ha ta siao
笑着笑着一下子跌了個交，就跌倒了。那傻子
siao cho siao cho i hia tsi tie liao ko kiao tsiu tie tao liao na sha tsi
就喊叫說：給我抽驢來！給我抽驢來！
tsiu han kiao shuo kei wo ch'ou lü lai kei wo ch'ou lü lai

這是一個現代俗語的例子。我們試將下面文言上的標本和這個比較一下：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君獨
T'ien Kiao shi Lu Ai Kung ér pu kien ch'a wei Hi Kung yüe kün tu

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附距者，武也。敵
pu kien fu ki hu shou tai kuan ché wén ye tsu fu kü ché wu ye ti
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
tsai ts'ien kan tou ché yung ye té shí siang kao jên ye shou ye pu shí
時，信也。雞者，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
shí sin ye ki ché tai wu té kün yu ji yo ér shí ché ho ye
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

tse i k'í so tsing lai ché kin ye

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池園，食君魚鼈，啄
fu huang ku i kü ts'ien li chí kün ch'í yu ch'í kün yü pie ch'o
君黍糧，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
kün shu liang, wu ts'í wu ché kün yu kwei chí i k'í so ts'ung lai ahé
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yüan i ch'én tsiang k'ü kün huang ku kü i

我們要解釋中國這樣的文辭，就要遇着三種主要的困難，這裏我們當進而來敘述他們。

其中一種困難，在各個語詞所包含的意義顯然過於繁複。一個語詞，在不同的關係上，現出許多不同的意義，因之我們幾乎不能認他爲同一個語詞。這種現象的本身，實在沒有什麼例外。同類的事情，在各種語言上，都可以見到。且舉一個英語的例子，*spirit* 這個語詞，有很多各異的意義：『精神』、『靈魂』、『鬼神』、『妖怪』、『生機』、『生氣』、『熱誠』、『精力』、『勇敢』、『性情』、『神氣』、『精意』、『醇酒』等等。可是，這種情形在中國語裏，風行的程度，更可驚異。其原由，因爲中國語具有幾千年來的一種文言，大多數的語詞，經過了時代的變遷，分裂爲許多不同的意義。幾百個最普通的語詞，也是很混淆的；因之聽者對於某個語詞也只能靠了上下文的輔助，來猜度；他許多意義中，說者所指究竟屬於那一種意義；這些普通的語詞，對於表明一個語句的意義，沒有供給了可靠的方法，常引起疑惑的困難情形。所以對於一個特別的語詞，要學得他怎樣的寫法，怎樣的讀法，意思是什麼，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情形，實出於意想之外；要考查他的意義，等於一部字典裏一頁或幾頁書的研究。

有許多空泛的語詞，在他們單獨應用的時候，意義方面已經很紛歧了；另外有許多語詞，在他們和別個語詞結合應用（在複合語詞或固定的成語中）的時候，特別的困難。前一種的例子，我們可以舉一個『經』king 字來觀察，他原來的意義，『織機上的經線』是很具體的，專門的；所以現今寫這個字，旁邊有個『糸』，用做表意的部分。從這種意義，就發生各種副意義：有機體上大的脈絡，如動脈，靜脈，神經等，也叫做『經』（地理上的經度）如子午線，經線等，也叫做『經』；又如『經營』，『經紀』，『經略』，『經濟』，『經制』，『經界』，『經綸』（都是關於國家的）；又如『經星』（關於星的）；此外如『經常』，『經義』，『經書』，『佛經』，『念經』，『經用』，『經驗』，『經遭』，『經歷』，『經過』，『早經』，『業經』；都是『經』的意義。單認識這個字，以及他某種意義，在語句裏，並不足以完全瞭解他，這是顯然的；只有從上下文的關係，可以看出來。另舉『節』*joint* 這個語詞做例，他基本的意義，是『竹上的節』，所以這個字，有『竹』做他的字根。普通漸漸用做『轉節』，『肢節』的意思，於是就演化成爲下面這一大批的意義：『節段』，『節落』，『節目』，『時節』（一年裏轉接的期間，新的時節，從此開

始了)；『關節』(注意拉丁語裏這個語詞，也有同樣的歷史)；『事節』；『符節』(君主賜予諸侯的竹牌)；(系統的連接，好像竹上的節落)；『節制』；『節度』；『禮節』；『節文』；『節概』；『調節』；『忠節』；『裁節』；『節操』；『貞節』(是說寡婦的)；『節守』；『節慾』；『節奏』等等。又如『故』ku 意思是指『緣故』；『故所以』；(有個緣故，所以)；『故意』；(和緣故相對的)；『事故』；(不快樂的緣故)；『物故』；『病故』；『作故』；又有『故鄉』的『故』(不是新的)；『故鄉』ku liang 就是本鄉)；『故人』的『故』(舊的，就是親密的，朋友)；『故代』的『故』(例如歷史上的『故事』ku shi)；『生』sheng 這個語詞，意思是指『生活』；『產生』；『生產』；『新生』；又『未煮熟的』，也叫做『生』；『不親屬的』，也叫做『生』(例如『生子』sheng tai 這個語詞是西洋所沒有的)；所以『生人』sheng jen 這個語詞的意義，可以說是『生出一個人』，也可以說是『一個生疏的人』；『天』t'ien 這個語詞有許多副意義；『天天』；『天時』；『天氣』(由天所賦予者)；『天然』；『天性』(屬於天的代表者)；『所天』；『帝天』等等。『命』ming 原始的意義是『命令』，但是

也指「天命」，所以有「命運」、「年命」、「生命」等等。「本」*pán* 這個語詞，意思是指樹的「根本」，他的副意義是「基本」、「本質」、「本原」、「本有」、「本要」、「本部」、「本始」、「本然」、「本性」、「本真」等；又如「本鄉」的「本」，（「故舊」的意思，和「生疎」相反）「本家」的「本」（是指「自我」的意義）。

有很多的語詞，假使他們獨立應用的時候，意義不很明顯，那末，依據他們單獨的意義，要想瞭解他們所結合的成語，就很困難了，有時或并且不可能的。自然有大部分明顯的成語，如「金錶」*kin piao* 之類；但是，比較這種情形要複雜的，也是很多。有許多成語，雖然意義不明顯，也是容易瞭解的，如下面所舉的幾個：

『看』*k'an* 意思是指『看見』，『察看』；又『中』*chung* 意思是指『中心』，『得中』，『中意』等等；『看中』*k'an-chung* 意思是『察看中意』，就是『願取』。

『外』*wai* 意思是指『外邊』，『外面』，『餘外』；又『號』*hao* 意思是指『呼號』，『稱號』；『外號』*wai-hao* 意思是指『餘外的稱號』，就是『綽號』。

『希』hi, 意思是指『希少』, 『希薄』, 又『圖』tu, 意思是指『圖書』, 『圖謀』, 『希圖』hi-tu, 意思是指『認爲希少而圖謀』, 就是『熱望』, 『尋求』。

『光』kuang, 意思是指『光明』, 『陰』yin, 意思是指『黑暗』, 『光陰』kuang-yin, 意思是指『光明和黑暗的連續』, 就是『時間的過去』, 『時間』。

『土』tu, 意思是指『地土』, 『音』yin, 意思是指『聲音』, 『土音』tu-yin, 意思是指『地方上的音讀』, 就是『方言』。

『要』yao, 意思是指『需要』, 『要求』, 『命』ming, 意思是指『命令』, 『天命』, 『命運』, 『年命』, 『要命』yao-ming, 意思是指『需要他的生命』, 就是『可怕』。有時, 也很可以應用西洋語言上表現的形式來比較, 如『手』shou, 意思是指『兩手』, 又『下』hia, 是指『下面』, 『底下』, 『手下』shou-hia, 是指『兩手的底下』, 就是『立刻』的意思; 這個可以和法語的“main-tenant”比較。

其次, 我們有許多複合語詞, 他們所代表的觀念, 是很不容易明瞭的, 沒有旁的輔助, 幾乎不

能得到他們的意義；再有許多複合語詞，其中一個或兩個分子是意義上絕不相關的單純語詞，因之那一種的應用，纔是適合，我們很不容易看出來。第一種的複合語詞，舉一個例子，如『先生』*shen-sheng*，就是『先時所生的』，指『長輩』，『主人』，『教員』，『貴人』等等。另外許多標本的例子，如『東西』*tung-tai*（或東或西，實在不知是那一個），是指一個無定的物體，『一種事物』；又如『憲台』*hien-tai*，就是『憲法的堡壘』，是指『官吏』，『顯職』等。第二種的複合語詞，其中顯出困難的情形，正如下面所舉的幾個事例：

『天』*tien*，意思是指『上天』，『天時』，『天節』，『天氣』，『天生』，『天然』，『帝天』等等；而『分』*fen*，意思是指『部分』，『股分』，『定分』，『天分』*tien-fen*，意思是『天所生的部分』，就是『天賦』。

『顧』*ku*，有『回顧』，『看顧』，『顧及』，『顧念』，『顧忌』，『指顧』，『顧問』，『管顧』，『照顧』等的意義；『命』*ming*，有『命令』，『天命』，『生命』，『年命』等的意義；『顧命』*ku-ming*，是『顧念的命令』，就是『遺囑』。

『東』 *tung* 有『東邊』、『東方』、『東家』、『房東』等的意義；而『道』 *tao* 有『道街』、『道路』、『道理』、『道真』、『道德』、『說道』、『稱道』等的意義；『東道』 *tung-tao* 意思是指『東家的道理』、『主人的款待』，就是『東道主』。

複合語詞，凡是初眼看去，不容易明瞭，必須加以解釋的，可以分做二種：一種是專門的名辭，是需要一種所關實在的知識的；一種是類比的組織。

專門的名辭，可以用下面這幾個語詞來做例證：『秀才』 *siu-ts'ai*；『舉人』 *ku-jên*；『進士』 *tsin-shi*，這是從前考試學位上三種特別的名辭，有幾像現在的『學士』、『碩士』、『博士』。『日本』 *ji-pên* 意思是指『太陽的本源』用來指東方的日本國，*nippon* 這個辭語正是從中國古代借入的語詞，在日本譯音上，同是 *ji-pên* 的形式。『巡撫』 *sün-fu* 意思是指『一省的治理者』。『手談』 *shou-tan* 用手指談話，是指『下棋』。『股人』 *ku-jên* 是『公司的主有者』的專門名辭，（可以用西洋的 *member* 一字來比較；*case member* 原來是『肢體』的意思，也用來表明『分子』、『人員』等）。

有許多複合語詞，是由類比作用組成的。我們剛纔已經說過的『先生』*shien-sheng*，是指『主人』、『教員』等等。因『先生』這個語詞，第一步就組成和他相關的一個語詞，『學生』*hüe-sheng*，第二步更以『先生』、『學生』這兩個語詞的類比作用便成了各種有『生』*sheng* 字的語詞，如『醫生』*i sheng* 等等。

中國語上的詞彙，除出大部分這種意義繁複的語詞之外，還有更深的困難所在：有許多顯然是單純語詞的，在組成某種複合語詞上，他們便是起首的一個分子，而依據一種省略的方法，就用來代表這些複合語詞。在英語本身上，也有這種事情的許多例子。如 *stage-coach* 意思是指『驛馬車』，這個語詞，減省為起首一個分子 *stage*；而這個 *stage*，又可依通常的方法，和他種語詞結合成為另一種複合語詞，如 *stage-driver* 意思是指『驛馬車之御者』。這種程序，在中國語上極普通的。『股人』*ku-jen* 這個語詞裏的『股』*ku* 字，和『票』*p'iao* 這個語詞，結合成為『股票』*ku-p'iao*；後來又單用這個『股』*ku* 字來代替『股票』。同樣，『東西』*tung-si* 這個語詞起首的部分『東』*tung* 字，可以單獨用來代表『東西』*tung-si*。

這個複合語詞的意義，而又可以和他個語詞結合起來，如「古東」*ku-tung*，指「古代的東西」，（案現在統寫做「古董」）。

應用省略的形式，來創製複合語詞，關於這一層，我們已經討論過許多例子，而複合語詞的本身，在應用這種省略的形式上，也極端的自由。英語裏這種省略的語詞，可以舉出：*taxi* 之於 *taximeter* 或 *taxicab*，*tops* 之於 *top boots*，*clay* 之於 *clay pipe*；但是這些省略的形式都是固定的，大家公認的，要是越出這許多縮寫字以外，那就要發生不能瞭解的危險。可是，在中國文言上，關於這方面，却有極端自由的餘地。文言上很講究音律的協和，和辭句的簡潔；假使作者爲了這種需要，對於無論那個複合語詞，幾乎都可以使他們的形式化爲簡略的。我們已經曉得『日本』*ji-pèn* 是指日本國。但是，一個新聞記者，假使講到日本的兵士，他就毫不遲疑的寫做『日兵』*ji-ping*，而不寫爲『日本兵』*ji-pèn-ping*，所省略的分子，只留給讀者自己去補足罷。同樣，我們可以說『衆生』*chung-sheng* 來代替『衆學生』*chung-hüe-sheng*。又如從前人說『兩院』*liang-yüan*，我們要曉得這是指『一省裏的兩個長官』（總督，巡

撫)要解明這個語詞，便須有一個冗長的注釋。我們說過，『巡撫』*sün-fu* 是指「一省的長官」。從『巡撫』這個語詞的省略，便組成另一個複合語詞，『撫院』*fu-yüan* 就是『巡撫的衙門』；而這個語詞又漸漸用來指『巡撫』的本身，(土耳其稱皇帝爲 *the Sublime Port* 『至尊的朝廷』，和這個正可以相比較)。此外還有個語詞『部院』*pu-yüan* 就是『總督的衙門』；後來就用來指『總督』的本身。所以我們說『兩院』*liang-yüan* 就是指『兩個長官』；其中第二個分子『院』*yüan* 字，是經過兩次省略的結果，是『撫院』*fu-yüan* 和『部院』*pu-yüan* 兩個語詞的省文。

中國語上最困難的情形，我們此地已經詳細的示例過：大多數中國語的語詞，意義的應用，極端自由；據本書著者的意見，這個對於許多不得不不要熟習這種奇異的語言的學者，實在是個最嚴重的——即使不是真正最大的，——困阻。而在中國語句的分析上，又增進了二重很大的障礙。

內中的一種，只是我們說過了好幾次的那種現象的結果。我們已經指明的，歐洲語言的演

進，常趨向於形式的單純化：形式變化上種種表白的分子，漸漸廢除，對於聽者猜度的力量，愈加需要；沒有這種文法上的標記，只需要聽者尋求意境的能力；許多語詞在說者和作者心理上的種種範疇，聽者也失去了這種文法上標記的輔助，只是需要這種能力把他們歸納出來。如希臘語，拉丁語等，比較上這方面的傾向還少，但是印度歐洲語系中，最近代的，最『實用』的英語，向着這個途徑上進行，已經很遠了。上文說過，中國語在這方面，更爲深進，幾乎完全到達了沒有形式變化的境地。結果，使他對於解釋者『猜度』能力的需要，特別的強；而中國語的語句裏，語詞彼此的關係，沒有形式上的表明，只有他一種主要的措辭方法，語詞的序次，也不過在某種程度上略資補救。可是，這種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他；即使應用語詞序次這種方法的觀察，所得到明晰的程度，也對他採取極端嫌棄的態度。中國語的語句，比較歐洲語實在是一種很『簡略的辨論法』（brachylogical）。我們曉得，許多用在電報上的語言中，我們表示意義所應用的語詞，要力求減少；例如英語上下面這個電文：

Going New York important business tell Jones forward trunk Liverpool Monday。

在歐洲語言裏，我們對於語句上兩個基本的要素，主辭和述辭，無論那一個，大概不把他取消了的；可是，在中國語裏，主辭和述辭，假使其中的一個可以從上下文裏看懂的，那就無需辭費，把他們統統表辭出來。一個英國人拒絕購買某種東西的時候，他就說：I won't buy it；這樣，把主辭和賓辭（一和五），很細心的表示出來。一個中國人却以爲這個主辭和這個賓辭，都是辭費，無需表明出來的，只簡單說：『不買』 pu mai。

中國語這『簡略』（sketchy）的性質，缺乏詳細明晰的指目，顯然沒有正式的語句結構，使學習的途徑上，發生了嚴重的困難。要得到語句上的意義，只是把其中的語詞一個一個的直譯，——遇到了含混的語詞，也只得把他一種一種的意義來嘗試，——這樣從上下文裏竭力的求得許多斷案；否則，就沒有辦法了。譬如拉丁語上的語句，就沒有這種類似的情形。一個聰穎的學童，熟悉了普通的文法，有了字典的輔助，并且依據了形式的分析；對於拉丁語上無論那一個語句，總是能把捉他的意義的，（只要內容所講的事實，對於他不是過分的生疎的）。但是中國語的語句，即使對於一個支那學的專家，也可以發生了疑難；他究竟應當怎樣的解釋，常不能斷

定。偶然間有時把語詞一個一個的直譯，立刻就得到他明白顯著的意義。但是，也常有一串連續的語詞，需要我們全部的智力，才能從中求出一種意義。又常見一個語句，可以容許好幾種的解釋，而在文法上，都可以通的。於是你必須具有一種靈敏的感覺，必須足夠的『中國語文化』(Sinicized)，才能『自覺』那種意義是正常的；——這種情形，在簡略的文言上，比較現代的口語尤為特別的適合。對於中國語文，這種自覺的『氣味』，只是依據充分的閱讀，才能顯出。我們試來觀察幾個文言上的例子。

下面是禮記上一段很容易的文辭，講明『三從』*san ts'ung* 的道理，就是『婦女三種服從的義務』：

無 專 制 之 義，有 三 從 之 道：在 家 從 父，事

wu chuan chi chi i yu san ts'ung chi tao tsai hia ts'ung fu shi

人 從 夫，夫 死 從 子。

jèn ts'ung fu fu si ts'ung tsai

〔婦女〕沒有自治的權力，（自由的行爲），〔他〕有三種服從的義務：在〔他父母的〕家裏，〔他〕服從父親；〔當他〕出嫁了，〔他〕服從丈夫；〔當〕丈夫死了，〔他〕服從〔他的〕兒子。

下面這一段，是出於晉代的史傳上的，也很容易讀下去。一個官吏召至一個權相的前面，明知道他自己要被殺了。可是，他很勇敢的聲說：

聞 天下有道，守在四裔，明公何須壁後之人？

jên

〔我〕曾經聽到，〔正當〕（天下，就是）國家有（道，就是道義，就是）好的政府，〔人民〕在〔國家〕的，四邊上，也被（守，就是）保護的；明公，〔你〕爲何在牆壁後面要放了〔武裝的〕人呢？

又下面這個語句，是某個學者對於另一個學者評論的話，就沒有像那樣的容易了。

名 下 定 無 虛 士。

ming hia ting wu hū shī

〔他是〕一個學者，依〔他的〕（名，等於）名譽（定，等於）必然（無，等於）不是虛空的。就是得了很好的名譽的人，必定是個學者。

朱熹（西元後十二世紀時人）的這一行詩，更加難懂了：

顏 生 躬 四 勿， 曾 子 日 三 省。

yen shêng kung si wu Tsêng tsai ji san sing

顏生（『生』shêng字是代替『學者』，看第一一五頁）（躬，等於）身上注意四項（勿，等於）勿做，曾夫子考察〔自身〕每日三次。四『勿』，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下面這段禮記上的文辭，至少可以說不能有顯明的解釋。當着一個大饑荒，有個人幾乎要餓死了，到了善士黔敖的前面來乞食，黔敖就輕率的給他飯吃。那個餓的人承願死，不願受了這個賜子，說了下面的話：

不食嗟來之食。

〔我〕不吃一種『嗟！來！』的食物。就是，一種食物由別人叫一聲『來！』給他的，（用一種很不客氣的神氣給他的）。

又有一段文辭，也是一樣困難的，是出於另一種禮經，叫做儀禮。曾參是一個仁孝的模範者。他於此道給予我們一個顯著的例證；因為他的妻子，奉侍姑母，煮了東西不好，他就棄絕了他的妻子。另有一個對他抗議，說：

非七出也。

fei t'ei ch'u ye

『出』 ch'u 這個語詞，有時可以具有使因的意義『使得某人出去』，就是『棄絕』；這個語句的意思是：〔這〕不是七種〔合法的〕出妻〔原因的一種〕。可是曾參仍堅持他的主張，以為這是合於出妻的合法原因的第三種條件，這七種是：——『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妬忌，惡疾』。

上文所說的幾個例句，雖然難懂，但是，至少，他們也只感受了一種的解釋。可是，無論那種程

文裏，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含混的文辭。下面這句簡鍊的文辭，是古代執法官吏的一種信條，又含混，又好玩的，可以取來做個例子：

失入不如失出。

shī jū pū jū shī ch'ū

第一步我們先注意『不如』這個普通的語詞，意思是『不等於』或『較卑於，較劣於』；又『入』和『出』ch'ū, pū二個語詞，須當做使因的意義來解釋，意思是『使人』，就是『下獄』，『使出』，就是『釋放』。這個語句，依直白自然的解釋，意思似乎是『疏忽了獄，較劣於疏忽了釋放』。幸虧得實在的意義不是這樣。中國人無論在事實上是怎樣，在思想上，總歸是很人道的；所以這個語句，正當的解釋，是『弄錯了獄的案子，較劣於弄錯了釋放的案子』。就是『使一個無罪的人下獄，較劣於使一個有罪的人釋放』。

我們讀到一句古代描寫征伐的文辭：『死者十九』*shī ché shí kiu*，這裏我們要小心，切不可直白解釋為『被殺的人有十九個』。這樣，在文法上固然是對的；『十九』*shí-kiu* 這個

語詞，在通常的情形中，正如法語的 "dix-neuf"，意思是十九個。可是，此地合理的解釋，決不是這樣的意義；真正的意義，是『被殺的人（十之九，等於）十個裏有九個』。所以這個『十』shí字，在措辭上是屬於領位的表分字。

書經裏有一句文辭：『太康尸位』T'ai K'ang shi wei。這個語句，容易解釋做：『太康〔帝〕的（尸位，等於）墳墓』；但是，意思不是這樣，應該是：『太康〔帝〕（尸位，等於）登位好像一個尸首』；就是說他懶惰不留心政治。

對法官的呈請書裏，有個普通的成語：

筆 舒 丹 而 霜 肅。

pi shu tan er shuang su

這個成語，關於法官用紅字簽批判決書的這種事實。依照文法上，可以這樣的解釋：『（你的）筆舒着丹，於是霜成了嚴肅（有嚴厲的結果）』；但是，實在的意義不是這樣。這個成語全體是一個極端尊敬的頌辭，應當解釋為：『（你的）筆舒着丹，而（你是）（霜肅，等於）如霜那樣嚴肅』。

另有個例子：

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於春冰。

sin ch'i yu wei jo tao hu wei che yü ch'un ping

依據文法上很好的解釋，就爲：『心裏的憂愁，好像踏着虎的尾巴，走上春天的冰，那樣危急；但是這不是正確的解釋。真正的解釋沒有那樣充分的明白：『（我的）心裏（憂，等於）害怕着危險，好像踏着虎的尾巴，走上春天的冰（那樣害怕）。』』

對於中國語句的分析，第三種主要的困難，是屬於書寫上的性質，所以這種只在文言裏遇見。西洋許多語言中，現在應用了某幾種巧妙的方法，來表明語句上的原質和詞品；中國語裏缺乏這些巧妙的方法，實是一個很利害的缺點。這些方法，可以分做兩種。

一方面，表明語言上的各種詞品，是怎樣的連接的；語句，子句等，用句號，分號，逗號等分離出來；複合語詞是不應該像單個的語詞那樣連接的寫着，中間就用短畫來表明；諸如此類。他們的應用，固然沒有嚴格的法則來規定；各種語言裏，標點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卽在一種語言中，各個

作者也彼此相異；又複合語詞，寫做一個或幾個語詞，也很不一致（如英語的 gold-beater 寫做二個語詞，而 goldsmith 就寫做一個；法語的 tandis que 寫做二個語詞，而 puisque 就寫做一個）；但是，大概說起來，歐洲人表明語言上論理的關係，可以說有了一種滿意方法。中國人不是這樣。最近的時候，固然開始輸入了標點符號，尤其在報紙上及學校課本上最爲風行；但是多數的人還是認他爲不學者一種輔助的工具罷了，許多重要書籍的印本上，語詞，子句，語句等，彼此連續不斷的寫着，一點也沒有把他們分離出來。而中國的文字，在校合語詞上，——無論古代的書籍，或現代的學校課本裏，——總沒有分辨的記號，常把他們所包含的分子當做獨立的語詞看待。在這一方面，缺乏表明符號，對於語句的分析，增加了很大的困難。事實上，中國語上，許多錯誤的解釋和翻譯，大半直接由於語句的誤分，而發生了失錯。我們試把司馬遷（西元前第一世紀的人）史記上一段文辭來分析，可以示明一句話能發生了各異的結果：

翟公 爲 廷 尉，賓 客 盈 門；及 廢，門 外 可 設

Ti Kung wei ting wei pin k'o ying men ki fei men wai k'o shé

雀 羅。

ta'iao lo

假使我們把這段文辭，這樣的標點：『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就可以演成下面的意義：『翟公造了一個廷，他爲看守賓客，把門關住；一等到〔把他們〕放出門外，〔他〕可以設了一個雀網，〔也不至受了驚動〕』。這樣和中國語的文法，也沒有違背，可是和正確的解釋，完全兩樣了。我們必須把這段文辭這樣的標點：『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而演成：『翟公〔當時〕做了廷尉，賓客盈〔他的〕門；等到〔他被〕〔廢〕等於〔免職〕〔他〕可以設一個雀網在〔他的〕門外，〔也不至受了驚動〕。（等於沒有一個人來看他了）』

另一方面，歐洲人應用字母的大寫，表明專有的名辭。如英語上的 Mark, Hill, Brown, Lee, Turner, Meadows，這許多是專名，決不會引起誤會的。可是中國語裏，通常在書寫上沒有把這種專名特別的分辨出來；因此，課文上所遇見的專名，有時竟成爲疏忽的陷阱。有許多地方，把所說的語詞直白的解釋，其意義在上下文裏是絕端不會有的，這樣，固然可以顯示這些語

詞的本身，是屬於專名的。但是這種情形並非常例。譯釋者把代表專名的語詞，毫不遲疑的，用通常直白的意義來解釋，而在上下文裏，也似乎可以相通，這種事情也是常有的。試舉下面這段文辭爲例。

桓公使管仲求寧戚。

Huan kung shi Kuan chung k'iu ning ts'i

內中『管仲』二字是個專名，很顯然的，自然可以把這段文辭解釋爲：『桓武的公侯，使管仲去尋求一個安寧的親戚』；但是實際上正確的解釋，是：『桓公使管仲去尋求寧戚』。

又關於漢代高祖帝朝廷上的記載，我們見到一句——

叔孫通制立朝儀。

shu sun tung ch'ü hi ch'ao i

也將毫不遲疑的解釋爲：『(帝的)叔和孫把朝廷的儀式統統制定排列了』——實在『叔孫通』是個相臣的名字呢！

下面這個語句，正有同樣的危險，這個語句，是說明一個有才的人，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高位。

千里之技，不逢伯樂，伏櫪而悲。

ts'ien li chi ki pu feng po lo fu li ér pei

最自然的解釋，似乎是：「〔能跑得〕一千里〔路程〕的技藝，沒有遇着公伯的（快樂，等於）欣賞，就不能不伏着〔車〕櫪而悲傷。」可是，這樣是錯的，因為「伯樂」Po lo 一個著名相馬者的名字；這個語句的意思是：「〔能跑得〕一千里〔路程〕的技藝，而沒有遇着一個伯樂，（就是一個能賞識他的好才具者），就不能不伏着車櫪〔的下面〕而悲傷了。」

中國人關於私人的名氏，也有一種奢華的習氣，因此在認定專名上，又增進了很多的困難。社會上稍為重要一點的人物，每個人總有一大批的名稱。新生的小孩，他的母親就給他一個「乳名」；進了學校之後，先生就給他一個「書名」來替代乳名。這兩種名字沒有什麼價值，文書上也少有記載。到了成人之後，他取了一個通常的名字，叫做「官名」。除了官名之外，他又取

得一個文名；更進一步，他自己取了，或由朋友給他取了一個，或多個的『幻名』。末了，假使他是一個很著名的人，他死後，又得了一個『諡名』。文書上這幾種名字都可用來代表他。這裏舉一個例，西元後十一世紀有個著名的學者司馬光；『光』是他的通名，意思是『光明』。他的文名是『君實』，而勅諡爲『文正』。在這種情形之下，課文上即使比較顯著的人物，我們也必須對於中國的歷史十分的熟悉，然後可以認定他們的名字；至於滿天微小的星，更不必說了。

這種因爲書寫上缺乏了分辨的記號，因之發生含混的弊病；上文所說的各種情形，實爲引起疑惑的主要原因，而這種含混的弊病，顯然足以增進疑惑的原素。

第六章

我們上面講到中國語上的單純語詞以及他們代表出來的文字，他們結合爲複合語詞，成語，和語句種種的形式，已經把中國語的結構說一個大概了。但是，還有重要的一點留存着，就是詞句上人工的修飾。無論那一種語言，假使對於他的風格，沒有相當的注意，那就不能正確的表彰他的性質。這種在中國語上更爲特別的重要，因爲某幾種風格上的特性，在他的應用上實佔着一個顯著的地位；而這幾種特性，間接就是上章所討論的現象的一種結果。

這是很顯然的，語詞意義的繁複錯綜，語句組織的空漠無定，書寫上種種輔助記號的缺乏，中國語上這幾種性質，連累着文言的學得和熟悉，不是由於文法規則上的練習，而只由於誦讀上的經驗。有了良教師的指導，并依據可靠的注釋來校正他的解說，一課一課不斷的誦讀，只有這種方法，可以用得。實行了幾年之後，我們纔能得一種真實的意義，具有一種言語上的感覺力，把語句真正的意義，幾乎成爲自然的顯現。初學者每每要遇着語句，依據文法而發生許多種不

同的解釋；可是成熟的注釋者，就立刻能覺察其中那一種是正確的解釋。無論是中國的本地人，或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的，都離不了這種情形。中國人要讀中國的文書，正不得不用歐洲人所用的同樣方法。要明瞭這種情形，我們可以看：中國學校裏從古代一直到了本世紀的初年，所採取的教學方法。在初級學校裏，兒童開始把文書課本一冊一冊的來記誦，同時也熟習了許多文字；到了高年級，先生們纔把這些課本內容的意義，傳示一點給兒童。這種實在的教學法有一個大利益：兒童在他們感受力極強的時代，把許多文言上模範的課本記誦在心裏，一經明瞭他們的意義，就可用爲進讀他種文書啟鑰的工具。那時中國學生即使在低年級裏，必須背誦幾種大部的經典，并須熟記歷代名家所作幾百篇的文章和幾百首的詩歌。這種學習的課程，采用了已經二千年，養成大家，於古代文書，具有特別的熟悉結果，對古代的歷史和文學，又發生了一種崇視敬愛的心理；這種實在是中國人的特色。這種聚集成功的大資產，以供中國著作家任意的使用，在他文辭的修飾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結果。

這種文辭的修飾，可以采用好幾種方法，試將他們簡略的說明如下：最便當的方法，自然是

『引證』(quotation)。凡是一種事物的發生，可以從某種經典上直接借得一個適合的文辭來表明的，中國就立刻把他引證過來。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gag)，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種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一個人要說明他自己受了一個大失錯，可以這樣的告示我：『以德報怨』*i té pao yüan*，這是借引孔子書上的文辭；或者他背了一句：『知今是而昨非』*chi kin shi ér tao fei*，這是從陶淵明的一篇名作上引來的。

這種引證的文辭，假使詩文裏包含巧妙的風格和修辭上的詞藻，那末最有特別的用處。我們在各種語言中，表現意義，大部分都應用隱喻或詞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只有一小部分的現象，是用直接明白的語言表現出來；例如『太陽照來』，或『狗咬在這個乞丐的腳上』。藻飾的成語實在無限數的，而現在還覺得他們是屬於藻飾的，例如『他是明星』之類；可是更有許多辭語實在具有藻飾的性質，而現在已經消失了藻飾的感覺，例如『思想的範圍』，『工作的本體』等。所以有句格言，說：『語言是消失了隱喻之陳列所』，實在有幾分真理。

中國語也不外是例。你可以從中發現着無數的隱喻語，或是活的，就是現在還覺得的，或是死的，就是已經消失了了的。前面幾章裏所討論的辭語，有幾個是消失了了的隱喻語，正可以用來做很好的標本，例如『手下』*shou hia*，等於『立刻』，這個成語裏，中國人當然很少覺得他具有絕妙的藻飾性質，正如法國人說“*maintenant*”，這個語詞時所覺得的一樣。而中國語裏，完全活的隱喻語，也實在是是很豐富的。例如，有個辭語：『坐井觀天』*ts'o tsing kuan tien* 等於『心地狹小』。

這類的隱喻語，假使包含在引證的文辭上，中國人尤為特別的歡迎；換句話說，能用一個有歷史依據的隱喻語，中國人最所歡迎。

有許多文書上借來藻飾的成語，他們本身很完滿，很明瞭，對於實在的事物，正是一個有力的說明，即使未曾知道他們的來原，也可以得着同樣的效果。而在一般熟悉古代人物的學者，這些藻飾的成語，除了這種實際的價值以外，還有主觀愛好方面很高的價值。如『冬日可愛』，這個隱喻的成語，他的本身是很精美的；而因為原出於左傳，他的價值更大的增進，因為左傳是

古代經典的一種，爲注釋孔子的春秋而作的；這個成語在左傳上是用來表明趙衰的，因爲他是一個很受愛戴的賢大夫。依據同樣的方法，『開門揖盜』這個成語，把『無疑慮，和不謹慎』的行爲表現得生動如畫；可是他的真正的價值，只是因爲見於中國史書上而發生的。吳大帝孫權（西元後第三世紀時）當他的兄弟死了，他過依中國舊教，專心於喪禮，而置政務於不顧。張昭於是出來諍諫他，說了下面的話：『現在姦臣賊子都來攻擊我們，豺狼充滿於道路；而你只顧着喪禮，這樣就是等於開門而揖盜了！』（『今姦宄競逐，豺狼當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再有一個例子，『唇亡而齒寒』，這個成語，是用一種否定的形式來表明西洋『合羣即強』（*Union is strength*）這句格言的同樣意義。這個隱喻語也是採取於左傳上，而爲當時某個政治家的言論。

但是，還有許多成語，完全是文書上借得的性質，很顯然的；因爲事實上，這些隱喻語的本身不能瞭解，在讀者（或聽者）方面，逼着要知道他們在文書上的來源；否則，便不能瞭解他們的意義。這種不能瞭解的原因，可以分做好幾方面來說。

包含着隱喻語的引句，可以從他所存在的全文中，割斷得來的，因此，讀者要把捉他的意義，必須要知道他所從割斷來的全部文辭。這種割斷的語句很常見的。例如『有影以成三人』這個成語，表明『幽靜的快樂』，而出於下面這首小詩，是大詩人李太白（西元後八世紀時）所作的：

花	間	一	壺	酒	獨	酌	無	相	親
hua	kien	i	hu	tsiu	tu	cho	wu	siang-t'sin	
舉	杯	邀	明	月	對	影	成	三	人
kü	pei	yao	ming	yüe	tuei	ying	ch'eng	san	jén

（『親』ts'in 和『人』jén 古代是叶韻的：『親』讀ts'ien，『人』讀njén）『我在花當中，有了一壺酒，獨自斟滿着杯，沒有伴侶，我就舉着杯邀請明月，又和我的影子，成了三個相伴的人』。

另有一首詩，是『伐柯』這個成語所從出的：『伐柯』意思是指『得着一個媒人來進行

婚姻』。這首詩，載在詩經裏，關於古代用媒人議定婚姻的習俗，現代還是很風行的：

伐柯如何？非斧不克。

fa k'o ju-ho fei fu pu k'e

取妻如何？非媒不得。

ts'ü to'i ju-ho fei mei pu tè

『怎樣伐柯呢？沒有斧子，就伐不來的；怎樣取妻呢？沒有媒人是得不到的。』

此外還有一首詩，構成了『座上有南來之客』這個成語，意思是『緊閉着你的口，不要說粗率的話』。這段詩，錄如下：

座上若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吹鷓鴣。

ts'o shang jo yu kiang nan k'o mo hiang ch'un feng ch'ang ch'ä-ku

『假使座上有個江南（南方）來的客人，當春風吹着的時候，不要唱出鷓鴣的歌聲。』據中國人說：鷓鴣只歡喜向南方飛去的，所以大家認他爲懷思家鄉的一種代表。

【五雲】*wu yün* 這個簡略的描述，常用來表明『署名』的意思，是本於唐朝韋陟的故事。韋陟用一種恣縱奇妙的草體來署他的名字，常說：『我的名字，陟，宛如五朵雲』。

可是，隱喻語的引句，不必定是因受割斷而不能瞭解的。即使在文書裏原來的底子上，也常有很牽強不自然的文辭；所以只細心觀察他的上下文，纔能懂得他的意義。而後代中國人又喜歡炫耀這種隱喻語，結果，自然是很暗晦的。例如隋代史記上，載着一個學者李諤上奏章到隋帝，以當時的文學取譬爲『月露風雲』*yüe lu feng yün*；從那時以後，就用『月露風雲』這個成語來代表『文學』的意義了。從前有一次用辭語上生硬的藻飾，叫鏡子爲『壽光侯』*shou kuang hou*，從此『壽光侯』就成爲習慣上代表『鏡子』的辭語。（譯者案：王度古鏡記稱鏡爲『壽光先生』）。

依這種方法，漸漸集成爲專門名辭的寶藏，這些專門名辭的本身是很容易瞭解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正可以和古冰洲語詩歌的『見識』*kenning*，如以『龍林』*the dragon's bed*代表『金子』之類，互相比仿。這種文辭活動所及的範圍，最有力的例證，是用『平原督郵』

ping-yüan tu-yü 代替『劣等的酒』『青州從事』 Ts'ing-chou ts'ung-shi 代替『優等的酒』中國人說：美酒以及於『臍』 ts'i (腹臍) 而劣酒只能及於『膈』 ko (橫膈膜)。這個『臍』 ts'i 字，恰好和另一個也讀爲 ts'i 音的『齊』字，形體相似，而『齊』爲一個地方的名辭，屬於青州治下；所以美酒叫做『青州從事』。另一方面，『膈』 ko 字，和另一個也讀爲 ko 音的『鬲』字，形體相似，而『鬲』也是一個地名，屬於平原縣治；又因爲劣酒止於『膈』，所以叫他是『平原督郵』(督郵是管理轉遞的首領) 桓溫(西元後四世紀時)的主簿是一個酒的鑒賞家，發出這種文學上的談諧語，正可用爲代表中國語的精美智巧的一個例子。

還有特別的一部分，其中這類費解的引喻語，占有絕大的價值，就是許多稱呼上文雅的形式。你要尊敬受說的人，就把他和他的一切統統擡高起來，而把你自己和你的一切統統降低下去；這是全部東方普通的情形。所以我們在尺牘的體裁上，有了一個廣大的範圍，可以盡量的應用藻飾語。你稱你自己爲『鄙僕』，稱你的房子爲『茅廬』，稱你的妻子爲『執巾，執箕』，稱你

的兒子爲『小犬』等等；而對於受說的人，稱他的房子爲『崇第』，稱他的來信爲『玉簡』，稱他的父親爲『尊公』；你要請求他來，說：『准予『煩勞尊駕』』和『光臨茅舍』，就是說他來訪問，你就得了榮耀。在尺牘的體裁裏，時常有機會用到古代所遺留的精巧的誇飾語。例如，要請一個人來輔助你，推薦你，就可以對他說：『毋惜金玉之口』，『俾我得託蔭庇』。

另有一種文體上的修飾，他的風行，也不亞於引證的方法，就是歷史的引喻。這種修辭上的藻飾，西洋方面也是有的。西洋語言裏用歷史上或神話上的事情來做引喻的，也有許多很流行的；例如英語的“to go to Canossa,” “to meet one's Waterloo,” “to recognize one's Pappenhelmers,” “to fight wind mills, this then was the poodle's purport”等等。但是在中國語裏，這種引喻已經成爲狂癡了。中國四千年的歷史，自然使這種收集的人得着一個豐富的地域，——要曉得，這種引喻語上所採取的材料，並不一定是最偉大，最顯著的事情；巧妙的著作家常用瑣細的事情，或者只在精深學者所知道的故事，來做引喻。

取『倒屣』tao si 這個辭語做個例子，他的意義已經成爲一種『謙恭的迎接』了；因

爲古代有個著名的蔡邕，聽說王粲在門外要來看他，他就很匆促的出去迎接，因之他的履也倒穿了。『東床』*tung ch'uang* 這個辭語，意義所以等於『佳婿』，是因爲下面這個緣故。太尉却鑒要想把他的女兒配給王導的子弟，就寫信給他來尋求了。王導就叫這個帶信的人，自己向諸子弟中去尋求一個最合意的。其餘子弟聽到了，馬上做出矯裝的樣子，只有一個最少的，『坦腹東床』，就是『坦着腹臥在東邊的（就是最佳的）床上』，口上大嚼東西，和他貞潔的兄弟談笑着，却鑒曉得了這個，他就立刻決定，說：『這個瀟灑的少年，正是我所要的『佳婿』。』

『失馬塞翁』*shī ma sāi wēng*，就是『塞上一個失了馬的老叟』，正和『一個有遠慮的人』意義相同。哲學家淮南子，他的書上敍說下面這個故事。從前有個老叟，住在長城的邊塞上，他有一匹馬，走失了。鄰居都來弔他；可是，這個老叟，對他們說：『慢慢，這件不幸事，安知後來不成爲福呢？』果然，他的馬一天回來了，又伴帶一匹美麗的胡馬來。鄰居都來賀他；這個老叟又說：『不要慌，這件事安知後來不成爲禍呢？』不久，老叟的兒子，果然因爲騎這匹新馬，跌下來成爲一個蹙脚的人了。鄰居又來弔他；老叟回答說：『誰知道這件事不會變成了幸福呢？』不久，胡人

大舉侵入，其地年少的人都召去戰爭，十個有九個都殺死了。這個整腳的兒子，自然留在家裏；因此，這個老叟，到死還有一個兒子來扶養他。

另有一個哲學家莊子，是下面這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鼓盆之歌』*ku pên chi ko*。這個隱喻語所從來的，就是『鼓着盆而唱歌』，意思乃是指『妻死之感』。莊子妻死，惠子來弔他。莊子方在那裏箕踞而坐，并且鼓着盆，唱着歌。惠子就說：『你不哀痛，已經夠了；還這樣的快樂起來，未免太過分罷！』莊子回答說：『死人很平安的休息在一個偉大的場所裏。假使我爲他悲哀哭泣，就是不懂得天意了；所以我一點也不悲哀的。』又『掛神武之冠』*kua shên wu chi kuan*，意思是等於『辭職告退』。這個辭語是由於下面這個事實。陶宏景（西元前四九三年）時（當他辭去官職的時候，把他的禮帽掛在南京的神武門。（譯者案：南史陶宏景傳，『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神虎門因唐人避諱，改爲神武門）。『東山之費』*tung shan chi fei*，意思是指『優待戚友』。史上載着說：謝安石（西元後四世紀時），當他離官告退時，在東山地方造了一個別墅，款待親友子姪，很是隆重。最末了一個例子，可以舉出『冰人』*ping*

『Let』這個辭語，意思是指『媒人』。有個令狐策做了一個夢：他立冰的上面，而和冰下一個不相識的人談話。他就到一個預言家那邊去問這個夢的意義；那個雅人（案即索統）就說：冰上是男子之象（陽），冰下是女子之象（陰），當冰融化的時候，就是一件男女婚姻的事，而你適居中間，要做了一個媒人。後來，這個預言果然成爲事實。

中國的著作家，不是爲了一般通俗而寫作，乃是供一班和他自己飽學相似的學者看讀的；各種引喻語大都很奧妙，因此中國人覺得有編纂類書的必要，把各種引證語和引喻語編成大字典，以輔助學者。

可是，這種學問上的事實，雖然爲了種種文學上主要的目的而設，但是他的應用並不是只限於書本上的。在日常生活的交接上，也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只須往中國的城市裏一看各種的招牌，就可以曉得這種情形。一個歐洲的醫生，只須將他的招牌寫着“John Smith, M.D.”之類，這樣毫無詩意，而却很有效力的，就很可以自滿足了。可是，你要曉得，中國醫生的門前，總要寫着這類文字：

『橋井』 k'ü tsing

『杏林』 hing lin

其解釋如下。對於第一個例：有個蘇耽（案，就是蘇仙公），將要脫離人世的時候，對他的母親說：『明年此地定要發生一個大疫；只須吃了我們門外橋樹上的一瓣葉，以及我們園井裏的一點水，就立刻可以療疫了。』他這樣說過，就駕上雲霧，從空中不見了。他的預言，果然成爲事實；因爲他的指示，幾千人的性命，都救轉來。對於第二個例：董奉是個有名的醫生。他有個癖性，來請他醫治的，不要他們的費，只要幾株杏樹。病重的，他要五株；病輕的，一株。不久，他就有了一个大杏林，并且養了許多老虎來看守。

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普通談話當中，也增入了大部分的藻飾語。外國人到了中國來，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已經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仍是莫名其妙。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瞭解；可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也不懂；這是時常遇着的。中國人在談話之間，也喜歡炫耀自己的博學多文，

因此一般外國人從少未曾飽受這大批的見聞的，即使用盡了他們的智巧，也絕對不能懂得智識界上的談話。只須舉一個例來說明就夠了。我問一個中國的雅人，問他的年紀，他可以回答一句：『而立』*er li*。這兩個字的意義，直白說只是『於是站住』，實在太不容易明瞭。但是，假使我，一如中國受過教育的人，能夠記得孔子的書籍，就曉得在論語第一冊，第二章，第四段裏，有下面這一段文辭：『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san shi er li*；四十而不惑……』。所以對我說話的人，回答說，他的年紀是『而立』*er li*，意思是他現在已經三十歲了。

文體上的藻飾，還有一種很特別的，中國各級的人民，無論受過教育，或未受過教育的，在文雅的稱呼上，總有許多誇飾的辭語（上文已經說過），任他們應用。誇飾的辭語，不但限於一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完全的；一切事物，屬於受說的人，用這類附加的區別辭來表明，如『貴』*kuei*，『寶』*pao*，『大』*ta*，『令』*ling*，而關於說者的一切事物，總是用這類區別辭表明，如『賤』*tsien*，『下』*hia*，『小』*siao*等。

我會見一個雅人，第一次見面時，他當然要問：『貴姓』*kuei sing*。我就回答說：『賤姓

高』tsin sing kao (Karlqren)他第二次就要問：『貴國』我回答說：『敵國是瑞典』。詢問一個人的家庭，既然是文雅上極大的表示，這裏就須輪着我來問他：『尊公』就是問他的父親；『尊闈』就是問他的妻子；『令郎』就是問他的兒子；『令愛』或『令媛』或『千金』就是問他的女兒；他或者要回答說：『小弟』——他認我爲長兄，——有五個『小犬』，就是指他的兒子；一個『陪錢貨』，指他的女兒；快要『出閣』了，就是快要出嫁了；他的『賤內』，或『拙荆』，『鄙婦』，指他的妻子，是不值得掛齒的。

斯密斯 (Arthur Smith) 氏有許多關於中國社會的著作，頗爲著名；他的書，雖然不免有過於酷刻的地方，也很有精到處；他敍說下面這個故事：

一個客人來了，穿着他最講究的袍子，坐在應接室裏，等待他的主人來見。那時正好有一個老鼠在屋樑上跳躍，樑上安放着一個油瓶，原來是爲防備老鼠來吃的。那老鼠却慢慢將他的鼻子鑽進瓶裏，忽然，因爲客人來了，受了驚動，馬上跑走了；因此翻倒了那個油瓶，正好直接跌上那個客人的身上。客人因之受了一個大擊，而他那件精美的衣服，也浸透了油，被弄壞了。那個客人

受了這樣晦氣，發怒得臉上現出青紫的顏色；恰好此時主人進來。彼此如儀相見畢，客人就開始來說明這種情形。『我走進你的貴室裏，坐在你的貴樑下面，當時我輕忽的驚動你的貴鼠，貴鼠逃走了，翻倒你的貴油瓶，跌在我的敝衣上。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在你的尊前，現出這種鄙陋可笑的态度來了。』

我們現在把中國語言情形，簡略的敘論，這個啓示的故事，正是對他很確切適合的。